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六號註冊照執

蔡東藩著

#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33)



蔡東藩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 序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今西龍先生說：「我們通觀清代史，覺得他以新興的強健的滿洲民族爲骨子，以有數千年來的教養和文化的漢民族爲肌肉合成一體，對外則拓展了歷代以來廣大無比的版圖，把平和給了諸民族；對內則整理了人類的至寶的文化。假使沒有這個清代的建設，那末，亞細亞因西力的東漸，現在果該成了個什麼樣子？清代的文助武功，豈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偉觀？然而正因爲清代史宏大而複雜，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清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困難。清代通史雖是非常切要，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無論是那一個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觀的，止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從前邵陽魏默深先生刻好了他作的聖武記，才兩年工夫，就發現自己許多錯誤，他慨然道：「學問之境無窮，未審將來心口又復奚似災梨之悔，豈有既哉！」清代人來記清代的事，便有此嘆。後人來負擔全部的工程，是多麼難的事！

清史館所修的清史稿雖然成書，但是不能算做定稿，而且現在還封閉着。此外祇有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是一部鉅製，然而仍未完成全部。蔡東藩先生這一部清史演義，屬稿在蕭氏以前，可以說：此書是關於清史惟一的讀物了。此後清史定有重修的一日，但蔡先生此作，定然能家喻戶曉，獨能傳播民間的，因爲後此之作，日益縝密完備。假使要淺顯簡明，那與演義便不能相提並論的了。不過，坊間往往喜歡利用低級趣味，寫許多宮閨的傳說，有些是加以推想，迎合下流心理，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清宮尤爲一般人所豔稱的，而蔡先生很慎重地下筆，絲毫不苟。現在據開國方略，將一般神話的傳說表明，爲讀演義者之一助。「清之先姓愛新覺羅氏，發源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一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濤三江之水出

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淙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格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求晚。」言已，別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舫乘之，母遂凌空去。舫順流至河步，乃登岸，折柳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雉長，日構兵相讎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男，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乎爲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盡息爭，推此人爲國主。」於是妻以女，奉爲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之東俄漢惠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日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枯木，中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戒勿殺害云。」以下數傳，遂至肇祖原皇帝。讀者試以演義比勘讀起來，可知蔡先生言之有據，而能提高讀者的趣味，尤爲難得的了。

乾嘉時代，歐洲之文藝復興，在中國史籍中可放一異彩。咸同兵事，所謂曾左「中興」也，自有其精神與地位。這些爲近世史家所樂道，而不免於偏見的作者，能固守其客觀性，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很心平氣和的爲之估價。此亦最難得的學者的態度。至於外交日迫，內政日隳，使清室不免於滅亡，這一般逐漸的暗進的光景，作者以極宛轉的筆調，鍍針引線似的細密的表達出來，讀者試以後面的民國演義參讀一過，可知此書是如何慎重出的了。

# 自序

革命功成，私史雜出，排斥清廷，無遺力；甚且撫拾宮闈事，橫肆譏議，識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無失德也，則垂至億萬斯年可矣，何至鄂軍一起，清社卽墟，然苟如近時之燕書鄂說，則罪且浮於秦政隋煬，秦隋不數載卽亡，寧於滿清而獨永命，顧傳至二百數十年之久歟？昔龍門司馬氏作史記，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見解之高超，爲班范以下諸人所未及，而後世且以謗史譏之，烏有不問是非，不辨善惡，並置政教掌故於不譚，而徒采嫖褻鄙俚諸瑣詞，靡雜成編，卽謂翻然自稱史筆乎？以此爲史，微論其穿鑿失真也，卽果有文足徵，有獻可考，亦無當於大雅勸善懲惡不足，嚮奸導淫有餘矣。

鄙人自問無史才，殊不敢妄論史事，但觀夫私家雜錄，流傳市肆，竊不能無嫌於心，愾然思有以矯之，又自媿未逮；握槩操觚者有日，始終不獲一編，而孰知時事忽變，帝制復活，籌安請願之聲，不絕於耳，幾爲鄙人所未及料，顧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論，胡人犬種，說本不經，衛女狐綏，言多無據，鑒清者但以爲若翁華胄，夙無穢聞，南面稱尊，非我莫屬，而攀鱗附翼者，且麇集其旁，爭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賞，幾何不易君主爲民主，而仍返前清舊轍也。

竊謂稗官小說，亦史之支流餘裔，得與述古者並列，而吾國社會，又多歡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無艱僻淵深之慮，書籍中得一良小說，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屬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紀元起，至宣統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間之事實，擇其關繫最大者，編爲通俗演義，幾經蒐討，幾經考證，鉅政固期覈實，瑣錄亦必求真，至關於帝王專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爲炯戒，成書四冊，凡百回，都五六十萬言，非敢妄擬史歲，以之供普通

社會之眼光，或亦國家思想之一助云爾。稿甫就，會文堂迫於付印，未遑修飾，他日再版，容擬重訂，閱者幸勿謂我疎略也。是爲序。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古越蔡東藩自識於臨江書舍。

# 清代世系圖

●清太祖愛新覺羅氏努爾哈赤<sup>十二</sup>年  
●太宗皇太極<sup>十七</sup>年  
●世祖福臨<sup>十八</sup>年  
●聖祖玄燁<sup>六十</sup>年

●世宗胤禛<sup>十三</sup>年

●高宗弘曆<sup>六十</sup>年

●仁宗顥琰<sup>二十</sup>五年

●宣宗旻寧<sup>三十</sup>年

●文宗弈訥<sup>十一</sup>年

●穆宗載淳<sup>十三</sup>年

●德宗載活<sup>三十</sup>四年

●宣統帝溥儀<sup>三</sup>年



# 目錄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一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讎致敗	五
第三回	祭天壇雄主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一一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一七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借使傳書	二四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三〇
第七回	爲敵作佞滿主入邊	因間信譏明帝中計	三六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獯稱尊	四二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四八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績	迷美色大帥投誠	五四
第十一回	清太宗賓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六一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忍死雙親	六七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七五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報國	屠揚州碧血流芳	八一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八七

第十六回	南下壓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九三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九九
第十八回	胤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投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帥微功	除大慙冲人定計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一三四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一四一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一四八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遷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一六三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閩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一七〇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罹文網名士沈冤	一七六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一八九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頒殊諭慘戮同胞	一九六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二〇二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二〇九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華齡	二一六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二二二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二三〇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盪回疆貞妃殉節	二三七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征緬甸大將喪軀	二四四
第三十九回	傅經略暫平南服	阿將軍再定金川	二五二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定外藩兩邦偪服	二五八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二六六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平妖婦獨著芳名	二七二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整朝綱權相伏法	二七九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擒渠獻馘逐載報功	二八六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勦海寇統帥奏捷	二九三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魄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三〇〇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三〇八
第四十八回	恩慶祥敗死回疆	智楊芳誘擒首逆	三一五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勦叛獠欽使報功	三二二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三三〇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誓師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三三七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三四四
第五十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三五二
第五十四回	弈統帥因間致敗	陳軍門中毆歸仁	三五九
第五十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帥定約	三六五
第五十六回	怡制軍巧結臺灣獄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三七二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三七九
第五十八回	欽使迭亡太平建國	悍徒狡脫都統喪軀	三八五
第五十九回	駱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三九二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粵水師衡陽發軔	發援卒岳州鏖兵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四一二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四一九
第六十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佐夫抗敵	四二五
第六十五回	瓜鎮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酋中衰	四三二
第六十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四〇
第六十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脅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四八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五六
第六十九回	開外燬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六二

第七十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護慈駕轉忤慈顏	四六九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勦劇寇數路進兵	四七六
第七十二回	會國荃力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四八三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藝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四九〇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四九九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〇七
第七十六回	山東圍勦悍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一五
第七十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辦教案曾侯遭譏	五二〇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閣正位	撤籬議決乾德當陽	五二九
第七十九回	因歡成病忽報彌留	以弟繼兄旁延統緒	五三六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五四四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釀成交涉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五五二
第八十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五六〇
第八十三回	移款築園撤籬就養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五六六
第八十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丁汝昌喪師黃海	五七二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五七九
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閥	行新政母子生嫌	五八七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維黨新六人畢命	五九五

(四册)

第八十八回	立儲君震驚七粵	信邪術擾亂京津	六〇一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六〇八
第九十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聯軍蒙塵出走	六一六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園	六二五
第九十二回	居大內開耗哭遣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六三二
第九十三回	爭密約侍郎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六四〇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紅二難競爽	剖心刎頸兩地招魂	六四七
第九十五回	造奇變醇王攝政	繼友志隊長亡軀	六五五
第九十六回	二顯官被譴回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六六二
第九十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興義師鄂軍馳檄	六七一
第九十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六八〇
第九十九回	易總理重組內閣	奪漢陽復失南京	六八九
第一百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六九五

#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開揚白若莊若語，寓有深意，讀者其被瞞過。

這聯語是前清時代的官民，每年寫上紅箋，

當作新春的門聯，小子從小到大，已記得爛熟了。曾記小日子，正是前清光緒初年間，當時清朝雖漸漸衰落，然全國二十餘行省，還都是服從清室，不敢抗命；士讀於廬，農耕於野，工居於肆，商販於市，各安生業，其樂承平，彷彿是汪洋帝德浩蕩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歲時，嘗聽父兄說道：「我國是清國，我輩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腦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樣。嗣後父兄令小子入塾，讀了趙錢孫李，念了天地元黃，漸漸把清朝二字，也都認識。至學庸論孟統共讀過，認識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師教小子道：「書中有數字，須要曉得避諱。」小子全然不懂，便問塾師以何等字樣，應當避諱？塾師寫出玄字，曄字，胤字，弘字，顛字，詩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應缺末筆。」又續寫歷字，寧字，淳字，隨卽於歷字，寧字，淳字旁，添寫一曆字，甯字，淳字，指示小子說道：「歷字應以曆字恭代，寧字應以甯字恭代，淳字應以淳字恭代。」小子仍莫明其妙，直待塾師詳細解釋，方知玄字曄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歷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顛字是清嘉慶帝名字，寧字詩字淳字是清道光咸豐同治帝的名字，人民不能亂寫，所以要避諱的。這等塾師也算難得了。

後來入場考試，益覺功令森嚴，連恭代的字，都不敢寫，方以爲大清統一中原，餘威震俗，千秋萬歲，絲延不絕，可以與天同休了。虛寫得妙。誰知世運靡常，興衰無定，內地還稱安靜，海外的風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緬甸，是中國藩屬，被英法兩國奪去，且不必說，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國興兵犯界，清朝遣將抵禦，連戰連敗，沒奈何低首求和，銀子給他二百四十兆兩，又將東南的臺灣省，澎湖羣島，雙手捧送，日本國方肯干休。過了兩三年，奉天省內的旅

順大連灣，被俄國租佔了去，山東省內的膠州灣，被德國租佔了去，膠州灣東北的威海衛，被英國租佔了去，廣東省內的廣州灣，被法國租佔了去，而且內地的贛山鐵路，也被各國佔去不少。這便叫作國恥。

嗣是清朝威勢全失，外患未了，內憂又起，東伏革命黨，西起革命軍，擾亂十多年，清廷防不勝防；後來武昌發難，各省響應，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復了。自此以後，人人說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罵，甚至說他是犬羊賤種，豺虎心腸，又把那無中生有的事情附會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無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無一非卑鄙醜態，這也未免言過其實呢。平心之論。我想中國的人心，實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時候，個個吹牛拍馬，說他帝德什麼大，皇恩什麼深，到了清室推翻，又個個批他一錢不值，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無事時，曾把清朝史事，約略考究，有壞處，也有好處，有淫暴處，也有仁德處；若照時人所說，連兩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撐到二百六十多年？是極是極，不過轉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濁亂，所以民軍一起，全局瓦解。現在清朝二字，已成過去的歷史，中國河山，仍然照舊，要想易亂為治，須把清朝的興亡，細細攷察，擇善而從，不善則改，古人說的『殷鑒不遠』，便是此意。揭出全書宗旨，正大光明，不比那尋常小說家，瞎三話四，亂道是非。

開文少表，且說清朝開基的地方，是在山海關外瀋陽東邊，初起時，只一小村落，聚羣而居，疊土為城，地名鄂哩，人種叫作通古斯族，他的遠祖相傳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稱為肅慎國，帝舜二十五年，肅慎國進貢弓箭，史冊上曾見過的。傳到後代，人口漸多，各分支派，大約每一部落，戴一首領，多生得骨格魁梧，膂力強壯，并且熟習騎射，百步穿楊，趙宋時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內第一個出色人物，開疆拓土，直到黃河兩岸，宋朝被他攪擾的了不得。後來蒙古興起，金邦漸衰，蒙古與南宋聯兵，將他吞滅，還有未曾死亡的遺族，逃奔東北，伏處海濱，經過了二百多年，又產出一個大人物來，這個人物，說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與天孫織女作何稱呼？小子尚不敢憑空捏造，是從史籍上繙閱得來，天女生在東北海濱長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幼



名佛庫倫，三人系出同胞，相親相愛，只是塞外風俗，與內地不同，男子往來遊牧，遷徙無常，女子亦性情活潑，最愛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長白山東邊，有一座布庫里山，洞壑清幽，別有一種可人的景致；那時正是春風澹蕩，春日迷離，黃鳥雙飛，綠枝連理，暗藏春色。三人歡喜非常，便從山下蹀躞前行，約里許，但見一泓清水，澄碧如鏡，兩岸芳草茸茸，鋪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平，佛庫倫天真爛漫，春興正濃，就約兩姊妹解衣洗浴浴水畢，忽聞鳥聲嚶暗前來，三人昂首上觀，約有兩三隻靈鷲，彷彿像姊妹花一般，絕妙對偶。就中有一鵲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墜在佛庫倫衣上，佛庫倫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視之，乃一可口的食物。是何物耶？試掩卷辨之！他也不辨名目，就銜在口內，兩姊問他所拾何物，他已從口中囓爛嚙下，模糊答道：「是一顆紅色的果子。」拾到便喫，真是一個半開化的女子。兩姊也不及細問，遂各上岸，著好衣服，緩步同歸。誰知佛庫倫服了此藥，肚子竟膨脹起來，他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個月後，竟產出一男，不但狀貌魁奇，並且語言清楚，佛庫倫不忍拋棄，就在家中撫養。

光陰迅速，襁褓嬰兒，竟作髻年童子，只是佛庫倫無夫而孕，未免惹人議論，幸而窮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撫育成人。可見天女之說本來荒誕。兒名叫作布庫里雍順，係是佛庫倫所取，因他在布庫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將布庫里三字，作為兒名，留一紀念。布庫里雍順，到了十多歲，穎悟非凡，自念有母無父，當屬何族，遂問他母親佛庫倫。佛庫倫命以愛新覺羅四字，愛新覺羅，是長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後布庫里雍順遺裔建一滿洲國，遂相傳為滿洲語，若作漢文解說，愛新與金字同音，覺羅即姓氏意義，布庫里雍順的族系，即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庫倫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細說了。以不解解之。

且說布庫里雍順漸漸長大，也學些騎馬射箭的技藝，閑暇時又在河邊折柳編筏。看官！你道他折柳編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窮居草莽，終究沒有生色，若將柳條編成一筏，可以駕筏出游。果然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柳條越編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葉扁舟。布庫里雍順喜不自禁，就輕輕在筏上坐住，順着河流，飄揚

而去。英雅冒險，膽大敢爲，冥冥中亦像有風伯河神，當先引導，竟把那布庫里雍順送到一個安樂的地方。這是樂風破浪的模樣。

原來長白山東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謨輝，野中有一村落，約數十百家，這數十百家內，只分三姓，習成強悍，專喜械鬪，因此自相殘殺，連歲不休。近時中國內地村民，亦有好械鬪者，豈亦爲三姓遺風所傳染耶？一日，有女子汲水，見一柳筏，隨流漂至，其間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內，頓時駭異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時父兄即臨河眺望，果然岸傍有一少年，頭角崢嶸，儀表英偉，不覺失聲道：「這是天生神人！」隨即引之登陸，問從何來。布庫里雍順從容對答，說是天女所生，由長白山下至此。霎時間哄動鄉間，無論男女老幼，一齊出觀，見了布庫里雍順，都道這個好郎君，真正難得。於是各邀布庫里雍順至家，彷彿一桃花源。東牽西扯，幾至大家爭論起來，還是布庫里雍順從旁勸解，說我初到此地，辱承待愛，自當次第謁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我與他相見最早，理應先到他家，問候起居。」衆人見他舉止謙恭，吐屬風雅，便個個歎服，一無異言。布庫里雍順就隨了汲流女子的父兄，直至家內。那家格外優待，餉以酒食，飲半酣，座上老人更詳問氏族。布庫里雍順一一還答。老者又問以婚未。布庫里雍順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半晌間引一少女出室來前。走近視之，雖是鄉村弱質，到也體態端方。未知亦是天女否？仔細端詳，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囑女子對答行禮，布庫里雍順亦離座作答。禮畢，女子轉身入室，老者便對布庫里雍順道：「小女伯哩年將及笄，如蒙不棄，願附姻好。」布庫里雍順不得不推遜一番。老者執意不允，布庫里雍順方與老者行翁婿禮。老者擬擇日成婚，自是布庫里雍順就住在此家。暇時到村中各家問訊，村人見他彬彬有禮，無不歡迎。

到了吉日，一對小夫妻，諧了眷屬，大衆都到老者家賀喜。頓時高朋滿座，佳客盈門，就中有一個白髮朱顏的老丈，對主人道：「好一個小郎君，被你家奪作女婿。」又向衆人道：「這是聖人出世，到吾村內，也算是闔村幸福。吾村連歲械鬪，弄得家家不安，人人耽憂，現在不若奉此小郎君爲主，一切聽他指揮，到可解怨息爭，安居樂業，大

衆以爲何如？一衆人聽這一席言語，個個鼓掌贊成，權聲如雷。也不待布庫里雍順允與不允，竟一齊請他上坐，奉他作爲部長，呼爲貝勒。布庫里雍順得此天假的奇緣，遂運用智謀，部勒村居人民，建設堡寨，製造鄂多哩城，成了一個愛新覺羅部，作滿州開基的始祖。後人有詩讚道：

峨峨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礪。

布庫里雍順後，傳了數代，又出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比布庫里雍順似還強得多哩。看官！你道是誰？且少待片刻，容小子下回報名。

是回爲全書總冒，將下文隱隱呼起，并將作書總旨，首先揭示。入後敘滿洲源流，運實於虛，亦有絃外深意，確是開宗明義之筆。

成爲帝王，敗卽寇賊，何神之有？我國史乘，於歷代開國之初，必溯其如何禎祥，如何奇異，真是謬論。是回敘天女產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隱隱指爲荒誕，足以闢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

##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驕致敗

却說布庫里雍順所建的鄂多哩城，在今遼寧省勒福善河西岸，去甯古塔西南三百多里，此地背山面水，形勢頗佳，究竟是小部落，無甚威名。當時明朝統一中原，定都燕京，只在山海關附近設防，塞外荒地，視同化外，就是比鄂多哩城闊大幾倍，也不暇去理保，何況這一個小小土堡呢？誰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自布庫里雍順開基後，子子孫孫，相傳不絕，其間雖迭有興衰，到了明朝中葉，出了一個孟特穆，智略過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漸漸西略，移住赫圖阿拉地。赫圖阿拉，在長白山脈北麓，後來改名興京，便是。

孟特穆四世孫名叫福滿，福滿有六子，第四子覺昌安，繼承先業，居住赫圖阿拉城，還有五子，亦各築城堡，環衛赫圖阿拉統稱寧古塔貝勒。覺昌安率領各貝勒，攻破鄰近部落，拓地漸廣，生了數子，四子名塔克世，娶喜塔喇氏爲婦，這喜塔喇氏並非天女，呼應得妙，偏生出一個智勇俱全，出類拔萃的兒子來。這人就是大清國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孫，稱爲太祖，努爾哈赤是他英名。衆兒那嗎一聲采。他出世時，祖父俱存。他有一個堂姊，是覺昌安女孫，出嫁與古埒城阿太章京，已有數年，不料明朝遣總兵李成梁，駐守遼西，陰忌覺昌安，招誘圖倫城主尼堪外蘭，合兵圍攻古埒城。這古埒城地方狹小，那裏當得住大軍，連忙差人到覺羅部求救。覺昌安得報，恐女孫被陷，遂與塔克世帶領全部兵士，馳救古埒城，與敵兵接仗，不分勝負。阿太章京見救兵已到，開城迎入，城中得了一枝生力軍，人心少安。

覺昌安上城巡視，不分晝夜，每日指揮部衆，極力防禦。忽見城下一人，扣馬而至，大呼開門。覺昌安從上俯視，其人非他，乃圖倫城主尼堪外蘭也。原來尼堪外蘭，舊隸覺昌安部下，因此相識，便問汝來何意。答言：聞主子到此，特來稟見。覺昌安見無隨兵，卽開門納入。尼堪外蘭既入城，至覺昌安前，卽抱膝請安。覺昌安命之起坐，問何故聯明攻城。尼堪外蘭婉言謝罪，並云：「前未知古埒城主與主子有親，故敢冒犯，今聞主子遠道馳救，方識有婚姻關係，現已向明李總兵前，盛說主子威德及人，不宜與敵，李總兵已願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獻獻方物，李總兵且當上表明廷，請給主子封爵，管領建州。」明稱長白山部爲建州衛。覺昌安道：「汝言果真麼？」尼堪外蘭急得發誓道：「如有狂言，願死亂刀之下。」大詐四倍。覺昌安大喜，令阿太章京設讌相待，席間敘談。尼堪外蘭極力趨承，越說得天花亂墜，什麼龍虎將軍印，什麼建州衛都督敕書，不由覺昌安不信。喜人家拍馬屁總要吃虧。飲畢，辭去。次日城下各軍，果然齊退。阿太章京見敵軍退盡，拜謝覺昌安父子救援之恩，一面備辦盛筵，款待覺昌安父子，一面烹羊宰豬，犒饗軍士。大衆飲得酩酊太醉，至晚各自鼾睡。醉死夢生。誰知幕地裏，礙聲大震，喊殺連天，衆人從睡夢中

驚醒，不識何處大兵，從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頭已斷，手不及持刃，而臂已離，紛紛擾擾的一夜，城中的兵民，多半向鬼門關上挂號報到，覺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兩夫妻，也親親熱熱，一淘兒歸陰去了。趣語古人說得好：『福兮禍倚，樂極悲生。』只爲覺昌安誤信奸言，遂中了尼堪外蘭的詭計。到此方說出原因。

是時努爾哈赤年方二十五歲，因祖父二人往援古埒城，常着人探聽消息，先接到明軍撤圍的音信，頗自安心，嗣後續聞警耗，至祖父被害一節，不覺大叫一聲，暈到於地，頗有孝思。及衆人救醒，放聲大哭。連他伯叔兄弟，都各淒然。當下檢査武庫，只留遺甲十五副，一一攜出，指示伯叔兄弟，提出復讎二字，哀懇臂助。那時伯叔兄弟，自然感憤得很，分著遺甲一擁出城，向東而去。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此舉不謂無名。

且說尼堪外蘭用詭計襲破古埒城，擄了些金銀財寶，搬回圖倫，終日流連酒色，任情取樂，想是活得不耐煩了。忽報努爾哈赤兵到，頓覺倉皇失措，勉強招集部衆，出城對敵。努爾哈赤不待圖倫兵列陣，卽縱馬直出。當先蹕入敵陣中，部衆乘勢跟上，逢人便殺，見首輒斫，彷彿是生龍活虎一般。圖倫兵從未見過這般利害，霎時間紛紛退走。尼堪外蘭見事不妙，忙拍轉馬頭，落荒逃走。此時恰無計可施。努爾哈赤追趕不及，收兵入圖倫城，下令降者免死。城內外兵民，聞此號令，都投首乞降。休息一天，復發兵追尋尼堪外蘭，終無下落。旋探知尼堪外蘭已竄入明邊，乃回赫圖阿拉城，修書致明朝邊吏，書中大意，是請歸祖父喪，及擊交尼堪外蘭。明邊吏將此書上達明廷，此時正在明朝萬曆年間，老成凋謝，佞人用事，文武各官，多半是酒囊飯袋。誤國該死見了此書，就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是萬不能允的，有的說是允他一半。嗣經執掌朝綱的大員，以李成梁無故興兵，亦屬非是，但執送尼堪外蘭，有損國威，不若歸喪給爵，買他權心爲是。神宗皇帝准了此議，遂令差官奉勅三十道，馬三十四，建州衛都督冊書一函，龍虎將軍印一顆，並送還覺昌安父子的棺木。若此努爾哈赤，也算是萬分榮幸了。

差官到了赫圖阿拉城，努爾哈赤以禮迎入，北向受封。是已有君臣之分了。只因尼堪外蘭未曾擊交，仍失差官

回請。差官去後，待至數月，毫無音響，努爾哈赤復離心切，鎮日裏招兵買馬，大修戰具，分黃紅藍白四旗，編成隊伍，旌旗變色，壁壘生新。一日升帳宣令，飭部下頭目排隊出發，直指明邊。衆頭目請道：「此去攻明，必須經過某某部落，須先向假道方可。」努爾哈赤道：「不必有我當先開路，汝等緊隨便是。」大衆無言可說，便跟着努爾哈赤出城。車馳馬驟，風掣電馳，所過各部落，毫無防備，由他進行，稍強橫的部民，攔阻馬頭，不是被刀殺死，便是被箭射死。太不講理！行了數日，距明境只三十里，努爾哈赤便命部衆停住，紮好了營，令隊長齋薩率壯士數十人，往明境叩關。索交尼堪外蘭是時明總兵李成梁，已由明廷譴責，說他無端啓衅，褫職回籍，掉了一個新總兵，懦弱無能，聞覺羅部遣衆叩關，驚慌的了不得，不得已派一屬弁與軍士百人出城與齋薩會議。齋薩所說的，無非是索交尼堪外蘭，否則兵戎相見，差弁無可辯駁，只得唯唯而還。也是尼堪外蘭惡貫滿盈，命數該絕，正在城中探聽消息，躑躅前行，無巧不成話，偏與差弁相遇，差弁即將他騙入署中，稟明總兵，一聲呼喝，將尼堪外蘭反綁起來，推入囚車，遣兩役昇出，像扛豬的扛了去，趣絕。扛到郊外，送交清營。當由垂辮的兵役數名，從囚車內一把抓出，拖入帳中，尼堪外蘭已魂飛天外，但聞得一聲驚堂木，接連有「你這騙賊，也有今日」兩語，正思開口張望，可奈亂刀交下，血暈昏迷，霎時間一道魂靈歸入地府，適應了前日誓言。」一報還一報，騙子究竟做不得，假想也是罰不得。

自是努爾哈赤與明朝和好，每歲輸送方物，明廷亦歲給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并許彼此人民互市塞外。這覺羅部漸漸富強，名爲明朝藩屬，實是明朝敵國，句中有眼遠近部落，又被他并吞不少。那時這雄心勃勃的努爾哈赤，乘着這如日方升的氣象，想統一滿洲，奠定國基，當命工匠興起土木，建築一所堂子，作爲祭神的場所，工匠等忙碌未了，忽掘起一塊大碑，上有六個大字，忙報知努爾哈赤。努爾哈赤不見猶可，見了碑文，暗覺驚詫異常。他却陽爲鎮定，仔細摩挲了一回，突然向工人道：「這妖言不足信，快與我擊斷此碑！」確曾雄口吻看官！這道碑文是如何說？乃是「滅建州者集赫」六字。煞是可驚，隱爲後文伏筆此碑既由工人擊斷，努爾哈赤始退回帳中，

心中却悶悶不樂。次日來了一個外使，說是奉葉赫貝勒命，來此下書。努爾哈亦暗想道：「偌大這葉赫部，乃竟來與我作對麼？一躊躇了一會，方喚來使，入帳來使呈上書信，努爾哈亦展視之，但見書上寫着：

葉赫國大貝勒納林布祿，致書滿洲都督努爾哈赤摩下爾處滿洲，我處扈倫言語相通，勢同一國，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割地與我？

努爾哈亦看到此句，不由的怒氣上沖，將來書扯得粉碎，擲還來使，并向來使說道：「我國寸土寸金，就使汝主首級來換，也是不允。」說罷，命左右逐出來使。使者抱頭鼠竄而去。努爾哈赤即於次日出城閱兵，嚴行部勒，詳申軍律，并命軍士日夜操練，專待葉赫兵到，與他廝殺。有備無患。

且說葉赫國在滿洲北方，與哈達輝發烏拉三部互為聯絡，名扈倫四部，明朝稱他為海西衛。又以哈達居南，叫作南關，葉赫居北，叫作北關。葉赫為厲倫大國，濟滅葉赫始及明境，故敘述較詳。葉赫最強，又與明朝互通聘問，明朝亦略

給金帛，令他防衛塞外。葉赫主納林布祿聞努爾哈赤統一滿洲，料他具有大志，宜趁勢力未足的時候，翦滅了他，方無後虞。思想也自不錯，可惜沒有能力。只是無故不能發兵，遂想出下書的計策，借些因頭，作為發兵的話柄。到了差

人回國，將努爾哈赤的言語，一一傳達，納林布祿勃然道：「有這樣大言，我明日便去滅除了他。」差人道：「主子不要輕觀滿洲，他部下多是勇夫，不容易對仗呢！」納林布祿道：「你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看你爺明日踏

平滿洲哩。」越會說大話，越是沒用。次日，便差各將弁四路下書，糾合遠近各部，合攻滿洲，事成當平分滿洲土地。過了數日，哈達輝發烏拉三部，各率三千兵到葉赫，又過了數日，長白山下的珠舍哩訥二部，已有覆書，說已各發兵

二千，在中途等候；又過了數日，蒙古的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三部，或發兵一千，或發兵一千五百，也到葉赫境內。是時納林布祿歡喜異常，忙把部下的兵卒，一齊發出，除老弱不計外，統計有一萬多人，會合各部聯軍，祭旗出發。途中又會着長白山下二部兵士，共得三萬多人，浩浩蕩蕩，殺奔滿洲來。寫得有聲有色，以觀下文努爾哈赤之能。

驚報傳到努爾哈赤耳中，卽飭兵士駐守札喀城，阻住葉赫各部兵來路。納林布祿到了札喀城，望見城上旂幟鮮明，刀槍森豎，料知有備，令軍士退後三里，紮定營寨。次日，有探馬來報，說滿洲主努爾哈赤，帶領全部人馬，紮住古埒山。納林布祿全不在意。原來札喀城在赫圖阿拉西北六十里，城右有古埒山，蜿蜒蜒蜒，包圍大城，兵法云：『倚山爲寨』。所以努爾哈赤在山下立營。納林布祿不知佔奪此山，已輸了一着。又次日，納林布祿正準備迎敵，聞報敵兵已到，卽出帳上馬，率軍對仗。但見前而來的滿洲軍，只有百餘騎，老少不一，帶兵的頭目，也沒有十分驍勇，分明是誘敵的兵。他在馬上大笑道：「這樣小妮子，也想同我對仗，真是滿洲的氣數！」慢着，話未畢，旁閃出一將道：「人說滿洲強盛，看這等老弱殘兵，教咱們一隊兵士，已殺他片甲不留，各部將弁，都可休息，主子更不必勞動呢。」納林布祿視之，乃是葉赫西城統領，名叫布塞，卽大喜道：「你去罷！」布塞便率隊上前，吶一聲喊，直撲滿洲軍。滿洲軍不與交戰，竟向後退去。其詳可知。布塞一馬當先，乘勢追趕，只見滿洲軍都退入山谷中。布塞也不管好歹，追入山谷。粗莽之至，忽喊聲大起，一彪軍從谷內擁出，截住布塞廝殺，正酣鬪間，科爾沁部統領明安亦率部兵追至，他恐布塞得了首功，故急急趕來。滿洲軍見布塞得了援軍，又紛紛退走。此路伏兵，還是誘敵。布塞仍策馬前進，明安率兵緊隨，轉了一坡，又過一坡，越走越險，越險越窄。走入死路去了。刺斜裏喊聲又起，復來一彪軍，將布塞明安的兵，截作兩段。前面的滿洲軍，也回轉身來，夾攻布塞。布塞軍頓時大亂，忽有一將持刀突入，到布塞馬前，布塞措手不及，被他一刀劈於馬下。部下軍士無處逃生，都做了刀頭之鬼。真正片甲不留。明安知前軍被截，急忙退走，確是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的情形。不想滿洲軍已滿山遍野的掩殺前來，明安只得縱馬而逃，不顧山路上下，拼命的奔走。忽聞撲揚一聲，馬被陷入淖中，明安急忙下馬，輕輕的抓上山壁，已是拖泥帶水的要不得，他便棄了鞍馬，帶扒帶走的逃了去。要認爭功，便弄到這般田地。

當時納林布祿信了布塞的言語，回入帳中，滿望捷報，忽聽帳外喊聲震地，急上馬出視，正遇着一彪雄軍，爲



首的一員大將，眉現殺氣，眼露威稜，手中持一大刀，旋風般殺將來。看官！你道是誰？就是滿洲主努爾哈赤。此處方現，納林布祿忙拔刀對敵，戰了三五回合，不是努爾哈赤的對手。正惶急間，旁邊走過了布占泰，是烏拉部貝勒的兄弟，見納林布祿刀法散亂，忙向前敵住，納林布祿纔一歇手，猛聽得大喝一聲，布占泰已被努爾哈赤活擒了去。這納林布祿嚇得魂不附體，忙轉身向寨後逃走，各部兵見主寨已破，尚有何心再與抵敵，人人喪魄，個個逃生。正是

一聲鼙鼓喧天地，八面威風掃地時。

不知納林布祿得逃脫與否，且待下回說明。

圖倫城主尼堪外蘭，與葉赫部主納林布祿，名爲滿洲之讎敵，實皆滿洲之功臣。自古英雄豪傑，不經心志之拂亂，未必能奮發有爲，故敵國外患之來，實磨礪英豪之一塊試金石也。本回上半截，敘努爾哈赤之勇，下半截，述努爾哈赤之智，智深勇沈，信不愧爲開國主，然皆由激厲而成。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於此可見矣。文中運實於虛，寫得英采動人，確是妙筆。

### 第三回 祭天壇雄王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却說納林布祿從寨後逃走，直馳至數十里，不見滿洲軍，方教停住。少頃，喘息已定，各部兵亦逐漸趨集，約略檢點，三停裏少了一停，自己部下，且喪失一半，正在垂頭喪氣，忽見一人踉蹌奔入，正是科爾沁部統領明安，尙未行禮，卽大哭道：「全部軍士都敗沒了，貴統領布塞聞已戰死了。」納林布祿也忍不住垂淚道：「可惜可恨！不想努爾哈赤有這般利害。」曉得遲了，旋與各部統領商量和戰事宜，大衆慌於前創，都是贊成和議。納林布祿無計可施，只得遣使求和，彼此往來商議，約定和親，葉赫主的姪女，擬嫁與努爾哈赤的代善，西城統領布塞的遺女，卽獻與努爾哈赤爲妃，纔算暫時了結。陪了夫人又折兵。

努爾哈赤得勝班師，尚恨長白山下二部結連葉赫，趁勢蠶食，把他滅亡。前時擒住的布占泰，因他降順，給了他一個宗女，放他回國。嗣後布占泰復被葉赫主煽惑，服從葉赫，葉赫主又故意出攻哈達，令哈達向滿洲借兵，唆使半路埋伏，殲滅滿軍。誰知努爾哈赤已瞧破機關，暗率部兵，遶道至哈達城，混入城中，活擒了哈達部長孟格布祿。葉赫主聞此計不成，遣使到明朝，令歸還哈達部長，努爾哈赤因明使相請，將孟格布祿子武爾古岱放還，武爾古岱從此歸服滿洲。努爾哈赤又收服了輝發部，并乘勢討布占泰，攻入烏拉城。布占泰逃至葉赫，努爾哈赤接還宗女，差人向葉赫索布占泰。葉赫主不允，反把這許字滿洲的姪女，另嫁蒙古看官。你想這努爾哈赤，到此還肯忍耐嗎？此段看似瑣屑，却是不能不敘。只是努爾哈赤想攻葉赫，偏這明朝屢次出來幫護，努爾哈赤就背了明朝，自己做了滿洲皇帝，比做建州衛都督，原強得多了，然不可謂非背明。

築造宮殿，建立年號，叫作天命元年，這正是明朝萬曆四十四年的事情。前數回不點年號，此處因滿洲已建國稱帝，故大書特書。自此以後，努爾哈赤就是清國太祖高皇帝，小子作書到此，也只得稱他作滿洲太祖，把努爾哈赤四字，暫時擱起。此後都說滿洲太祖為醒目計，非實說也。

太祖有十多個兒子，第八子皇太極最聰穎，太祖便立他為太子。還有二子，亦是非常驍勇，一名多爾袞，一名多鐸，後來入關定鼎，全仗這二人做成，這且慢表。單說滿洲太祖，自建國改元後，招兵添械，日事訓故，除黃紅藍白四旗外，加了鑲黃鑲紅鑲藍四旗，共成八旗，分作左右兩翼，整備了兩年有餘，銳意出發，他想不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欲滅葉赫，不如先攻明朝，遂於天命三年四月，擇日誓師，決意攻明。命太子皇太極監國，自率二萬勁旅，到天壇祭天。當由司禮各官，爇燭焚香，恭行三跪九叩首禮，讀祝官遂朗誦祝文道：

滿洲國主臣努爾哈赤謹昭告於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衅邊睡，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衅，我尚修好，設碑立誓，凡滿漢人等，無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

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罵，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啓釁，惟我是眷，今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割斷，恨七也。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謹告。

西進發 誦畢，便望燎奠，外而已吹起角聲，催師出發。太祖離了天壇，騎了駿馬，御鞭一指，部衆齊行，一隊一隊的向西進發。

師行數日，由前隊報說，距明邊撫順城，只二三十里了。太祖便紮住營帳，正擬遣將攻城，忽有一書生求見，自稱係明朝秀才，太祖喚入，見他狀貌魁奇，已有三分羨慕，及與他談論，語語中入心坎，不由的擊節嘆賞，就賜他旁坐，問及姓氏里居。秀才道：「僕姓范名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氏。」清朝得國，都是漢人引導，進來范文程就是首魁。太祖道：「我聞得中原宋朝，有個范文正公，名叫仲淹，是否秀才的遠祖？」文程答道：「是。」太祖道：「我已到此，距撫順城不遠，撫順的守將，姓甚名誰？」文程道：「姓李名永芳。」太祖問李永芳本領如何？文程道：「沒甚本領。」太祖道：「這是一鼓可下了。」文程道：「以力服人，何如以德服人？確是書生口吻，明主且不必用兵，請先給他一封書信，勸他投降，他若順從，何勞殺伐？」太祖喜道：「這却仗先生手筆。」文程應命作書，一揮而就。太祖大悅，便道：「我國正少一個文館的主持，勞你任了此責，參贊軍機。」文程叩首謝恩。次日，太祖卽遣將到撫順城下，射進書信，率隊而退。這撫順守將李永芳，本是個沒用的人物，他聞滿洲軍入境攻城，已嚇得沒了主意，及見此信，召集文武各官，會議了

一夜，竟商就了「惟命是從」四字。虧他大喪想出來。翌晨開城迎接，爲首的跪在城下，恭遞降冊，就是爲明守土的李永芳。太挖苦人。太祖命侍衛接了降冊，策馬入城，部軍一齊隨入。幸虧得范先生一言，城中的百姓，總算不遭殺戮。太祖便紀范文程爲首功，更命諸貝勒格外敬禮，稱先生而不名，從此大家都呼文程爲范先生。保全百姓之功，也不可沒。

滿洲兵休息三日，忽報廣寧總兵張承廕，領了三路兵馬，來奪撫順了。太祖問李永芳道：「張承廕係何等樣人？」李永芳答言：「是一員勇將。」太祖道：「既是勇將，想必不肯投順，不若先發制人爲妙。」遂一面派兵守城，一

面發兵迎敵。離城約十里，聞報明軍已相去不遠，太祖仍命部衆前進，此時明總兵張承廕，正與左翼副將頗廷相，右翼參將蒲世芳，率軍前來，兩陣對圓，人人酣戰。恰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張承廕也是不弱。自日中至傍晚，兩邊都

餘勇可賈，不肯退兵。忽然天色昏暗，一陣大風從西北吹來，猛撲明軍，明軍正支持不住，接連又是數陣狂颳，把明軍的旂幟，刮去了好幾面。豈非天乎。滿洲軍佔住上風，格外精神抖擻，如泰山壓頂般，驅入明軍，那時明軍不由的退

走，任你張承廕膽力過人，也自禁止不住。當下且戰且退，適值路旁有山，正思覓徑而入，爲扼守計。忽山側閃出一支滿洲軍，大叫道：「滿洲貝勒多鐸在此，敵將何不下馬受縛！」來得突兀。原來滿洲太祖見戰明軍不下，特派多鐸

邊出後面，夾攻明軍。承廕腹背受敵，無心戀戰，只得殺開血路，領兵前走。可奈天色昏暮，不辨南北，滿洲軍又緊追不舍，惹起承廕血性，與頗蒲二將道：「戰亦死，不戰亦死，不如與他拼命，就使死了，也不失爲大明忠臣。」可戰可佩。

於是三將復轉身抵敵，捨命衝突。滿洲軍恰不防他出此一著，前面的兵士，被他殺死無數。俄聽一聲鼓響，滿洲軍陣內萬弩齊發，箭如飛蝗，可憐三員勇將見危致命，俱死於亂箭之下。死且不朽。

這敗報傳到明京，神宗大驚，召見羣臣，問京外將帥，何人可禦胡虜。大學士方從哲保薦了一個人材，姓楊名鎬。神宗准奏，立即召見，授兵部尚書，賜他尚方寶劍，往任遼東經略。看官！你道這楊鎬是什麼脚色？他是河南商邱縣人，前任僉都御史，曾充朝鮮經略，萬歷二十五年的時候，倭寇犯朝鮮，楊鎬奉朝命往援，打了一個敗仗，詭詞報

捷；後來調撫遼東，又是亂殺邊民，被御史奏參，革去官職；此時，復起任邊防，難道他的謀略，能敵得過清太祖努爾哈齊麼？堂堂一個大明帝國，偏用了這等欺君罔上的臣子，去做統兵的元帥，那得不破？那得不亡？極大議論。

楊鎬既到遼東，聞報藩陽南面的清河堡，又被滿洲軍奪去，守將鄒儲賢張旆兩人，統已戰死。副將陳大道高炫逃回遼東，見了楊鎬，楊鎬却仗着聲威，請出尙方寶劍，把二逃將斬首示衆。逃將可諱，不當死于楊鎬之手。每日檄令

附近將士，趕緊援遼，自己却按兵不動。大學士方從哲，聞他逗遛不進，常發紅旗催他出戰，楊鎬沒法，只得領兵出塞，好在四處已到了許多兵馬，葉赫兵也來了二萬名，朝鮮兵又來了二萬名，楊鎬便派作四路，分頭前進中路分左右兩翼，左翼兵委山海關總兵杜松統帶，從渾河出撫順關，右翼兵委遼東總兵李如柏統帶，從清河出鴉鶻關，又令開原總兵馬林，合了葉赫兵，從開原出三岔口，叫作左翼北路軍，遼陽總兵劉鋹合了朝鮮兵，從遼陽出寬甸，口叫作右翼南路軍。四路軍共二十多萬，他却虛張聲勢，說有四十七萬，嚇不倒努爾哈齊，奈何？滿望仗此大兵，攻入滿洲，預先與四路將官，定約於滿洲國東邊二道關會齊，進攻赫圖阿拉，這正明萬曆四十七年二月間時事。這次軍事，爲明清興亡關鍵，所以詳敘時日。

先一月間，天空中出現一顆長星，光芒四射，天文家稱作蚩尤星，說是主兵，又說是不祥之兆，小子未曾研究星學，只援據歷史，人云亦云便了。說明得妙。到了二月，塞外一帶大雪飄飄，明軍在途，受了無數辛苦，人馬大半冰凍，只好緩緩前行，獨有山海關總兵杜松，仗着膂力，想立首功，令軍士冒雪西進，到了渾河，冰凍未開，杜松驅兵徑渡，河中冰凍忽解，溺死軍士多名。渡至對岸，有滿洲軍兩二小隊，上前攔截，怎禁得杜軍一股銳氣，亂殺亂斫，頓時紛紛退走。杜軍爭先追趕，約里許，見前面有座高山，滿洲敗軍，統向山谷中退去。杜松恐山內設有埋伏，暫止不追，令軍士堵住谷口。也自行細然作者因恐與前同重覆故作此活筆。一面飭役偵探，回報滿洲兵聚集界藩城，杜松遂把軍士分作兩支，一支仍令堵住谷口，一支由自己親領，直攻界藩城。

原來杜軍屯留山谷，叫作薩爾濟山，此山距界藩城約有數里。界藩城築在鐵背山上，係滿洲要塞，滿洲太祖正令兵役一萬五千，運石添築，此時聞杜軍進攻，急遣長子代善，引二旗兵去防界藩城，自率六旗兵四萬五千人，直攻薩爾濟明營。到了薩爾濟山正當日中，兩軍相遇，不及答話，便列陣開戰，霎時天地晦冥，咫尺間不辨人影。明軍點起火炬，與滿洲軍酣鬥，誰知明軍從明擊暗，箭彈只射中柳林，滿洲軍由暗擊明，箭彈都射着明軍，這明軍不知不覺的倒斃了無數。滿洲軍乘勢驅殺過來，刀斬斧劈，好像削瓜切菜一般，眼見得明軍七零八落了。

這時候的杜松正領兵到吉林崖，與鐵背山相近，忽聽後面喊聲大起，滿洲大貝勒代善帶了二旗兵殺來。杜松急命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與滿洲軍混戰未分勝負，驟聞後軍復紛紛大亂，界藩城的兵役也一齊殺到。杜松忙命後軍又作前軍，迎截界藩城兵。杜松也算能手。正在你死我活的相拼，不料深林中又衝出一枝人馬，把杜軍夾斷。杜軍已是腹背受敵，那裏禁得三面夾攻？杜松方捨命突圍，颯的來了一箭，正中窩，墜馬而死。衆軍見無主帥，逃的逃，死的死，弄得乾乾淨淨，完了一路。看官！你道深林中人馬，從那裏來的？這便是滿洲太祖掃平薩爾濟明營，派來夾攻杜松的兵。至此敘明。

開原總兵馬林方出三岔口，聞得杜軍敗沒，一面飛報楊鎬，一面倚山立營。停止前進。天色將晚，山上忽馳下滿洲軍，殺入營內，馬軍不及防備，自相潰亂。監軍潘宗顏，還想整軍前敵，不意向前數步，頭顱已被削去了半個。馬林急忙奔竄，還算逃出了一個性命。完了一路。

這個遼東總兵李如柏，最是沒用，說將起來，益發可笑。百忙中着此閒筆。他是慢慢的出了清河，到了虎欄關，猛聽得關外山上，吹起螺來，山谷響應，木葉震動，彷彿有千軍萬馬，追殺前來。李如柏忙令退軍，軍士也道滿洲兵殺到，各自逃生，互相踐踏，恰死了一千多人。其實山上並沒有什麼敵兵，只滿洲軍二十名，上山偵探，見明軍出關，作鳴螺狀，偏偏這個沒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當。完了一路。

獨有遼陽總兵劉鋹，曾經過數十百戰，有萬夫不當之勇，手持鑲鐵刀百二十斤，綽號叫作劉大刀，他已深入三百里，連攻下三個營寨，直入棟鄂路，望見前面有一山，山上有一軍紮住，龍旌鳳旛，護着鑿窟，他想這不是滿洲國王的扈軍麼？當即橫刀躍馬，跳上岡來，來殺滿洲太祖。滿洲太祖正由薩爾浒移兵至此，猛見劉鋹上岡，急命軍士下迎。劉鋹舞起鑲鐵大刀，左右盤旋，確是有些兇勇，即滿洲軍抵死攔阻，只殺得一個平手。劉鋹暗想：仰面上攻，實是費力，不如退至岡下，與他鏖戰，便將大刀一擺，率軍士下岡。滿洲軍亦隨下，自午至暮，殺得難解難分，兩軍都有些疲倦起來。惟劉鋹越戰越勇，全無懼怯。忽有一彪軍殺到，萬炬齊明，劉鋹從火光中望將過去，但見大旗上書一杜字，不覺喜道：「杜總兵到來助我，是天使我滅滿洲了。」休作妄想話未畢，一將已到馬前，頭戴金盔，身穿鐵甲，正是一員明將，只面目恰不認識，剛思動問，那來將先問道：「你莫非就是劉大刀？」劉鋹應聲未完，來將手起刀落，劈劉鋹於馬下。奇極怪極衆軍急來相救，已是不及，只見殺人的杜軍，隨手亂殺，弄得明軍茫無頭緒，自相屠戮，時間全軍盡沒。四路都完結了，小子湊了四句俚言，作爲劉大刀的定論。

奉命西征膽氣豪，大刀示勇姓名高。臣心原是忠明者，可惜胸中欠六韜。

滿洲太祖以七恨誓師，未必無深文周內之言，然明之無端起釁，亦不得謂無咎。自滿洲出兵以後，復用一庸篤之楊鎬，經略遼東，委二十萬軍於遼塞，是非明之自取其亡。耶明之亡在此，滿洲之興亦即在此。是此回爲明清興亡關鍵，故作者亦敘述獨詳，不稍滲漏。

##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却說劉鋹被殺，全軍喪亡，大衆入枉死城中，還是莫明其妙。實則夾入的杜軍，統是滿洲軍假冒。滿洲大貝勒

代善殺盡杜軍，得了盔甲旗幟，教軍士改裝，扮作杜軍模樣，從界藩城來應太祖，巧巧碰着兩軍惡戰，他便豎起杜字旗幟，闖入劉鈺軍中。劉鈺深入敵境，尚未悉杜軍收耗，還道來的是真杜軍，因此中計，猝被殺死。從此劉大刀已化作兩段，明朝失去了一員勇將，防邊愈覺無人。可爲朱氏一哭。

那時經略楊鎬，還因馬林敗報，飛速檄止劉鈺。李如柏兩軍，過了數日，只有李如柏領軍回來。還算是他。馬林因逃還開原後，堅守不出。是年六月，滿洲軍乘勝進攻，馬林頗効死抵禦，其後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終被滿洲軍攻破。馬林巷戰死節，開原失守，鐵嶺亦不保了。明廷御史交章劾奏楊鎬，說他喪師誤國，罪無可赦。楊鎬固無可赦，但言官亦只能以成敗論人奈何。朝命拿楊鎬入京，令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經略。

熊廷弼係湖北江夏人氏，身長七尺，素有膽略，至是奉命出京，途中聞開原失守消息，歎道：「遼廷大臣，不知邊事，一味主戰，以致如此。」遂即繕就奏摺，遣使賚京，摺中略道：

臣聞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被，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可恃，遼河亦何可守？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謹奏。

奏入，神宗報允，并賜尚方寶劍，令便宜行事。

廷弼出山海關，見難民紛紛逃來，停車細問，方知鐵嶺又失，瀋陽吃緊，居民爲避難計，因此西奔，遂用好言撫慰，令他隨回遼陽，不必驚慌。難民乃隨了前行。將到遼陽，遇着逃將數人，縛住正法，逃兵令回城贖罪。既入城，復勸告百姓一番，當即督率軍士，造戰車，備火器，修葺城池，招集流亡，復冒雪出巡，至瀋陽修城閱兵，并自製一篇痛哭淋漓的祭文，親祭陣亡將士。隨祭的軍士，都感激涕零。自有此一番振作，遼瀋得以漸固。不愧將材。又請聚兵十八萬，分守要地，任他智勇雙全的滿洲太祖，也沒法擺佈，這正是熊經略守遼的政績。有此良將，不能長用，明之亡也無疑。



滿洲太祖見遼瀋無隙可乘，便移兵去攻葉赫。葉赫主納林布祿已死，其弟金台石襲位，開滿洲軍將到城下，忙集兵保守東城，并知照西城貝勒布揚古趕緊守禦，互相援應。不幾日，滿洲軍已到，直逼東城，一攻一守，兩不相下。滿洲太祖固是能軍，金台石頗也不弱。適而城遣軍來援，被滿洲太祖分兵殺敗，追至城下，圍住西城，東城守兵望見滿洲軍已去了一半，略一寬懈，不防滿洲軍已緣梯而上，城上急擲矢石，已是不及，反被滿洲軍殘殺多人，未死的守兵，統下城逃走。金台石聞城已被陷，登臺死守，并縱火自焚屋宇。奈滿洲軍擁擠前來，一齊殺人臺中，金台石冒死突圍，猛被一箭射倒，被滿洲軍擒擊而去。全城已被滿洲太祖入城升帳，由軍士推上金台石，金台石怒氣勃勃，語多不遜，惱得太祖性起，喝令梟首。但聽金台石厲聲道：「我生前不能抗滿洲，我死後無知則已，死若有知，定不使葉赫絕種，將來無論傳下一子一女，總要報此讎恨！」願是好漢，且預爲後文伏筆。語未竟而首已落。太祖卽令多爾袞拾起金台石首級，挑在竿上，往西城招降。

西城貝勒布揚古，係布塞的兒子，布塞的女兒，曾獻與滿洲太祖爲妃，上回已交代明白，此番聞東城已被破，惶急的了不得，經多爾袞在城下招降，用了一片顧念親誼的話兒，說動了布揚古的心，又把金台石的首級，示作榜樣，威嚇利誘，不怕布揚古不拜倒馬前。布揚古降了赫丈，忘却父讎，有愧金台石多矣。西城一降，葉赫遂亡，滿洲太祖心已快慰，把從前的碑文，搬在腦後，那裏曉得二百年後，復生出一樁大禍祟呢？這且慢表，小子又要講那熊廷弼了。

熊廷弼守遼三年，人民安堵，鷄犬不驚，偏偏神宗光宗相繼晏駕，嗣位的稱號熹宗，用了一個太監魏忠賢，攪亂朝綱，暗中嫉忌熊廷弼，遣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到遼瀋閱兵。白面書生，何知軍務？這分明是遣他需索。偏這熊廷弼抗傲性成，不但沒有餽獻，抑且不甚禮貌。姚宗文甚爲怨恨，陽爲閱兵，陰已定稿，回朝後，卽結了一班狐羣狗黨，彈劾廷弼。廷弼聞知，大加嘆息，便拜本辭職。朝旨允准，換了一個袁應泰來代廷弼。

應泰是進士出身，曾升任巡撫，爲人頗是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既到遼東，見廷弼待下甚嚴，他却格外放寬，

把舊制更張了好幾條。適值蒙古大饑，部民多人寒乞食，應泰撫慰飢民，令在部下當兵，居住遼瀋二城。小不忍則亂大謀，爲此一大失著，遼瀋人民，又要遭劫了。婦人之仁，安可爲將。

這滿洲太祖滅了葉赫，正愁沒法圖遼，得了這個消息，喜不自勝，即發兵進攻瀋陽。瀋陽總兵賀世賢，忙登陴守禦，并着人飛報袁應泰。應泰剛想三路出師，規復清河撫順，得了此報，急調集諸軍，擬援瀋陽。忽一探馬來報道：「瀋陽失守，賀總軍殉節。」此處用虛寫。應泰大驚，及問明細底，方知瀋陽有蒙人內應，賀世賢爲他所賣，以致與城俱亡。這都是應泰害他。當下頓足自悔，急飭親兵搜查城內蒙民，果得了好幾封通敵書信，當即一一正法，令軍士沿城掘濠，沿濠環列火器，以便守禦。自率總兵侯世祿、姜弼、梁仲善等，出城五里迎戰。

滿洲軍前隊已到，梁仲善不分皂白，拍馬殺入。侯世祿、姜弼恐梁有失，即上前接應，不料敵兵放進梁仲善，截住侯世祿、姜弼。侯姜二人幾次衝陣，都被敵陣中射回。霎時間一聲吶喊，滿洲軍併力上前，突入明軍陣內。明軍支撐不住，望後退走。袁應泰手刃逃兵數人，仍不濟事。用真的壞處。只得退入城中，檢點軍士已喪失三分之一。侯姜二將又身負重傷，梁仲善一去不還，想總是陣亡了。火焦鬼安得復生？

袁應泰還仗着城濠深廣，分陴固守，誰知到了次日，滿洲軍已將城西大閘掘開，把濠中水一洩無餘。軍士竟渡濠攻城，分作左右兩翼，左翼兵奮勇直上，時已日暮，應泰列炬拒戰，自暮至旦，守城兵士多半傷亡，兵官牛維驥高出等，不知去向。城中大亂，翌晨，右翼兵又陸續登城，應泰避入城北鎮遠樓，邀巡按御史張銓至，流涕道：「我爲經略，城亡俱亡。公文官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岡後舉。」張銓道：「公知忠國，銓豈未知一應泰無言，拄了劍印，懸梁畢命。」還是忠臣。張銓見應泰已死，亦解帶自縊。滿洲軍上鎮遠樓，見兩人高懸梁上，就一齊解下，抬至滿洲太祖前。太祖失聲道：「好兩個忠臣！」語尚未已，但見張銓兩眼活動，尚有生氣，忙令軍士用薑湯灌救。張銓徐徐醒來，望見上面坐着一位大頭目，料是滿洲主子，便道：「何不殺我？」太祖勸他歸降，張銓道：「生作大明臣，死作大明

鬼」可敬！太祖道：「忠臣忠臣，殺之何忍？」遂縱令還署。張銓既返署中，北向辭闕，西向辭父母，復自縊死。背主事蹟者，對此曾知愧否？太祖命軍士好好埋葬。

遼陽既下，遼東附近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投降。這信傳到明廷，衆明臣又記起熊廷弼來，熹宗亦有悔意，悔已遲了，命將姚文宗創職，仍召熊廷弼還朝，出任遼東經略。廷弼上三方布置策，以廣甯一方爲陸路界口，擬用馬步軍駐守，以天津登萊二方爲沿海要口，擬各用舟師駐守。熹宗准奏，仍賜尙方寶劍，且於五里外賜宴餞行。

廷弼謝恩出朝，卽日就道，出山海關，到了廣甯，文武各官，統出城迎接，遼東巡撫王化貞亦來相見，寒暄既畢，共商戰守事宜。化貞擬分兵防河，廷弼欲固守廣甯，言下未免爭論起來。廷弼慨然道：「今日之事，只有固守廣甯一策，廣甯能守，關內外自可無虞，若分兵防河，勢單力弱，一營不支，諸營皆潰，尙能守麼？」言之甚當。化貞終不以爲然，快快而退。廷弼申奏朝廷，請實行三方分置策，化貞亦上沿河分守議。明廷依廷弼言，把化貞奏議攔起，化貞愈加不樂。廷弼又致書化貞，再言沿河分守之非，化貞不答。

歇了數天，遼陽都司毛文龍，有捷報到廣甯，說已攻取鎮江堡，化貞大喜，亟議乘勝進兵。廷弼不可，化貞徑自出奏。大略謂：「東江有毛文龍，可作前鋒，降敵之李永芳，今已知悔，願作內應，蒙古兵可借助四十萬，此時不規復遼瀋，尙待何時？願假臣六萬精兵，一舉蕩平。」與景延廣十萬橫磨劍相似。惟請朝廷申諭熊廷弼，毋得牽掣。此一奏，上廷弼已探聞消息，遂由廣甯回山海關，化貞專待朝旨，一下，指日進兵。不多日，朝使已到，令化貞專力恢復，不必受熊廷弼節制。廷弼亦受朝命，令他進駐廣陵，作化貞後援。化貞帶了廣甯十四萬兵士，渡河西進，廷弼不得已，亦出駐右屯。此時廷弼兵只有五千，徒擁經略虛名，心中憤悶已極，遂抗奏道：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遵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

借關部，外借撫道以自固！

奏上，明廷留中不發。廷弼連章數上，大旨謂：「經撫不和，特有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樞部樞部佐鬪，特有閣臣。今無望矣。」語語切直，激怒政府，正欲罷廷弼，專任化貞，不防化貞已經敗回。看官欲知化貞敗回的緣故，待小子一一敘來。

化貞率領大兵渡河，滿望得勝奏凱，第一次出兵，走了數十里，並不見敵，只得引回。第二三次，也是這般。直到五次，依舊不見一人。李永芳毫無信息，蒙古兵也沒有到來，化貞却安穩穩的過了一年。至熹宗二年正月，滿洲軍西渡遼河，進攻西平堡，守堡副將羅一貫飛報化貞，化貞亟遣游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總兵祁秉忠帶兵往援。至半途，遇總兵劉渠奉廷弼命來援西平堡，四將會師前進，到平陽橋，聞報西平堡失守，副將羅一貫陣亡，得功欲走回廣甯，劉渠、祁秉忠二人却是血性男兒，不肯中止，且欲進復西平堡，得功勉強相隨，陸續過橋，不數里，見前面塵頭大起，滿洲軍已整隊而至。劉渠、祁秉忠等忙率兵前敵，獨得功按兵不動。劉、祁二將正與滿洲軍斷殺，忽聞梆子聲響，敵軍中萬矢齊發，傷了明軍數百名。明軍方擬持盾蔽矢，後面大聲叫道：「一兵已敗了，爲何不逃？」難道兄弟們不要性命嗎？這聲一發，好像楚歌四起，人人驚惶，霎時間逃去一半。劉渠、祁秉忠捨命遮攔，已是截留不住，眼見得兵殘力竭，以死報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後面的大聲，發自何人？諸君一猜，便曉得是狼心狗肺的孫得功。該罵。得功本是王化貞心腹，化貞倚作長城，誰料他見了滿兵，嚇得心膽俱落，又恨劉、祁二公硬要爭先殺敵，因此未敢叫敗，搖亂軍心。他却早早逃回，揚言敵兵薄城，居民聞信驚惶，相率移徙出城。得功暗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縛住了王化貞，作爲贖儀，做個滿洲的大員，也自威風，就在城內紮定了兵，專待滿洲兵到，作爲內應。」化貞視他爲心腹，他却要化貞的腦袋，險極好極！

化貞尚全然不知，闔着署門，整理文牘，從容得很。忽有人排闥入道：「一事急矣，請公速行！」化貞倉皇失措，也不

知爲着何故？只是抖個不住。那人也不及細講，竟拉住化貞上馬，策鞭出城。行了數里，化貞方望後一看，隨着的是總兵江朝棟，并僕役兩人，他尙莫明其妙，只管自摸頭顱。直到了大凌河，見有一枝人馬疾驅前來，爲首的一員大帥，威風凜凜，正是遼東經略熊廷弼，寫熊廷弼處，仍不減聲色。化貞到此，方稍覺清楚，仔細一想，慚愧了不得，頓時下馬大哭。是村婦醜態，不意得之王化貞。廷弼笑道：「六萬軍一舉蕩平，今却如何？」快人快語，然却是廷弼短處。化貞聞了此言，益發號啕不止。廷弼道：「哭亦何益？熊某只有五千兵，今盡付君，請君抵當追兵，護民入關。」化貞此時，進退兩難，欲與廷弼回救廣甯。廷弼道：「遲了遲了。」語未畢，探馬來報，孫得功已將廣甯獻與滿洲，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都已失陷。廷弼急令化貞盡焚關外積聚，護難民十萬人進山海關，敗報達明京，給事中侯震陽、少卿馮從吾、董應舉等，奏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熹宗也不明功罪，卽日降旨，將化貞、廷弼拿交刑部下獄。黑關之至

當日御史左光斗，推薦東閣大學士 孫承宗，督理軍務。熹宗准奏，遂命承宗爲兵部尙書。承宗高陽人，素知兵，既受兵部職，卽上表奏道：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操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揮，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日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闕入，而徐爲恢復之計。

熹宗覽奏，深爲嘉納。喜惡不常，確有庸主狀態。是時王在晉，繼任遼東經略，請於山海關八里鋪地方，添築重關，并請歲給糧餉百萬，招撫關外諸蒙部。朝議未決，承宗自請往視，由熹宗特許，出關相度形勢，與在晉所見不合，回奏狂，晉不足恃，築重關不如築甯遠城。原來甯遠城爲關外保障，甯遠有失，山海關亦覺孤危，所以孫承宗主築甯遠，不築重關。熹宗准奏，就令孫承宗督師薊遼，照例賜尙方劍一口，由御蹕親送承宗啓行。

承宗拜辭御駕，徑至甯遠，更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爲總兵官，令游擊 祖大壽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

前屯，遂於甯遠附近築堡修城，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十頃，兵精糧足，壁壘森嚴。他在遼坐鎮四年，關內外固若苞桑，不失一草一木。偏這妒功忌能的魏忠賢，又在皇帝老子前，陰行媒孽。他起初尚想聯絡承宗，固結權勢，暗中私餽無數物品，嗣經承宗盡行却還，反抗疏彈劾。此老別有肺腸，看官！你想這魏忠賢尚肯上休麼？第一著下手，先讒殺熊廷弼，傳首九邊。冤哉枉也。第二著就泣瀝承宗，說他兵權太重，將有異圖。自此承宗迭次奏陳，大半束諸高閣，一腔熱血，無處可揮，自然不安於位。小子曾有絕句一首，以紀其事：

坐鎮邊疆見將材，四年安堵兩無猜。如何自把長城撤，甘使胡人牧馬來。  
欲知孫承宗後來情事，且待下回再說。

熊廷弼孫承宗二人，爲明季良將，令久於其位，何患乎滿洲廷弼可殺，承宗可罷，鎮遼無人，滿軍自乘間而入。明之禍，滿洲之福也。雖曰天命奪非人事，本回章法實是一篇熊孫合傳，而袁應泰王化貞等，皆陪賓也。

##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偕使傳書

却說孫承宗在遼，因朝中閣官用事，刑賞倒置，心中懊悵異常。適屆熹宗壽期，意欲借祝賀爲名，入朝面劾閣。到了聖壽前一日，偕御史鹿善繼，同到通州，忽兵部發來飛騎三道，止其入朝。承宗知計不成，急急回關，不意朝右閣黨已劾其擅離職守，交章論罪。承宗大憤，遂累疏求罷。熹宗便糊糊塗塗的許他免官，改任高第爲經略。高第一到山海關，就把關外守具盡行撤去。自弛守備，適啓戎心，又請他滿洲太祖出來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且說滿洲太祖自開孫承宗守遼，數載不敢犯，但派兵丁至瀋陽營造城池，招募良匠，建築宮殿，把瀋陽城開

了四門，中置大殿，名篤恭殿，前殿名崇政殿，後殿名清甯宮，東有翔鳳樓，西有飛龍閣，樓臺掩映，金碧輝煌，雖是塞外都城，不亞大明京闕。太祖定議移都，遂率六宮后妃，滿朝文武，齊至瀋陽，犒飲三日。後來改名盛京，便是此地。移都事畢，專着人探聽明邊消息，嗣聞孫承宗免職，改由高第繼任，正思發兵犯邊，旋接到守備盡撤的實信，頓時投袂而起，立宣號令，飭大小軍官，召集兵隊，出發瀋陽，途中一無阻擋，渡過遼河，直達錦州，四望無營壘城堡，私幸關外，可以橫行，遂命軍士倍道前進。到了甯遠城，遙見城上旗幟鮮明，戈矛森列，中架大礮一具，更是罕見之物，太祖不覺驚異起來，命軍士退五里下寨。

次日，太祖率部衆攻城，將到城下，但聽城樓上一聲鼓角，豎起一面大旗，旗中繡着一個大大的袁字，點出袁字，已有聲色。旗下立一員大將，金盔耀目，鐵甲生光，面目間隱隱露着殺氣，描寫威容，不可逼視。太祖見了此人，却暗暗稱讚英雄識英雄。

旁有一員勒呼道：「你是守城的主將麼？」城上大將答道：「我是東莞人袁崇煥，大名鼎鼎。○逐節敘來，至此始現姓名，愈爲崇煥生色。」現任殿前參政，爲國守城，不畏強敵。」三語雄壯。貝勒道：「關外各城，已成平地，只有區區甯遠，成什麼事？我勸你不如獻了城池，降我滿洲，到不失高官厚祿，否則督軍圍攻，立成齏粉，請你三思。」崇煥厲聲道：「爾滿洲屢次興兵，侵我邊界，無理已甚，吾奉天子命，來治此土，誓死守城，甯肯降你韃子麼？」一語語成金石聲。

說畢，梆聲一響，矢石雨下。太祖急率軍隊，一齊回寨。衆員勸請就此進攻，太祖道：「我看這袁蠻子，不是好惹的，我等且休養一天，來日誓拔此城。」

是夕，袁崇煥與總兵滿桂會集軍士，泣血立誓。軍士見主將如此忠誠，莫不感情。崇煥卽與滿桂分陣固守，坐待天明。鷄聲初唱，東方漸白，百忙中敘此閒文格外生采。遙聽敵營中吹起畫角，隨發礮聲，料知敵軍將來攻城，越發抖擻精神，指麾軍士不多時，敵騎蔽野而來，將近城壕，城上的矢石，如飛蝗般射去，滿軍前隊，傷亡多名，後軍復一擁而上，又受一陣矢石，傷亡無數，只是抵死不退。剛相持間，忽見滿軍中擁出一隊盾牌兵，把盾牌護住頭顱，躍過城

濠城上射下的矢石，被盾牌隔住，不生効力。這盾牌兵便聚集城脚，架起雲梯，攀援而上。崇煥急命軍士縫下大石，雜以火器，把雲梯拆燬殆盡。盾牌兵不能登城，復在城脚邊用器鑿穴。崇煥命開大砲。這大砲是西洋人所造，初入中國，當時崇煥手下只有閩卒羅立，頗能開放開崇煥命，隨即燃砲，轟然一聲，砲彈立發，把滿洲前隊的兵士，彈向空中，隨彈飛舞。可憐這滿洲韃子，未曾遇着這等利器，霎時間煙霧蔽天，血肉徧地。太祖急揮衆逃走，腳長的方逃了一半性命。奇語。衆貝勒經此利害，不願再攻，各勸太祖返駕，再圖後舉。太祖無法，只得應允。到了瀋陽，檢點軍士，喪失數千，不禁歎息道：「我自二十五歲起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不料今日攻一小小甯遠城，遇着這袁蠻子，偏吃了一場大虧，可恨可惱！」處順境者最忌逆風。衆貝勒雖百般勸慰，無奈這滿洲太祖好勝，終自納悶。古語道：「憂勞所以致疾。」滿洲太祖又是六十多歲的老人，益發耐不起憂勞，因此遂懨懨成病。到天命十一年八月，一代雄主，竟爾長逝，傳位於太子皇太極。

皇太極係太祖第八子，狀貌奇偉，膂力過人，七歲時，已能贊理家政，素爲乃父所鍾愛。滿俗立儲，不論嫡庶長幼，因此遂得立爲太子。家法未善，故卒有康雍之變。大貝勒代善等，承父遺命，奉皇太極即位，改元天聰。清史上稱他爲太宗文皇帝。詳清略明，所以標示清史也。太宗嗣位後，仍遵太祖遺志，把八旗兵隊，格外簡練，候命出發。一日，適與諸貝勒商議軍務，忽報明甯遠巡撫袁崇煥，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即位。看官！你想明清本是敵國，袁崇煥又是志士，爲什麼遣使弔賀？這却有一段隱情。待小子敘明底細。原來袁崇煥自擊退滿軍後，疏勦經略高第，撤去守備，擁兵不救之罪，朝旨革高第職，命王之臣代爲經略，升崇煥爲遼東巡撫，仍駐甯遠。又命總兵趙率教鎮守關門，崇煥欲復孫承宗舊制，與趙率教巡視遼西，修城築壘，屯兵墾田，正忙個不了，會聞滿洲太祖已歿，遂思借弔賀的名目，窺探滿洲虛實。又以滿俗信喇嘛教，并召李喇嘛借往。李喇嘛等既到滿洲，由滿洲太祖召入，相見後遞上兩道文書，與弔賀禮單。太宗披閱一周，見書中有釋怨修和的意思，便向李喇嘛道：「我國非不願修好，只因七恨未忘，失和



至今。今袁撫書中，雖欲斂兵息怨，尙恐未出至誠，請喇嘛歸後，勸他以誠相見爲是。」李喇嘛亦援述教旨，請太宗慈悲爲念，免動兵戈。太宗乃令范文程修好答書，交與部下方吉納，命率溫塔石等，偕李喇嘛赴甯遠，同見袁崇煥，當由方吉納遞上國書，崇煥展開讀之，其書云：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巡撫，爾停息兵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卽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皇考至甯遠時，曾致覆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亦無事文飾。

崇煥讀到此語，將書一擲，面帶怒容，對方吉納道：「汝國遣汝等獻書，爲挑戰麼？爲請和麼？」方吉納見他變色，只得答言請和。崇煥道：「既願請和，何故出言不遜？他且不論，就是書中格式，汝國欲與我朝並尊，謬誤已甚。今著汝回國，借汝口傳告汝汗，欲和宜修藩屬禮，欲戰卽來。本撫甯畏汝等麼？」聞其聲如見其人，說畢，起身入內。

方吉納等快快退出，卽日東渡，回報太宗。太宗卽欲發兵，衆貝勒上前進諫，說：「國方大喪，不宜動衆，現不若陽與講和，陰修戰備，俟明邊守兵懈怠，然後大舉未遲。」語雖中聽，其實是怕袁崇煥。太宗乃自草國書，命范文程修飾，仍差方吉納、溫塔石等投遞。方溫二人迫於上命，硬着頭皮，再至甯遠，先訪着李喇嘛，邀同進見袁崇煥，捧上國書。崇煥復展讀道：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明袁巡撫：吾兩國所以構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甯臣高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雲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用是昭告於天，與師致討。惟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與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並未援我，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偪我復還其人民，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

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啓，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爲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殞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境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殺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禮，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環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備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獲貂皮五穀財用產馬，我民所賴以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我遺書，種種惡言，肆我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陵僞已甚，用是與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十萬匹，爲和好之禮。旣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獲千斤醜，爾國以金十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用矢勿渝。爾卽以此言書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也。

崇煥覽畢，不由的心中愈憤，轉思遼西一帶守備尙未完固，現且將計就計，婉詞答覆，待一二年後，無懈可擊，再決雌雄。筆法變換，然必如此互寫，方顯得有膽有謀。若說得一味粗莽，便不成爲袁崇煥矣。遂命左右取過筆硯，伸紙疾書道：

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滿洲國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息兵戈，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抱爲長恨者，不佞甯忍聽之，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今欲一一辨，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十年苦戰，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甯止十人，仇讎者甯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一念

殺機，啓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闔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財用廣大，亦甯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遠天，亦汗所當酌裁也。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懷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汗勿憂美意不上聞也。汗更有以教我乎？爲望！

寫畢，視李喇嘛在旁，令他亦作一書，勸滿洲永遠息兵，兩書一併封固，遣使杜明忠，偕方吉納同去瀋陽。

過了數日，去使未回，警信紛至：一角文書，是平遼總兵毛文龍來報說滿洲入犯東江，一角文書，是朝鮮國王李倅，因滿軍入境，向明乞援。崇煥一一閱畢，立命趙率教等領了精兵，駐紮三岔河，復發水師往救東江。方調遣間，見杜明忠入帳，呈上滿洲覆書。崇煥約略一閱，大約分作三條：不敘原書，免與上文重複。第一條，是畫定國界，山海關以

內屬，明遼河以東屬滿洲。第二條，是修正國書，滿洲國主讓明帝一格，明諸臣亦當讓滿洲主一格。第三條，是輸納歲幣，滿洲以東珠、蓂、貂爲贈，明以金銀布緞爲報。崇煥道：「他犯我東江，并出兵朝鮮，一味蠻橫，還有什麼和議可言？」遂置之不答，但飭水陸各軍，趕緊出發，無奈朝鮮路遠，一時不及馳救。崇煥至此，也覺焦急，眼見得朝鮮要被兵禍了，正是

玉帛未修，殺機又促；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畢竟朝鮮能抵擋滿洲否？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全爲袁崇煥一人寫照。崇煥善戰善守，較諸熊廷弼、孫承宗，尤爲出色。初爲殿前參政，誓守寧遠，繼爲遼東巡撫，遺書議和，非前勇而後怯，蓋將藉和以懈滿軍，爲修復遼西計也。讀明史、袁崇煥傳，曾奏稱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可知崇煥之心，固非以議和爲久計者。然清太宗亦一英雄，與崇煥不相上下，書牘往還，無非虛語，讀其文，可以窺其心。

##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且說朝鮮國地濱東海，古時是股箕子分封地，後來沿革不一，到了明朝，朝鮮國王李成桂，受明太祖冊封，累年進貢，世爲藩屬。當楊鎬四路出塞的時候，朝鮮曾出兵相助。應第四回楊鎬敗還，朝鮮兵多被滿洲擒獲，滿洲太祖釋歸朝鮮，將十數人，令他遺書國王，自審去就。此番太祖逝世，朝鮮國亦未嘗差人弔問，太宗卽位半年，方欲出兵報復，適值朝鮮人韓潤鄭梅，得罪國王，逃入滿洲，願充嚮導。虎狼可恨！太宗遂命二貝勒阿敏爲征韓大元帥，當日點齊軍馬，逐隊出發。臨行時，阿敏入辭太宗。太宗道：「朝鮮得罪我國，出師聲討，名正言順。只是明朝總兵毛文龍，蟠踞東江，遙應朝鮮，不可不慮。」阿敏道：「依奴才愚見，須兩路出師。」太宗道：「這且不必。」就向阿敏耳邊授了密計，虛寫阿敏領命去了。

探子報到東江，說是滿洲兵入犯，這東江是登萊海中的大島，一名叫作皮島，島闊數百里，頗踞形勢。自從明都司毛文龍招集遼東逃民，隨時教練，建築設防，遂成了一個重鎮。明朝封他爲平遼總兵，他心中也自得意。有時出攻滿洲，互有勝負，他却屢報勝仗，取死之由。此次聞滿洲兵入犯，急忙發兵出防，一面向甯遠告急。其實滿洲兵此來，並非欲奪東江，不過是聲東擊西的計策。點明太宗密授之計，文龍只知固守東江，嚴防海口，不料滿洲軍已紛紛渡過鴨綠江，直攻朝鮮的義州。及袁崇煥調發水師，到了東江，滿洲太宗恐明兵窺破虛實，就親自出巡，到遼河左岸紮了好幾天的營寨，實在也是虛張聲勢，牽制甯遠的援兵。太宗確是能手。

那時滿洲軍入攻朝鮮，勢如破竹，初陷義州，府尹李莞被殺，判官崔明亮自盡。隨後又攻破定州，佔據漢山城，任情殺戮，到處搶劫，嚇得朝鮮兵民屁滾尿流。微詞這朝鮮國王李倧，一向靠着明朝的威勢，偷安半島，韓人終歸無

登。此次聞滿軍進攻，邊要盡失，正驚慌的了不得，忽有一大臣來報，安州又失，滿軍已長驅到國都，急得李倬目瞪口呆，如死人一般。還是這位大臣有點主見，一請遣使求和，一請國王速奔江華島。原來這江華島在朝鮮內海中，四面環水，稱作天險。李倬聞了此言，忙召集妃嬪，踉蹌出走，隨命大臣修好國書，遣使求和。朝鮮使到滿營，被阿敏訓斥一頓，不允和議。嗣經貝勒濟爾哈朗等，與阿敏密商，以明與蒙古兩路相伺，國兵不應久出，彼既乞和，不若就此修好，收兵回國。阿敏迫於衆議，方語朝鮮使臣，令他謝罪訂約。朝鮮使纔應命而去。

阿敏又發令進攻都城，諸貝勒復入帳諫阻，阿敏不從。帳後來了李永芳，也抗言進諫，被阿敏拍案大罵，斥他降臣走狗，不配與議。該罵說得永芳面紅耳赤，啞口無言。真心發現了當下將令如山，莫敢違拗，便拔寨前進，直指平山。看官！你道這阿敏執意進兵，是爲何故？他自領兵攻入朝鮮，戰無不克，沿途擄掠，得了許多子女玉帛，金銀財寶，他想朝鮮都內總還要繁華一點，趁此攻入，搶一個飽，豈不是大大的一樁利市麼？書龍點睛滿軍既到平山，離朝鮮國都不遠，阿敏擬夤夜入城，忽報朝鮮國王遣族弟李覺求見。阿敏召入，見李覺獻上禮單，內開馬百匹，虎豹皮百張，棉紬布四百匹，布萬五千匹，不由的喜動眉睫，令軍士檢收。便遣副將劉興祚，偕李覺同往，并囑興祚道：「若要議和，總須待我入都。」念茲在茲興祚告辭出帳，帳外已立著貝勒濟爾哈朗，與興祚密談許久。興祚點頭會意，遂隨李覺赴江華島去了。故作疑團，惹人索解。

且說阿敏自遣劉興祚後，仍飭軍士攻城，軍士雖不敢不去，却只在城下鼓噪，並沒有什麼大舉動。接連好幾日，仍未攻入，惱得阿敏性起，日夕冒罵不休。濟爾哈朗等婉言解勸，沒奈何耐住性子。一日，又擬親督攻城，適值劉興祚回來，先見了濟爾哈朗，說明朝鮮已承認貢獻，現偕李覺同來訂約。濟爾哈朗道：「如此便好訂盟。」興祚道：「須稟過元帥。」濟爾哈朗說是不必。興祚道：「倘元帥詰責，奈何？」濟爾哈朗微笑道：「有我在，不妨。」胸有成竹。便召李覺進見，與他訂定草約，隨後入見阿敏，說已定盟。阿敏怒道：「我爲統帥，如何全未報知？」濟爾哈朗道：「朝

鮮已承認貢獻，理應許和，何苦久勞兵衆？」阿敏道：「你許和，我不許和。」編氣攻心。濟爾哈朗仍是微笑，忽帳下來報道：「聖旨到，請大帥迎接！」阿敏急令軍士排好香案，率大小官員出帳跪迎。差官下馬讀詔，內稱：「朝鮮有意求和，應即與訂盟約，尅日班師，毋得騷擾。」阿敏無奈，起接聖旨，餞送差官畢，方把盟約簽字，暗中却埋怨濟爾哈朗料知此番旨到，定是他秘密奏聞。從阿敏意中想出，以便洞應上文。他要硬做名譽，箝制咱們，咱們偏要擄掠一回，就暗囑咐親信軍隊，四出搶奪，又得了無數子女玉帛，金銀財寶，滿載而歸。只苦了朝鮮百姓。

李覺隨了滿兵入朝，滿主太宗出城犒軍，與阿敏行抱見禮，便賜阿敏御衣一襲，諸貝勒馬一匹。李覺隨即叩見，命他起坐，并賞他蟒衣一件，大開筵宴，封賞各官。過了數天，李覺回國去了。

太宗既征服朝鮮，遂壹意攻明，傳令御駕親征，命貝勒杜度、阿巴泰居守，自己帶領八旗，由貝勒德格純、濟爾哈朗、阿濟格、岳托、薩哈庸、豪格等作爲前隊，攻城諸將，攜着雲梯、盾牌，並囊駝負着輜重，作爲後隊。前呼後擁，渡過遼河，向大小凌河進發。

是時遼東經略王之臣，與崇煥不睦，明廷召還之臣，命崇煥統領關內外各軍。崇煥聞滿兵又來犯邊，急令趙率教率師往援。率教到了錦州，由探馬報說：「大凌河已陷。」率教急命軍士濬濠掘塹，多運矢石上城，復遣人向甯遠告急。次日，忽來明兵一、二千人，在城下大叫開門。率教上城探視，問所自來。城下兵士答稱從大凌河逃至。率教見他無狼狽情形，竟喝聲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叫汝等臨陣逃走麼？汝等既負了朝廷養之恩，還有何顏入城見我？」義詞激。說畢，城下兵士尚譁譟不已。率教拈弓搭箭，射倒兵目一人，并厲聲道：「汝等再如此喧嚷，教你人人這般。」於是城下兵士一聞而散。原來這等兵士，有一半是被滿兵獲住的明軍，有一半是滿兵僞服漢裝，冒充明軍來賺錦州。幸虧率教窺破，不中他計。寫趙率教機智。率教下城，暗想：「滿主詭計，雖已瞧破，然明日必來猛攻，現在守兵不足，援師未至，倘有疏虞，如何是好？」躊躇良久，忽猛省道：「有了！」當命親卒請欽差紀用商

議。

紀用本是明廷太監，因鑽入魏闈門路，得了巡視錦州的差使，太監也預軍事，實是明朝氣數。不料滿兵前來，一時不能出城，正在着急，聞率教相請，勉強出來應酬。率教與他耳語一番，紀用本來沒用，只好答道：「遵命！」率教大喜，遂修好文書，由紀用署名，差人齎往滿營。滿洲太宗閱畢，問道：「爾是紀欽差遣來的麼？」明使答道：「是。」太宗道：「紀欽差既欲求和，可出城面陳衷曲。爾邊將平日欺我，我正思與爾欽差言明，轉奏爾主，就使攻破爾城，我亦不妄加殺害。紀欽差可自立記號，別居他所，免致誤傷。」說罷，令差官回報。率教聞命，差官再往滿營，傳說：「明日當出城議和。」明日紀用不出。又次日，滿營遣書詰責，率教令紀用優待來人，設詞延約。接連三日，太宗未免動疑，夜睡時輾轉不寐，忽心中猛悟，披衣起坐道：「錯了，錯了，我中他計了！」到底聰明，然亦晚矣。原來率教令紀用求和，分明是緩兵之計，他要紀用出名，一面是陽爲推崇，使紀用心歡，一面因太監署名求和，易使敵人相信，待至滿洲太宗窺破兵謀，援師已到城下，這正是趙率教的機智。極力褒獎。

是夕，滿洲太宗即傳集軍士，晝夜薄城，一聲響，栗三軍齊動，直向錦州城撲來。遲了。趙率教也曾防着這一層，日夜留心，猛聽得遠遠角聲，料是滿營出發，忙上城指麾守兵，四面防守。霎時間滿軍已到，急麾衆齊擲矢石，滿軍受傷頗多，忽向城西聚集，抵死猛攻。城上守兵，亦分隊來援，滿兵少却。此時天色黎明，兩造軍士，都有倦容，驀見滿軍後面，隊伍自亂，隱約露出明軍旗幟。率教見援軍已到，一聲號，開城出攻，滿軍前後受敵，只得突圍而退，且戰且走。明軍趁勢會合，併力追殺，約五里許，方鳴金收軍而去。這一陣，殺得滿軍七零八落，幸虧太宗素有約束，不致全軍潰散。語有分寸。

太宗見明軍已退，紮住營，遣人至瀋陽調發軍隊，報恨洩忿。不多日，瀋陽兵到，太宗令新軍作了前鋒，乘夜間寂靜時候，偷越錦州，去襲甯遠。也是妙計。此時正是仲夏，天氣草木陰，蟲聲嘈雜，滿軍銜枚疾進，直達甯遠城北。

岡，太宗先上岡瞭望，見城上旌旗不整，刁斗無聲，便命軍士倚岡下寨。衆貝勒請速攻城，太宗道：「這是袁蠻子駐守的城池，難道沒有防備麼？」此中必有詭計。」也自精細。立營未定，忽西北來了一彪人馬，挂着袁字旗號，疾驅而至。太宗命軍士迎敵，兩邊混戰起來。不一時，明軍望後而退，太宗乘勢追趕，將到城下，忽刺斜裏殺出一員大帥，手執令旗，指揮殺敵。這人非別，正是統轄關內外的袁崇煥。此老復出現。他自錦州開仗，便防着滿軍分襲甯遠，是日由密探報知，便令城內掩旗息鼓，誘引滿兵攻城，他却分兵兩路，埋伏左右，俟滿軍一到，出來夾擊，偏偏太宗倚岡立寨，逗軍不進。崇煥見此計不中，就暗令左翼兵上前挑戰，自己尙埋伏城右。此次太宗却上他的當，追趕前來，他就從右側殺出，橫截滿軍。被追的明軍，又轉身奮鬪。太宗忙分兵抵禦，可奈明軍越戰越勇，看看有些支持不住，猛見袁崇煥帶領諸將，衝入中軍，太宗急命阿濟格、薩哈廉等，上前抵敵。阿薩二人，正奉命出戰，不防一矢前來，正中阿濟格右肩，險些兒落下馬來，幸虧薩哈廉猛力救護，阿濟格方逃入軍中。太宗見阿濟格受傷，別令部將瓦克達，率精兵接應薩哈廉，一面令軍士向後漸退。崇煥被薩瓦二人牽制，不及追趕。太宗退軍數里，檢點軍士，已喪失不少。只薩瓦二人未回，待了好多時，始見二人身負重創，帶著殘兵，踉蹌奔還。太宗咬牙切齒道：「這個袁蠻子，真正利害！怪不得先考在日，也吃一場大虧。此人不除，那裏能奪得明朝江山？」爲後文伏筆。當下令濟爾哈朗斷後，把敗軍徐退錦州。滿軍雖敗，仍有節制，寫太宗亦是寫袁崇煥。崇煥聞滿軍退去，料想太宗定有準備，也收兵不追。

太宗過了錦州，仍令後隊猛攻一番，這是假作攻勢，以進爲退之計。自己却排齊隊伍，一隊一隊的退歸瀋陽。話分兩頭，單說袁崇煥逐退滿軍，遣使告捷，滿望明廷降旨敕功，不料朝旨下來，反斥他不救錦州之罪。真正昏昏。崇煥接旨大憤，卽上表乞休。聖旨准奏，仍命王之臣代崇煥滿洲。太宗探得此信，方額手稱慶，意圖再舉，只因兵士新敗，不得不休養一年，擬至來歲出兵。到了冬季，探報明熹宗崩，皇五弟信王嗣位，魏忠賢伏誅，太宗尙不介意。至明崇禎元年四月，探報袁崇煥復督師薊遼，太宗頓足道：「我剛想發兵攻明，如何這袁蠻子又來了？」看官，你道袁崇煥



如何再出督師？原來崇煥免官，都由魏忠賢暗中反對，至崇禎帝嗣位，開手便放戮魏園，召用袁崇煥。崇煥陛見時，崇禎帝問他治遼方略，他却奏稱假臣便宜，五年可復全遼。未免自夸。當時給事中許譽卿已說他言過其實。崇煥復奏稱五年以內，戶部發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遣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能濟事。但恐一出國門，便成萬里，怎能妒功的人，即不明聖臣肘，亦能暗亂臣謀云云。崇煥之言，雖確中時弊，然語近要挾，後來勳帝之疑實伏於此。崇禎帝爲之動容，援爲兵部尚書，賜尚方劍，命他即日啓行。

崇煥到了關上，復繕摺奏稱恢復之計，應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着，和爲旁着，法在漸不在驕，在實不在虛，願至尊任而勿貳，信而勿疑，毋偏聽左右，毋墮敵反間等語。崇煥所慮在末二語，乃後文偏如所料，令人長嘆。奏上，復由崇禎帝優詔褒答。崇煥方漸漸放心，遂將關內外緊要地方，修城增堡，置戍屯田，不到一年工夫，已有成效，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入。

那時滿洲太宗聞了這信，不敢輕動，只自嗟嘆不已。光陰易過，轉眼間便是明崇禎二年，滿洲國天聰三年，編年亦不可少。太宗無聊已甚，并恐軍心懈怠，時常出獵校閱，既便消遣，又資蒐討。到了初秋，太宗正出獵回來，有親卒報道：「明朝來了兩員將官，說是到我國投降，現有名單在此。」太宗接單一閱，寫着孔有德、耿仲明二名。太宗遲疑一回，便召貝勒多爾袞及內閣學士范文程入帳，將名單與他傳閱。多爾袞道：「恐是明朝奸細。」范文程道：「聞他不帶兵馬，只有兩個光身子，何必懼他？不如召他進來，一問便知。」太宗點頭稱善，即命手下召入二人入見。太宗即伏地大哭，正是：

窺遼方慮名臣在，  
作偃偏逢降將來。  
未知二人何故願降，且看下回便知。

滿洲太宗確係能手，觀其擊東擊西，征服朝鮮，其兵謀不亞乃父。朝鮮一失，明之左臂已斷，袁崇煥雖智，至此亦窮於應付。

然滿軍出攻寧錦，袁超一將計却強敵，滿洲太宗亦遭敗衄，可見明有袁崇煥，遼西未易動也。是故國家不可無良將。至五年復遼之語，雖近虛夸，要不得爲崇煥咎。滿洲所畏者惟崇煥一人而已。本回寫滿洲太宗處，即是寫袁崇煥。

## 第七回 爲敵作僂滿主入邊 因間信讒明帝中計

卻說孔耿二明將，見了滿洲太宗，伏地大哭。太宗問爲何事，二人奏道：「臣等都是東江總兵毛文龍部將，因袁崇煥督師剿遼，無故將我毛帥殺死，懇求大皇帝發兵攻明，替毛帥報仇。」袁崇煥殺毛文龍事，從明朝二降將口中說出，香却無數筆墨。臣等願爲前導，雖死無恨。」朝鮮有韓潤鄭梅，明朝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何虎儂之多也。原來毛文龍蟠踞東江，素性倔強，崇煥恐他跋扈難制，借閱兵爲名，誘文龍往迎。文龍見了崇煥，語多傲慢。崇煥便賺文龍登山閱兵，帳下伏了軍士，把文龍拏住，數他十二大罪，請出尙方劍，將文龍斬首。這孔耿二人，統認文龍爲義父，因文龍被殺，隨即逃往滿洲，甘作虎儂。爲私滅公，二人可誅。太宗道：「照汝等說來，是真心投降麼？」二人便設誓道：「如有異心，神人殛之！」太宗道：「汝二人欲我報仇，也可代爲出力，但山海關內外，有袁崇煥把守，不易進取，汝等可有良策否？」二人沈吟許久，耿仲明先開口道：「關內外不易得手，何不遶道西北，從一龍井關攻入？」太宗道：「龍井關在何處？」孔有德接口道：「龍井關是明都東北的長城口，此去須經過蒙古，方可沿城入關。此關若入，便可向洪山大安二口，分路進搗，直入遼化，遼化一下，明京便搖動了。」彷彿三國演義中張松獻益州地圖。太宗喜形於色，便道：「汝等願作嚮導麼？」二人齊聲稱願，旁閃出多爾袞道：「二將棄逆歸順，正是識時俊傑，但二將前來，曾被明廷察覺否？」二人齊聲答道：「我等潛蹤而來，不但明廷未知，連關上的袁崇煥也未必曉得。」多爾袞道：「既如此，請爾等速還登州。」太宗道：「我要他作攻明的嚮導，你如何教他速還登州？」此事我亦要問。多爾袞道：「我軍此次攻明，料非一二個

月可以回國，若被袁崇煥聞知，從登萊調遣水師，潛入我境，豈不是顧彼失此？好在二將前來，彼尚未曉，現仍回據登州，陽順明朝陰助我國，倘袁崇煥令他攻我，我可逗留勿進，若差了別將，他可預先報知，以便堵截，豈不是好？太宗道：「好是好的，但無人導入龍井關，奈何？」多爾袞道：「蒙古喀爾沁部已歸順我國，我軍到了蒙古，擇一熟路的作了嚮導，便可入龍井關。從前蒙古嘗入貢明廷，豈無人熟識路徑？」太宗大喜，便手指多爾袞對孔耿二人道：「這是皇弟多爾袞，足智多謀，計出萬全，現請汝等依了他計，仍回登州，祕密行事，將來爲我立功，不吝重賞。」孔耿二人領命去訖。多爾袞此計，仍是未信孔耿二人，意欲借此試二人虛實，用心更細，設計更險。○明史崇禎四年，載登州游擊孔有德叛事，此處尙是崇禎二年，故有此斡旋之筆。

是年十月，太宗親率八旗勁旅，大舉攻明，方欲啓行，聞報蒙古喀爾沁部遣台吉布爾鳴圖入貢。太宗接見，就問龍井關路徑，曾否認識？布爾鳴圖道：「奴才數年前曾去過一次，略識路程。」太宗卽令他作爲嚮導，頓時滿城文武，除居守外，盡隨駕出發。戈鋌耀日，旌旗蔽天，一程行一程，一隊過一隊，迴環曲折，越水穿林，在途中過了數天，方到喀爾沁部，喀爾沁親王迎宴犒勞，不待細說。

太宗卽日抵龍井關，關上不過幾百名守卒，見滿洲軍蜂擁而來，都嚇得魂飛天外，四散逃去。滿軍整隊而入，遂分兩路進攻，一軍攻大安口，由濟爾哈朗岳托爲統領，共四旗；一軍攻洪山口。太宗親率四旗兵隊，連夜進發。此時明軍專防守山海關，把大安洪山二口視作沒甚要緊的區處，空空洞洞，毫不設備。一任滿軍攻入，浩浩蕩蕩的殺奔遵化州。

明廷聞警，飛檄山海關調兵入援，總兵趙率教奉檄出兵，星夜前進，到了遵化州東邊，地名三屯營，望見前面密密層層的都是滿軍，把三屯營圍得鐵桶相似。率教自顧部衆不及他四分之一，眼見得不是對手，只是忠臣不怕死，有進尺，無退寸，當下激厲將士，分爲數隊，吶喊一聲，竟向滿軍中衝入。滿軍見有援師，讓他入陣，復將兩面的

兵合裏攏來，把率教困在垓心。率教全無懼怯，率衆血戰，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自辰至午，也殺了滿軍多名。爭奈滿軍越來越衆，率教只領着孤軍，越戰越少，滿望城中出兵相應。誰知寂無聲響，又復死戰多時，看看日光已暮，不由的情急起來，索性拍馬當先，殺開一條血路，直奔城下，大聲叫道：「開城！城上亂下矢石，率教大叫道：「我是山海關總兵，來援此城，請速放入！」但聞城上守兵答道：「主將有令，不論敵兵援兵，一概不得入城。」率教此時已身受重創，至此進退無路，視部下殘兵，亦受傷過半，不能再戰，便下馬向西再拜道：「臣力竭矣。」把劍自刎而亡。可敬可悲。

那時滿兵已逼到城下，把殘兵掃得精光，不留一個，當即乘勝登城。城中守將朱國彥，只守着閉關的主見，不納援軍，害得趙率教自刎身亡，到了滿軍登城，他已無能抵禦，忙回署穿好冠帶，望闕叩頭，與妻張氏並投縊畢命。愚不可及。

滿軍奪了三屯營，又攻遵化，巡撫王元雅晝夜巡守，滿軍豎起雲梯，四面進攻，守兵措手不及，被滿軍一擁而上。王元雅以下文武各官，統同殉節。滿洲太宗入城，命軍士檢埋元雅屍首，殺牛犒飲，慶賞一天。翌日即率師進發，所過皆墟。不到一月，薊州三河順義通州等處，都被滿軍佔踞，乘勝直到明都城下。明廷大震，幸虜關上滿桂帶兵入援。滿桂也是明朝有名的猛將，見滿軍大至，亟麾兵迎戰。兩軍廝殺了半日，不分勝負。忽城上放了一聲大砲，彈丸四迸，烟霧蔽天，滿軍霎時馳退，滿桂軍猝不及防，反被打傷了數百名。滿桂也中了一彈，冤枉得很！

太宗收了兵馬，就在城北土城關的東面紮定了營，令明日奮力攻城。忽見貝勒豪格及額駙恩格德爾兩人，匆匆走入道：「袁崇煥又來了。」太宗驚道：「袁蠻子當真又來麼？」所留意者此人。原來明京自滿軍深入，飛詔各處迅速勤王，袁崇煥奉旨，立遣趙率教滿桂等率軍入援，自己亦帶領祖大壽，何可綱兩總兵，隨後啓程。所過各城，都留兵駐守。及到明京，各道援師，亦漸漸雲集。崇煥入見崇禎帝，帝大加慰勞，命他統率諸道援師，立營沙河門外。

與滿軍對壘。滿洲 太宗聞崇煥又至，不覺驚嘆失聲。豪格及恩格德爾見太宗不悅，便仗着膽道：「袁蠻子沒有三頭六臂，何故畏他？他現在率兵初到，未免勞苦，趁此機會，却他營寨，何愁不勝？」太宗道：「汝言雖是，有理，但袁蠻子饒智有略，甯不預先防備？汝等既願劫營，須處處防他埋伏。左右分軍，互相策應，方是萬全之策。」可謂小心。豪格等應命出兵。

這時滿營在北，袁營在南，由北趨南，須經過兩道隘口。恩格德爾自恃勇力，一到右隘，就帶了本部人馬，從隘口進去。國葬可笑。豪格一想，彼從右入，我應從左進，但若兩邊都有埋伏，那時左右俱困，不及救應，豈不是兩路失敗麼？現不若隨入右隘，接應前軍爲是。虧此一想。便命軍士隨入右隘，起初還望見恩格德爾的後隊，及轉了幾個灣頭，前軍都不見了。正驚疑間，猛聽得一聲號砲，木石齊下，把去路截斷。豪格料知前面遇伏，忙令軍士搬開木石，隊急進。幸喜山上沒有伏兵，下來尚能疾行無阻。行未數里，見前面聚着無數明軍，把恩格德爾圍住。恩格德爾正衝突不出。當由豪格催動前騎，拼命殺入，方將明軍漸漸殺退，保護恩格德爾出圍。非寫豪格實寫袁崇煥。隨令恩格德爾前行，自己斷後，徐徐回營。明軍見有援應，也不追趕。

恩格德爾回見太宗，狼狽萬狀。太宗道：「袁蠻子正是利害，奴才中了他計，若非貝勒豪格相救，定然陷入陣中，不能生還。」太宗道：「我自叫你格外小心，你如何這等莽撞？本應治罪，念你一點忠心，恕你一次。」恩格德爾叩首謝恩，又謝過了豪格。太宗道：「袁蠻子在一日，我們憂愁一日，總要設法除他方好。」令軍士分頭出哨，嚴防襲擊。

當夜無話，次日滿洲探馬，來報敵營豎立棚木，開濠掘溝，比昨日更守得嚴密了。太宗道：「他是要與我久持，我軍遠道而來，糧餉不繼，安能與他相持過去？」當即開軍士會議，文武畢集。太宗令他們各抒所見。諸將紛紛獻議，或主急攻，或主緩攻，或竟提出退師的意見。太宗都未愜意。旁立一位文質彬彬的大臣，一言不發，只是微笑。別

不成算。

太宗望着，乃是范文程，便問先生有何良策？文程道：「有一策在此，此刻不可洩漏，容臣秘密奏明。」太宗即命文武各官，盡行退出，獨與文程秘密商議。帳外但聽得太宗笑聲，都摸不着頭腦。是何妙計？看官試一猜之！好一獻文

程亦出帳而去。過了一天，傳報明京德勝門外，及永定門外，遺有兩封議和書，係是滿洲太宗致袁崇煥的。疑案一

又過一天，滿軍捉住明太監二名，太宗不命審問，就令漢人高鴻中監守。疑案二又過一天，滿軍退五里下寨。疑案三

又過一天，高鴻中報明太監脫逃，太宗也不去罪他。疑案四又過一天，高鴻中面帶喜色，入報明督師袁崇煥下

獄，總兵祖大壽何可綱奔出關外去了。疑案五太宗道：「范先生好似一個智多星，此番得除掉袁蠻子，真是我國

一椿大幸事。

看官！你道這位神出鬼沒的范先生，究竟是何妙策？說將起來，乃是兵書上所說的反間計。原來明京兩門外的議和書，都是范文程捏造情由，遣人密置守門的兵目，得了此書，飛報崇禎帝，崇禎帝便命親近太監，出城訪查。不料途中伏着滿兵，被他拏去兩名。這兩名太監，拏入滿營，由高鴻中監守。高係漢人，與明太監言語相通，漸漸說得投機，非但不加刑具，并且好酒好肉的款待。是夕，鴻中與二太監酣飲，有一兵官模樣，入會鴻中，見二太監在座，慌忙退出。鴻中假作酒醉，忙起座追出門外，與兵官密談。二太監見無人在座，便掩到門後竊聽，模模糊糊的，聽得袁崇煥已經允議，明晨我兵退五里下寨。末後這一語，是休令明太監聞知。言畢，匆匆逕去。二太監以目相視，忙即回座，鴻中亦入門再飲數巡，說是要振擋行李，恕不陪飲。鴻中別去，二太監趁這時光，走出帳外，見帳外無人把守，便一溜煙的跑回明京，詳稟崇禎帝。崇禎帝因崇煥擅殺毛文龍，已自不悅，及聞了私自議和的消息，便召見崇煥，責他種種專擅，立命錦衣衛縛置獄中。總兵祖大壽何可綱，聞主帥無故下獄，頓時大憤，率兵馳回山海關。你想滿洲太宗得了此信，有不格外喜懼麼？

城真正可嘆！

陳平問范增，周瑜弄蔣幹，都是這般計策。崇禎帝號稱英明，應亦曉明史事，乃竟墮入奸計，自壞長

明軍失了主帥，驚惶的了不得。偏這滿洲太宗計中有計，不乘勢攻打明京，反向固安良鄉一帶，去游弋了一回。明廷還道是滿兵退去，略略疏防，不料滿兵復回轉北京，直逼蘆溝橋。此時守城大將，只有滿桂一人，還靠得住。此外都是酒囊飯袋，全不中用。崇禎帝封滿桂爲武經略，屯屯南安定二門，統轄全軍，一面命各官保薦人才。恰好一個大將才，鍾離獄中還要人才何用。當由庶吉士金聲保薦兩人，一個是游僧申甫，想是會念退兵咒。一個是翰苑出身劉之綸。崇禎帝立刻召見，適劉之綸未曾在京，應召的只有申甫一人。陛見時問他有何才具，申甫答稱：「能造戰車。」當場試驗，頗覺靈動，遂擢他爲副總兵，令他招募新軍，即日赴敵。急時抱佛腳，有何益處。申甫奉了上命，就在京中開局招兵，所來的無非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識的僧徒，全然不曉得臨陣打仗的格式，冒冒失失的領了出城，戰車在前，步兵在後，大喊一聲，向滿營衝將過去。滿軍守住營寨，全然不動，前面的戰車，也在途中停住了。驀聞滿營中一聲戰鼓，把寨門一開，千軍萬馬，擁殺過來，申甫還催戰車急進，怎奈推車的人，早已不知去向。滿軍將戰車盡行撥倒，提起大刀闊斧，殺入明軍，好像削瓜切菜一般。這等游手僧徒，只恨爹娘少生兩腳，沒命的奪路亂跑。申甫也轉身逃走，不到數步，被一滿員趕到，刀起頭落，把申甫一道魂靈，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調侃得妙。

崇禎帝聞申甫敗死，越加惶急，命滿桂出城退敵。滿桂奏言衆寡懸殊，未可輕戰。偏這明廷的太監，日日慫恿崇禎帝，催令速戰。是滿桂催命符。○崇禎帝既誅魏胤，如何尙用在寺中令人難解。滿桂只得督領兵官孫祖壽等，出城三里，與滿軍搏戰。這場廝殺，與申甫出戰，全然不同，兵對兵，將對將，賭個你死我活，自早晨起，竟殺得天昏地黑。敵滿桂處亦是不苟。滿洲太宗見部隊戰明軍不下，想了一計，令侍衛改作明裝，就夜黑時混入明軍隊裏。滿桂不防，誤作城內援兵，不料這偽明軍專殺真明軍，一陣騷擾，明軍大亂。可憐這臨陣慣戰的滿桂，竟死於亂軍之中。滿桂又死，明其危矣。滿軍大獲勝仗，個個想踴躍登城，不意太宗竟下令退軍，弄得衆員勸都疑惑起來，小子且停一停筆，先謔成一詩，以紀其事云：

大好京畿付劫灰，強胡飽掠馬方回，誰云明社非清覆，內訌都從外侮來。  
畢竟滿洲太宗何故退軍，請到下回交代。

袁崇煥殺毛文龍，後人多議其專擅，愚意不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况崇禎帝固許其便宜行事乎！惟文龍被殺部下多投奔滿洲，甘爲虎俵，遶道入塞，不得謂非崇煥疎忽之咎。然勤王詔下，即兼程前進，忠勇若此，而崇禎帝多疑好猜，竟信閹豎之讒，誤墮敵人之計，崇煥下獄，滿桂陣亡，明之不亡亦僅矣。讀此回令人嗟嘆不置。

##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璽稱尊

却說滿洲太宗下令退軍，衆員勸都來諫阻，太宗把意見詳述一番，說得衆員勸個個嘆服。原來太宗的意思，恐師老日久，有前無繼，轉犯兵家之忌。就使乘勝攻城，應手而下，也是萬不能守。一旦援軍四集，反致進退兩難，所以決意離京，把幾輔打擾一番，擾得他民窮財盡，激起內亂，方好乘隙而入，唾手奪那明室江山。這正是顛肆以敵的計策。確是妙算。當下率領全軍退至通州，是時已天聰四年了。點目到通州後，復渡河東行，克香河，陷永平，將到遵化，忽見前面有明軍攔住，歷歷落落的砲彈，向滿軍打來。太宗方令軍士退後，猛聽得豁喇一聲，明軍這邊的大砲，無故炸開，弄得自己打自己。太宗趁這機會，再令軍士向前猛進，此時明軍已紛紛自亂，那裏當得住滿軍。只是這位統兵大員，偏不肯逃走，麾軍士拼命攔截，自辰至酉，明軍已矢盡力窮，這統兵大員，中了滿兵兩箭，墜馬身亡。看官，你道這明將是誰？就是金聲保薦的劉之綸。平日常研究武備，嘗借貸百金，造成木質大砲，又造獨輪車，偏箱車，獸車，都是輕便利用，因開崇禎帝召見的信息，蚤夜到京，人奏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聞得滿營齊退，之綸誓師出追，到了通州，聞滿軍東去，料他必取道遵化，退出關外，遂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二人，尾滿軍後，



趨向永平，自己由間道到遵化，截滿軍歸路，與馬吳兩總兵前後夾攻。計亦甚善。誰知馬吳兩人違約不追，之綸只領了一支孤軍，駐紮娘廟山。待滿軍到來，兩邊相較，已是衆寡不敵。偏這大砲又炸，越加危急。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怒道：「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若不勝，願死，敢言退者斬。」好漢子。到了矢盡力窮的時候，之綸見不可支，大呼道：「死死負天子恩！」急解佩印付給家人道：「持此歸報朝廷。」不一時，即被滿軍射倒。又死了一個忠臣。所剩殘兵，霎時間一掃而空。

太宗復領兵攻陷遷安灤州，進至昌黎，却由該縣左應選，率兵民固守，連番進攻，都被擊退。倒難爲他。尋聞明廷復起用孫承宗，代袁崇煥守山海關，恐他遣將前來，截斷歸路，遂匆匆的收兵回國。既至國都，文武各官，都上表慶賀，惟太宗猶有憂色。衆貝勒各來進問，太宗道：「袁蠻子雖已下獄，終究未死，倘或赦罪出來，又要與我國做死對頭，所以放心不下。待他死了，汝等賀我未遲。」過了數日，偵察明京大事的探子，密書馳報，略說：「袁崇煥已經磔死，連家產亦被籍沒。」太宗方欣然道：「難得此公已死，咱們可長驅入明了。」自拆股肱，適以利敵。是時范文程在旁，太宗復顧着道：「這是范先生第一功。」文程道：「崇煥雖死，承宗尚在，山海關尚未易下。」太宗道：「待來年再行圖他，只是明兵慣用大砲，我國恰無此火器，須趕緊製造，方可攻明。」文程道：「這正是最要緊的事情。」遂招募工匠，鑄起紅衣大砲，命軍士沿習燃放。

轉瞬間又是一年，衆貝勒復請攻明，太宗約以秋高馬肥，方可進兵。是時孫承宗督師關上，收復灤州遷安平遵化四城，復整繕關外舊地，軍聲大震。怎奈來了一個邱禾嘉，做了遼東巡撫，偏與承宗意見不合。狹路相逢，無非冤家。承宗議先築大凌河城，以漸而進，禾嘉恰要同時築右屯城。工程日久，兩城都未曾完工，滿軍已進薄城下，這是天聰五年八月內的事情。

太宗帶領精騎，到了大凌河，掘濠豎棚，四面合圍，令貝勒阿濟格等率兵往錦州，遮擊山海關，援兵。邱禾嘉聞

滿軍已至，急率總兵吳襄、宋偉等，自甯遠趨錦州。是時阿濟格軍向在中途，錦州城下，未見敵人蹤迹。禾嘉令吳襄、宋偉率兵進發，到長山口，遇着滿軍，彼此交戰，不分勝負。兩邊鳴金收軍，各紮住營寨，准備明日廝殺。是夕，滿洲太宗亦到阿濟格營內，親自督戰。次日，天色微明，滿兵已張開兩翼，向明營撲來。明總兵宋偉，堅壘不動。滿軍連衝數次，都被宋偉的營兵槍砲打回。宋偉亦能太宗命轉攻吳襄營，吳襄忙令營兵齊放槍砲，滿兵亦槍砲迭施。正轟擊間，忽東北角上，刮起一陣狂風，頓時飛石揚沙，天昏如墨，襄軍乘風舉火，烈焰騰騰，撲入滿軍。滿軍正在着急，俄見大雨奔下，風隨雨轉，火勢反向襄軍撲回。襄軍出其不意，霎時大亂，滿軍乘風猛攻，殺得襄軍零落，吳襄忙率殘兵逃走。豈真天意滿軍復馳向宋偉營，此時偉軍見襄軍敗走，已自膽怯，怎禁得滿軍踴躍前來，不消一個時辰，被滿軍衝入營內，宋偉左右阻攔，爭奈支撐不住，也只得向後退下。滿軍隨後趕來，兩路殘軍，抱頭疾走。約數里，忽前面來了一支人馬，統是滿洲服式，當住去路，後面追兵又至，吳襄、宋偉只得拚了性命，向前衝突，等到殺出重圍，已失去了監軍張道春、副將祖大樂，將士傷亡，不計其數。疾忙趨回錦州。邱禾嘉見了敗軍，驚惶萬狀，弄得束手無策，自是大凌河城，雖連章告急，禾嘉裝作癡聾一般，全不理睬了。這樣無能，何善與孫承恩反對且說大凌城守將，便是祖大壽，何可綱二人。他們本是怨恨明帝，只因孫承宗面上，堅守此城，聞援兵已經敗還，格外懊喪。只大壽有一兄弟名大弼，曾官副總兵，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稱為萬人敵。又因他素性粗莽，不管死活，別號作「祖二瘋子」。他仗着勇力，壹意主戰，夜率死士百二十人，易服辮髮，縋城而下，來襲滿營。此公頗有機智，不是一味瘋癲適值太宗未寢，在帳中閱視文書，大弼執着大刀，當先入帳，把大刀左右亂劈，砍倒滿侍衛兩員。太宗見大弼入帳行兇，忙披腰下佩劍，擋住大弼的大刀。幸虧太宗有些武力當下交戰數合，太宗力不逮大弼，漸漸退後。大弼手下的死士，亦陸續入帳，太宗正在着忙，虧得阿濟格等帶領侍衛十員，趕來護駕。一場酣鬪，滿侍衛中，尚有一人被砍斷半臂。極寫大弼至滿軍越來越衆，大弼始呼嘯一聲，衝圍而出，此時大壽始知大弼出城劫營，出兵接入城去。大弼檢點黨與，不折不扣一人。

只有數名負傷。甘寧百騎規曹營，祖大弼可謂媲美。次晨，太宗遂下令急攻，大壽可綱抵死擊退。又過數日，滿軍連紅衣大袍至，擊壞城外數堡，復接連藏城。城上短堞，一半被毀，城中猶是固守。直到冬季，大凌糧盡，食牛馬，牛馬又盡，人自相食。大壽日盼援師，只是不至。惟滿主招降書，屢射入城來，大壽未免動心，與可綱密議。可綱不從，大壽此時也顧不得可綱了。實因實友我恨大壽。夜間令部下親兵，縋城至滿營，投書願降，即於次夕獻城。可綱聞知，急來攔截，被大壽一箭射倒，由滿軍擒捉而去。城內兵士，非降即走，可綱見了太宗，勸降不允，從容就刑。算一個烈士。大弼不服兄意，早率同志出城去了。

大壽叩見太宗，格外優待，命之起坐，親賜御酒一樽。是夕，大壽仍宿大凌城，夢寐間只見何可綱索命，賊膽心虛。及至驚醒，自覺實友求榮，於情理上很過不去，想是夜氣發現。當時躊躇了一回，又懺悔了一回。翌晨，起見太宗，正值太宗升帳，會議進取錦州。大壽獻計道：「取錦州不難，臣的家小，亦在錦州，現在錦州的守將，尚未知臣降順天朝，若臣佯作潰奔狀，歸賺錦州，作爲內應，陛下發兵爲外合，取錦州如反掌。臣的家小，亦可藉此取來。」言甘心苦。太宗道：「你不要誑語。」大壽設誓允諾，太宗當即命出發。到了錦州，聞邱禾嘉已經被劾，調往南京，關上督師孫承宗亦被言官彈擊，乞休回里。承宗又罷。大壽又把錦州縋城固守，詭報滿洲太宗，說是一心腹人甚少，各處客兵甚多，巡撫巡按，防守甚嚴，請緩發兵爲是。」太宗乃班師而去。

是年冬，孔有德、大關、登州，遂登萊巡撫孫元化，殺總兵張可大。越年，明兵四萬攻登萊，有德等不能敵，馳書滿洲告急。太宗以朝鮮已服，登萊無用，覆書令有德等仍返滿洲。有德遂偕耿仲明把子女玉帛載了數船，直到瀋陽。應前回見了太宗，說：「遼東旅順，乃是要塞，現在守備空虛，可以襲取。」太宗遂發兵千名，偕孔耿二人往襲旅順。過了數日，軍中報捷，說是旅順已下，殺死明總兵黃龍，招降副將尚可喜。太宗大悅，即令孔耿二人回國，留尚可喜居守旅順。孔耿奉命回國，孔受封爲都元帥，耿受封爲總兵官，嗣後可喜亦得封總兵。從此耿向孔三將，居然做滿

洲開國功臣了。譏諷得妙。

話休敘煩，且說滿洲太宗自大凌城班師，養精蓄銳，又歷一年。一日，校閱軍隊畢，飭令隨征察哈爾部，並徵集各部蒙古兵，向遼河進發。這察哈爾部在滿洲西北，源出蒙古，就是元朝末代順帝的子孫。當滿洲太祖起兵時候，察哈爾勢頗強大，曾做內蒙古諸部的盟長。他的頭目，叫作林丹汗。天命四年，曾遣書滿洲，自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致書水濱三萬滿洲國主，這便是自大的口吻。嗣後管脅掠蒙古諸部，諸部受害不堪，多來歸服滿洲。請滿洲出兵討伐。太宗趁兵馬強壯，遂發兵渡了遼河，遠越興安嶺，向察哈爾背後攻入林丹汗只防前面的境界，不料滿軍從後面薄來，蒙古本無大城，不過有幾個小小的土圍，便算是頭目所居的都城。滿軍撲到城下，林丹汗似夢初覺，倉猝不及抵敵，只得徒步飛逸。滿軍乘勢追殺，直到了歸化城，捉不住林丹汗，反把明朝邊境的百姓，掣來出氣。明民何辜。當下由太宗命分四路兵入明邊：第一路從尙方堡進宣州，到山西省大同應州；第二路從龍門口進長城，到宣州與第一路會齊；第三路從獨石口進長城，到應州；第四路從得勝堡進朔州。四路的兵，長驅直入，好像一羣豺狼虎豹，鑽入犬羊隊裏，亂咬亂嚼，隨心所欲。明邊的百姓，無緣無故的遭此大劫。語語皆有深意。幸虧宣大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固守城池，擊退滿兵。城中的百姓，還算保全身家性命。滿兵擄了人口牲畜七萬六千，已是滿意，遂即唱了得勝歌，出關而去。不料明廷反將張宗衡、曹文詔等革職坐戍。功罪不明，刑賞倒置，眼見得明室不久了。

只這位滿洲太宗兩次入明，所得財帛，不計其數。又把內蒙古各部落，統已收服，正是府庫日充，版圖日廓的時候。一日，有察哈爾部遺族來降，太宗問明情由，方知林丹汗逃奔青海，一病身亡，其子額哲，勢孤力竭，只得率領家屬，向滿洲乞降。當下開城納入，行受降禮。額哲叩見畢，獻上一顆無價的寶物。看官！你道是什麼寶貝？乃是元朝歷代皇帝的傳國璽。太宗得璽後，焚香告天，非常得意，於是大開朝賀。諸貝勒聯名上表，請進尊號。邊外諸國，亦都

遣使奉書，願爲臣屬。蒙古各部，且挑選幾個有姿色的女子，獻入滿洲，甘作太宗的妾媵。吹牛拍馬，一至於此。太宗遂親設三院：一名內國史院，一名內祕書院，一名內弘文院。國史院是編製實錄，記注起居，祕書院是草擬敕書，收發章奏，弘文院是討論古今政事得失。范文程作爲總監，彙集三院文員，恭定稱尊典禮。復營建天廟、天壇，添造宮室殿陛，不到數月，大禮已定，建築告成，遂尊太宗爲寬溫仁聖皇帝，易國號爲大清，改天聰十年爲崇德元年。這是清室初造所以敘述獨詳。擇了吉日，祭告天地。當命在天壇東首，另築一壇，排齊全副儀仗，簇擁御駕，登壇卽真。適值天氣晴和，曉風和煦，滿洲文武百官，都隨太宗至天壇，司禮各官已鵠候兩旁，焚起香燭。太宗下了御駕，龍行虎步的走近香案，對天行禮。拜跪畢，由司禮官讀過祝文，於是諸貝勒擁着太宗，從中階升上卽真的壇上，到中間繡金團龍的大座椅前，徐徐坐下。但覺得萬人屏息，八面威風。今而知皇帝之貴。諸貝勒大臣，及外藩各使，都恭恭敬敬的向上行三跪九叩禮。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將，格外謹肅，遵禮趨跽，不敢稍錯分毫。可愧可恥。宣詔大臣，捧了滿漢蒙三體表文，站立壇東，布告大衆，壇下軍民人等，黑壓壓的跪了一地。等到宣詔官讀完諭旨，一齊高呼萬歲萬歲的聲音，遠馳百里。雖是威嚴，怪不得人人想做皇帝。禮畢，太宗慢慢下壇，由衆貝勒大臣扈蹕還宮。次日，上列代帝祖尊號，諡努爾哈赤爲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追封功臣，配享太廟。名宮殿正門爲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正殿，仍遵太祖時所定名目，惟後殿改名中宮，皇后居之。中宮兩旁，添置四宮，東爲闕離宮，西爲麟趾宮，次東爲衍慶宮，次西爲永福宮，羅列妃嬪，作爲藏嬌的金屋。冊封大貝勒代善爲禮親王，貝勒濟爾哈朗爲鄭親王，多爾袞爲睿親王，多鐸爲豫親王，豪格爲肅親王，岳托爲成親王，阿濟格爲武英郡王。此外文武百官，都有封賞。拜范文程爲大學士，作爲宰相。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降將，亦因勸進有功，得了什麼恭順王、懷順王、智順王的稱號。看似鋪敘，實則奚落。盈廷大喜，獨太宗尚未盡愜意。看官！你道爲何當日稱尊登極，外藩各使統行跪拜禮，只有一國使臣，不肯照行，因此逆了太宗的意思，又想出一條以力服人的計策來了。正是

南面稱尊，居然天子；西略東封，雄心莫止。

欲知何國得罪太宗，請向下回再閱。

滿軍攻明，起初是專攻遼西，追得了鄉導，始由蒙古入塞，多一閒道，從此左馳右突，飄忽無常。明兵則處處設防，以勞待逸，勝負之勢已可預決。至察哈爾折入滿洲，長城以北皆為滿洲所有，明已防不勝防，雖無李闖之聲亂，而明亦不可為矣。若夫滿洲太宗之獲龜，論者謂天意攸歸，故假手額哲以齎獻之。夫龜之得不得，亦何關興替？孫堅衰術，嘗得漢家之傳國璽矣，試問其果終為帝耶？然則滿洲太宗之改號稱尊，實為圖明得志，借獲龜之幸，而作成之耳。雖曰天命，寧非人事？惟清室二百數十年之國祚，由太宗之獲龜稱尊始，故書中特詳述之，所以誌始也。

##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却說清太宗登極之日，稱清太宗自此始。

有不願跪拜的外使，並非別國，乃是天聰元年征服的朝鮮。朝鮮國王

李倧，本與滿洲約為兄弟，此次遣使來賀，因不肯行跪拜禮，即由太宗當日遣還，另命差官貽書詰責。過了一月，差官回國，報稱朝鮮國王接書不閱，仍命奴才帶回。太宗即開軍事會議，容親王多爾袞與豫親王多鐸，請速發兵出征。太宗道：「朝鮮貧弱，諒非我敵，他敢如此無禮，必近日復勾結明廷，乞了護符，我國欲東征朝鮮，應先出兵攻明，挫他銳氣，免得出來阻撓。」仍是擊東擊西之計。多爾袞道：「主上所慮甚是，奴才等即請旨攻明。」太宗道：「汝二人當為東征的統帥，現在攻明，但教掇他一番，便可回來，只令阿濟格等前去便了。」是日即召阿濟格入殿，封為征明先鋒，帶兵二萬，馳入明畿，并授他方略，教他得手便回。阿濟格即領命而去。不到一月，阿濟格遣人奏捷，報稱入喜峯口，由間道趨昌平州，大小數十戰，統得勝仗，連克明畿十六城，獲人畜十八萬等語。太宗即覆令阿濟格班師，

阿濟格奏凱而回。此次清兵入明，不過威嚇了事，明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聞得清兵入邊，把魂靈兒都嚇得不知去向，一個不如一個，大明休矣！日服大黃藥求死，聽清兵自入自出。瘴官當道，百姓遭殃，實是說不盡的冤屈。

話分兩頭，且說清廷自阿濟格班師後，即發大兵往討朝鮮，時已隆冬，太宗祭告天地大廟，冒寒親征，留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屯兵牛莊，防備明師，容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率領精騎作了銜鋒的前隊。太宗親率禮親王代善等，及家旗漢軍，作爲後應。這次東征，是改號清國後第一次出師，比前時又添了無數精采。清太宗穿着繡金龍團圍氣袍，外罩黃緞繡龍馬褂，戴着紅寶石頂的緯帽，披著黃緞斗篷，腰懸利劍，手執金鞭，脚下跨一匹千里嘶風馬，左右隨侍的，都是黃馬褂寶石頂雙眼翎親王貝子，前後擁護的，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滿蒙漢軍，畫角一聲，六軍齊發，馬隊、步隊、長槍隊、短刀隊、強弩隊、籐牌隊、砲隊、輜重隊，依次進行，差不多有十萬雄師，長驅直指，描寫軍容，如火如荼。

到了沙河堡，太宗命多爾袞及蒙格，分統左翼滿蒙各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多鐸及岳托，統先鋒軍千五百名，徑搗朝鮮國都城。這朝鮮國兵，向來是寬袍大袖，不經戰陣，一聞清兵殺來，早已望風股栗，逃的逃，降的降，義州、定州、安州等地，都是朝鮮要寨，清兵逐路攻入，勢如破竹，直殺到朝鮮都城。朝鮮國王李倧，急遣使迎勞清兵，奉書請罪，暗中恰把妻子徒往江華島。那時朝鮮使臣，迎謁太宗，呈上國書。太宗怒責一番，把來書擲還，喝左右逐出來使。即以英人之道，遷帝其人之身。李倧聞了這個信息，魂不附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亟率親兵出城，渡過漢江，保守南漢山。

清兵擁入朝鮮國都，都內居民，還未曾逃盡，只得迎降馬前，獻上子女玉帛，供清兵使用。釋果之下，寧有完卵。幸虧太宗有心懷遠，諭禁姦淫擄掠。假仁假義。入城三日，已是殘臘，太宗就在朝鮮國都，大開筵宴，祝賀新年。好快活！

又過數天，復率大兵渡過漢江，擬攻南漢山，適朝鮮國內的全羅忠清二道，各發援兵，到南漢城，太宗遂命軍

士停駐江東，負水立寨。先鋒率兵迎擊朝鮮援兵，約數合，朝鮮兵全不耐戰，陣勢已亂。多鐸舞着大刀，左右掃蕩，好像落葉迎風，颼颼幾陣，對面的營敵成了一片白地。造語新穎李倬開援兵又潰，再令閣臣洪某到滿營乞和。太宗命英俄爾岱、馬福塔二人齎敕往諭，令李倬出城親覲，並縛獻倡議敗盟的罪魁。李倬答書稱臣，乞免出城覲見，縛獻罪魁兩事。太宗不允，令大兵進圍漢城。

是時多爾袞、豪格二人領左翼軍趨朝鮮，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甯遠等援兵，來會太宗。太宗命多爾袞督造小舟，往襲江華島。一面令杜度回運紅衣大砲，整備攻城。多爾袞即派兵伐木，督工製船，晝夜不停。約數日，造成數十號，率兵分渡。島口雖有朝鮮兵船三十艘，聞得清兵到來，勉強出來攔阻，怎禁得清兵一股銳氣，躡躍登舟。不多時，朝鮮兵船內已徧懸大清旗幟，舟中原有的兵役統不知去向。大約多赴龍王宮內當差

清兵奪了朝鮮兵船，飛渡登岸。岸上又有烏槍兵千餘名，來阻清兵，被清兵一陣亂掃，逃得精光。清兵乘勢前進，約里許，見前面有房屋數間，外面只圍一短垣，高不逾丈。那時清兵一躍而入，大刀闊斧的劈將進去，但覺空空洞洞，寂無人影。多爾袞令軍士搜尋，方搜出二百多人，大半是青年婦女，黃口幼兒，當由清兵抓出，個個似殺雞般亂抖。多爾袞也覺不忍，婉言詰問，有王妃，有王子，有宗室，有羣臣家口，還有僕役數十名，即命軟禁別室，飭兵士好好看守。不叫婦女侍寢，算是多爾袞厚道，然即爲下文埋根。一面差人到御營報捷。

是時杜度已運到大砲，向南漢城轟擊。李倬危急萬分，又接到清太宗來諭，略說：「江華已克，爾家無恙，速遵前旨，縛獻罪魁，出城來見。一是李倬已無別法，只得上表乞降，一一如命。清太宗又令獻出明廷所給的誥封冊印，及朝鮮二世子爲質。此後應改奉大清正朔，所有三大節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禮。此外如奉表受勅，與使臣相見禮，陪臣謁見禮，迎送餽使禮，統照事明的舊例，移作事清。若清兵攻明，或有調遣，應如期出兵。清兵回國，應獻納犒軍禮物，惟日本貿易，仍聽照舊云云。」李倬到此，除俯首受教外，不能異議半字。當即在漢江東岸，築壇張帳，約日



朝見，屆期率數騎出城，到南漢山相近，下馬步行，可憐！行至壇前，但見旌旗燦爛，甲仗森嚴，壇上坐着一位雄主，威稜畢露，李侖又驚又慚，當時默立不動。到此實難爲李侖。只聽壇前一聲喝道：「至尊在上，何不下拜！」慌得李侖連忙跪下，接連叩了九個響頭。可嘆！兩邊奏起樂來，鼓板聲同磕頭聲，巧巧合拍。作書者偏要如此形容，未免太刻。樂闌，壇上復宣詔道：「爾既歸順，此後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得步進步，又有兩條苛令。每年朝貢一次，不得逾約。爾國三百年社稷，數千里封疆，當保爾無恙。」較諸今日之扶桑國，尙算仁厚。李侖唯唯連聲。太子方降座下壇，令李侖隨至御營，命坐左側，並即賜宴。是時多爾袞已知李侖乞降，帶領朝鮮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眷，到了御營。太宗便命送入漢城，留長子濶次子溲爲質。次日太宗下令班師，李侖率羣臣跪送十里外，又與二子話別，父子生離慘同死別，不由的悽惶起來，無奈清軍在前，不敢放聲，相對之下，暗暗垂淚。太宗見了這般情形，也生憐惜，遂遣人傳諭道：「今明年准免貢物，後年秋季爲始，照例入貢。」貓拖老鼠假慈悲。李侖復頓首謝恩。太子御鞭一揮，向西而去。清軍徐徐退盡，然後李侖亦垂頭喪氣的歸去了。對國固如是耳。

太宗撥旅回國，復將朝鮮所獲人畜牲馬，分賜諸將。過了數日，朝鮮遣官解送三人至瀋陽，這三人便是倡議敗盟的罪魁，一姓洪，名翼溪，原任朝鮮臺諫，一姓尹，名集，原任朝鮮宏文館校理，一姓吳，名達濟，原任朝鮮修撰，皆勸國王與明修好，休認滿洲國王爲帝，也是眷仲連一流人物，可惜不識不及。此次被解至滿洲，尙有何幸，自然身首異處了。清太宗既斬了朝鮮罪首，無束顧憂，遂專刀攻明。適值明朝流寇四起，賊氛徧地，李闖張獻忠十三家七十二營，分擾陝西河南四川等省，最號猖獗，明朝的將官，多調勦流賊，無暇顧邊。太宗遂命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降將，攻入東邊，明總兵金日勳戰死，復於崇德三年，授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右翼兵，岳扎爲揚武大將軍，統左翼兵，分道攻明入長城，青山口，到薊州會齊。

這時明薊遼總督吳阿衡，終日飲酒，不理政事，還有一個監守太監鄧希詔，也與吳阿衡性情相似，真是一對

酒肉朋友。至清兵直逼城下，他兩人尙是沈醉不醒，等到兵士通報，阿衡模模糊糊的起來，召集兵將，衝將出去，正遇着清將豪格，冒冒失失的戰了兩三合，卽被豪格一刀，劈於馬下。到冥鄉再去飲酒，恰也快活。麾下兵霎時四散，清兵上前砍開城門，城中只有難民，並無守兵，原來監守太監鄧希詔，見阿衡出城對敵，已收拾細軟，潛開後門逃去，守兵聞希詔已逃，也索性逃個淨盡。還是希詔見機逃了性命，可惜美酒未曾挑去。清兵也不勾留，進行至牛欄山，山前本有一個軍營，是明總監高起潛把守。高起潛也是一個奄豎，毫無軍事知識，聞清兵殺來，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崇禎嘗慣用太監安得不亡。清兵乘勢殺入，從盧溝橋趨良鄉，運拔四十八城，高陽縣亦在其內。故督師孫承宗，時適家居，聞清兵入城，手無寸柄，如何拒敵，竟服毒自盡。子孫十數人，各執器械，憤憤赴敵，清兵出其不意，也被他殺了數十名，嗣因寡不敵衆，陸續身亡。完了孫承宗，完了孫承宗全家。此外四十多城的官民，逃去的逃去，殉節的殉節。

清兵又從德州渡河，南下山東，山東州縣，飛章告急，兵部尙書楊嗣昌，倉猝檄調一面檄山東巡撫顏繼祖，速往德州阻截，一面檄山西總督盧象昇，入衛京畿。繼祖奉到檄文，忙率濟南防兵，星夜北趨，到了德州，並不見清兵往來，方驚疑問，探馬飛報清兵從臨清州入濟南，布政使張秉文等，統已陣亡，連德王爺亦被擄去。看官！你道德王爺是何人，原來是大明宗室，名叫由樞，與崇禎帝係兄弟行，向係受封濟南，至此被擄，這統是楊嗣昌檄令移師，以致濟南空虛，爲敵所襲，害了德王，又害了濟南人民。顏繼祖聞報大驚，又急率兵回濟南，到了濟南，復是一個空城，清兵早已渡河北行。繼祖叫苦不迭，只得據實稟報。楊嗣昌至此，惶急異常，密奏敵兵深入，勝負難料，不如隨機講和。崇禎帝不欲明允，暗令高起潛主持和議，適盧象昇奉調入京，一意主戰，崇禎帝令與楊嗣昌高起潛商議，象昇奉命與二人會議了好幾次，終與二人意見不合。未曾出兵，先爭意見，已非佳兆。象昇憤甚，便道：「公等主和，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甯不怕蹈袁崇煥覆轍麼？」嗣昌聞言，不禁面赤，勉強答道：「公毋以長安畫語陷人。」象昇道：「盧某自山西入京，途次已聞此說，到京後，聞高公已遣周元忠與敵講和，象昇可欺，難道國人都可

欺壓？是一個急性人物。隨即快快告別。尋奏請與楊高二人，各分兵權，不相節制。摺上，由兵部覆議，把宣大山西兵士屬象昇，山海關寧遠兵士屬高起潛。崇禎帝准議，加象昇尚書銜，剋日出師。

象昇麾下兵不滿二萬名，只因奉命前驅，也不管好歹，竟向涿州進發。忠而近慮。途中聞清兵三路入犯，亦遣別將分路防堵，無如清兵風馳雨驟，馳防不及，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即奏削象昇尚書銜，又把軍餉阻住不發。象昇由涿州至保定，與清兵相持數日，尚無勝敗，奈軍餉不繼，催運無效，轉瞬間軍中絕食，各帶菜色。象昇料是楊嗣昌作梗，自知必死，清晨出帳，對着將士四向拜道：「盧某與將士同受國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將士被他感動，不由的哭作一團。我君到此亦自淚下。旋即收淚，願隨象昇出去殺敵。象昇出城至鉅鹿，顧手下兵士只剩五千名，參贊主事楊廷麟，稟象昇道：「此去離高總監大營只五十里，何不前去乞援？」象昇道：「他只恐我不死，安肯援我！」廷麟道：「且去一遭何如？」象昇不得已，令廷麟啓行。臨別時執着廷麟手，與他一訣，流涕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國，猶爲負責。」語帶寒潮，嗚咽聲。廷麟已去，象昇待了一日，望眼將穿，救兵不至。象昇道：「楊君不負我，負我者高太監，我死何妨，只要死在戰場上面，殺幾個敵人，償我的命，方不徒死。」遂進至嵩水橋，正見清兵蜂擁前來，胡哨一聲，把象昇五千人圍住。象昇將五千人分作三隊，命總兵虎大威領左軍，楊國柱領右軍，自己領中軍，與清兵死鬪。清兵圍合數次，被象昇殺開數次，十盪十決。清兵亦怕他利害，漸漸退去。象昇收兵紮營。是夜三鼓，營外喊殺連天，砲聲震地。象昇知清兵圍攻，忙率大威國柱等奮力抵禦，可奈清兵越來越多，把明營圍得鐵桶相似。兩下相持，直到天明，明營內已砲盡矢竭，大威勸象昇突圍出走。象昇道：「吾受命出師，早知必死。此處正我死地，諸君請突圍而出，留此身以報國。盧某內不能除奸，外不能平敵，罷罷！從此與諸君長別。」此恨綿綿無盡期。遂手執佩劍，單騎衝入敵中，亂斫亂劈，把清兵殺死數十百名，自身也被四箭三刀，大叫一聲，嘔血而亡。如此忠臣，爲權閹所陷，沒可恨。

象昇自擢兵備，與流寇大小數十戰，無一不勝，且三賜尚方劍，未曾戮一偏裨，愛才恤下，與士卒同甘苦，此次力竭捐軀，部下親兵，都隨了主帥殉難，大威國柱，因象昇許他突圍，方殺開血路而去。象昇既死，楊廷麟始徒手回來，到了戰場，已空無一人，只見愁雲如墨，暴骨成堆，二語可抵一篇弔古戰場文。廷麟不禁淚下，檢點遺屍，已是模糊難辨，忽見一屍首露出麻衣，仔細辨認，確是盧公象昇。原來象昇新遭父喪，請守制不許，無奈縵絳從戎。廷麟既得遺屍，痛哭下拜，我亦欲拜之。親爲殮埋，遂會同順德知府于穎，聯名奏聞楊嗣昌，無可隱諱，只說象昇輕戰亡身，死不足惜。崇禎帝誤信讒言，竟沒有什麼卹典。到了高起潛星夜遁回，廷臣始知起潛擁兵不救，交章彈劾。起潛下刑部獄，審問屬實，有旨正法。這楊嗣昌仍安然如故，後來督師討賊，連被賊敗，始畏懼自殺。小子曾有一詩弔盧公象昇云。

慷慨誓師獨奮戈，臣心未死恥言和。可憐爲國捐軀後，空使遺人雪涕多。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行表明。

朝鮮之不敵滿洲，固意中事，然亦由朝鮮漫無防備之故。乞盟城下，屈膝稱臣，受種種脅迫之條約，真是可憐模樣，然亦未始非其自取耳。若明廷統一中原，寬不足與滿清敵，顧於熊廷弼、袁崇煥，則殺之礎之於孫承宗，則免職回里，任其殉節，獨遺一善戰之盧象昇，又爲權閥所忌，迫死疆場，誰爲人主，而昏愎至死，故人謂亡明者，熹宗，吾謂熹宗猶不足亡明，亡明者實崇禎帝。

##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潰 迷美色大帥投誠

却說清兵屢次得勝，正擬進取，忽由太宗寄諭，命回本國。多爾袞多鐸等，因不敢違命，只得率領兵士，仍取道青山口而歸。歸國後，問太宗何故班師，太宗道：「欲奪中原，必須先奪山海關，欲奪山海關，必須先奪寧錦諸城。否則我兵深入中原，那關內外的明兵，把我後路塞斷，兵餉不繼，進退失據，豈不是自討苦喫麼？」多爾袞多鐸等即

奏請出攻寧錦，太宗准奏，即令發兵，直抵錦州。錦州守將，還是祖大壽，多方抵禦，屢却清兵，相持兩年，仍屹然不動，反傷亡了清朝大將岳托。崇德五年，太宗親征，攻錦州不下，遣書責大壽欺罔之罪。大壽不答。太宗把錦州城外四面的禾稼，盡行刈穫，捆載而歸。即是釜底抽薪之計。

六年，太宗大發兵攻錦州，大壽聞知，急向薊遼總督乞援。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帶了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個總兵，統兵十三萬，馬四萬匹，由薊州東指，直到寧遠，所帶糧草，足支一年。探馬飛報清太宗。太宗即令拔營，向松山進發，不多日已到松山。原來松山在錦州城南十八里，西南一座杏山，兩峯相對，作爲錦州城的犄角，向有明兵屯紮保護錦州。太宗率范文程等上山瞭望，見固巒起伏，曲折盤旋，遙望杏山的形勢，與松山也差不多，只有杏山後面，還有一層隱隱的峯巒。太宗把鞭遙指，問范文程道：「杏山外面的峯巒，叫什麼？」文程答道：「便是塔山。」太宗望了許久，又俯瞰山麓，見遠遠的有旗幟飄揚，料是明軍大營，便下山回帳，令全軍擺成長蛇一般，自松山至杏山，接連紮寨，橫截大道。明軍見清營當住去路，忙來衝突，被清兵一陣砲箭擊退。次日，清兵亦去衝突，明軍照例對敵也將清兵射回。

是夜，太宗復與范文程等商議軍務。太宗道：「我兵依山據險，立住營寨，儘可無慮，只是彼此相持，曠日持久，如何是好？」文程道：「何不前去襲他糧重？」這一番把太宗提醒，便道：「他的糧草，我想他定在杏山後面，莫非就在塔山這邊。」同應上文，方知上文不是閒筆。文程道：「據臣所料，也是如此。」太宗道：「此去塔山，未知有無間道？」文程把遼西地圖，仔細審視，尋出一條僻徑，乃是從杏山左首，曲折繞出，可通塔山，忙將地圖呈閱。太宗閱過地圖，見有間道，心下大喜，便召多爾袞、阿濟格入帳，令率領步卒，晝夜去襲明軍糧重，並將地圖付給，囑他按圖覓路，不得有誤。二人領命，急選健卒數千名，靜悄悄的出營，靠著杏山左側，盤旋過去。可巧星月雙輝，如同白晝，疾走數十里，到了塔山，正交四鼓，昂頭四望，並沒有什麼糧草。故作一折。阿濟格道：「這都是老范主使出來，叫咱們白跑了許

多路程。多爾袞追且待上山一望，再定行止。二人便令軍士停住山下，只帶親兵數十名，上山探視，見前面復有一岡，岡上林木蒼鬱，辨不出有無輜重，只岡下有七個營盤紮住，寂靜無聲。多爾袞對阿濟格道：「我看前面七營，定是護着糧草的人馬，正好乘他不備，殺將過去。」遂卽下山把部兵分作兩翼，阿濟格率左，多爾袞率右，向明營撲入。這明營內軍士，因有松山大營擋住敵兵，毫不防備，正是鼙鼓四起的時候，猛被清兵搗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連逃走都是無暇，那裏還能抵敵？霎時間七座營盤統已潰散，清兵馳至岡上，見有數百車輜重，立即搬運下山，從原路馳回。至洪承疇聞報，率兵追趕，已是不及，急得洪承疇面如土色。承疇之才，已可概見。

當承疇出師時，頗小心謹慎，不肯鹵莽，既到甯遠，又由祖大壽遣卒縋城，傳語切勿浪戰，只宜步步立營，逐漸出境。誰知兵部尚書已換了陳新甲，屢遣人促承疇出戰，承疇只得出師松山，把糧草運至筆架岡，留兵七營守護。此次聞被劫去，安得不惱？安得不悔？遲了。沒奈何進逼清營，擬與清兵大戰一場，分個勝負。清太宗料知明軍前來，必舍命衝突，只飭部下堅壁不動。承疇率將士衝殺數次，毫不見效，想出一個偷營的法子，故意的退兵十里下寨，隨令軍士飽了夜餐，紮束停當，靜待中軍號令。是夕天色微黑，淡月無光，到了三鼓，傳令王樸唐通爲第一隊，白廣恩王廷臣爲第二隊，馬科楊國柱爲第三隊，曹變蛟吳三桂爲第四隊，依次進發，後先相應，自己與巡撫邱民仰守住大營。也算持重。王樸唐通率兵到清營附近，先殺第一隊，只見清營中裹着一股殺氣，陰森逼人。王樸素來膽怯，向唐通道：「我看清營有備，不如退歸。」唐通道：「奉命前來，有進無退，安可中道折回？」於是唐通在前，王樸在後，整隊望清營撲入。猛聽得一聲號砲，骨軋軋的彈子，豁喇喇的箭桿，從清營齊射出來，把前隊衝鋒的明軍，一半打倒。王樸唐通急令軍士退回，行不數步，兩邊突出兩支清兵，左係多爾袞，右係多鐸，以兩將對兩將。將明軍衝作兩截。唐通王樸忙奪路逃走，清兵隨後趕來。正危急間，白廣恩王廷臣已到，明軍第二隊出現。放過唐通王樸，把清軍截住，兩邊酣鬪起來，互有殺傷。忽刺斜裏又殺到一支人馬，爲首的有三員大將，紅頂花翎，乃是清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

可喜。以明將攻明將是清軍二次接應。白廣恩王廷臣見有清兵續至，無心戀戰，遂且戰且走。清兵不住的追趕，幸虧馬科楊國柱兵到，明軍第三隊出現，得了援應，方得走脫。

那時曹變蛟吳三桂一軍，本是明營內的後應兵，待三隊兵馬統行出發，方率兵出營。約里許，見唐通王樸，率領殘兵回來，兩下晤談，始知清營有備，第一隊軍已經敗還，二將急策馬前進，接應第二三隊人馬。彼明軍第四隊另換筆法。忽聽後面鼓角聲喧，砲聲迭發，吳三桂回頭一望，向曹變蛟道：「莫非清兵攻我大營。」曹變蛟道：「如何我們一路行來，並不見有清兵？」語尚未畢，忽一卒從背後趕到，氣喘吁吁的報說大帥有令，請二將軍速回。吳三桂問他情由，答說清兵闖入大營，所以調回二將軍，速去救應。吳曹二人，忙令軍士轉身馳歸。到了大營相近，見有無數清兵，往來衝陣，洪承疇親自督戰，唐通王樸等亦協力抵禦，左阻右攔，尙是招架不住。曹變蛟一馬當先，殺入清兵隊裏，吳三桂率兵繼入，與清兵馳戰多時，清兵尙是氣勢蓬勃，不肯退回。待白王馬楊四將齊到，方併力將清兵殺退。這一場惡戰，明軍損傷多人，方識得清兵利害，人人畏懼。

原來清太宗料明營未敗而退，必有詐謀，令豪格阿濟格等，從間道透出明軍背後，襲擊明營，一面令多爾袞多鐸，伏在寨外，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接應兩邊，所以明軍不能得手，反被清兵前後攻擊，受了損失。迤邐寫來，至此方一歸宿。太宗又料明軍經此一挫，勢必退走，當令得勝諸將，於次夜抄出杏山塔山，分路埋伏，并一一授以密計，自己却親督大軍，嚴陣以待。一朝易過，漸漸天昏，約值初更時候，探報明營已動，太宗即率軍馳向明營，明洪承疇邱民仰，率領曹變蛟王廷臣兩總兵，當即迎戰。那時唐通白廣恩馬科楊國柱王樸吳三桂六總兵，因營中餉絕，奉命退回甯遠。六總兵更番斷後，陸續退去，將到杏山，忽山側衝出一彪清軍，截住去路。明軍因前次劫營，受了苦惱，至此復見清兵在前，都嚇得毛髮直豎，勉強上前衝突，方交戰間，這膽小如驢的王樸，已率部隊扒過山頭，逃入杏山城去了。剩下五個總兵，與清兵相持，但見清兵刀削劍剗，勇悍異常，不由的心驚膽戰，爭先逃走，當即旗靡轍亂，無

復行列。驀聽山腰裏鼓聲如雷，馳出一支人馬，高扯明軍旗號，五總兵各自驚異，還疑是甯遠救兵，前來接應，誰知到了面前，這支人馬，不殺清兵，專殺明軍，前授密計，至此始覺。弄得五總兵茫無頭緒，叫苦不住，霎時間七零八落，眼見得不能馳回甯遠，只得同王樸一般思想，奔入杏山城內。清兵見他們奔入杏山城，也不追趕，只將明兵所棄的甲冑砲械，搬運一空，向別處去了。不同清營，暗伏下文。

且說洪承疇、邱民仰等，向清兵混戰許久，清兵有增無減，明軍有減無增，方思向西退走，誰知清兵厚集西面，無從殺出，營盤又站立不住，沒奈何退入松山城，驚入彀中了。清兵將松山城圍住，過了一日，從杏山回來的清兵，都到御營報功，說是杏山兵欲奔甯遠，被我軍殺得四散，由杏山到塔山，積屍無數，逼入海裏的，也不可勝計。吳三桂、王樸等人，只帶了幾個殘兵，落荒逃去。此處恰從虛寫，免與上文重疊。太宗大喜，命范文程一一記功，隨道：「此番洪承疇已中我計，恐插翅也難飛去，現請先生寫一投降書，令他來降。」文程道：「投降洪承疇，恐還沒有這般容易，現只有多寫數書，分致他部下各將，先擾惑他的軍心，方可下手。」太宗稱善，即連寫投降書，逐日射進城去，城中只是堅守，毫不回答。太宗令軍士猛攻，也未見效。這日李永芳上帳獻計道：「城內有副將夏承德，與臣向係故交，不如臣去一書，餌他高官厚祿，令他獻城。」太宗道：「既有此人，速即修書爲是。」永芳寫就書信，呈上太宗。太宗欲召人射入城中，永芳道：「這且不便，須要祕密行事才好。」太宗道：「這又是費周折了。」范文程在旁道：「這也不難。」太宗問他何計，文程道：「臣料松山現已食盡，應想突圍出走，只因我軍四面圍住，無隙可鑽，所以閉城固守，現請暫開一面，令他出來突圍，我即伏兵堵截，不許放出，他定然走回城中，趁此開城的機會，令幹員假扮漢裝，混入城內，便可致書夏承德，暗中行事。」太宗道：「好好依計而行。」立命豪格授計城西將士，令他遵辦。

是夜，松山城西面圍兵，撤去一角，果然曹變蛟開城出走，被伏兵截住，仍然回城。當時投書的幹員，乘隙混入。次夜幹員回營報稱，與夏承德之子，縋城同來，當於明日夜間獻城。太宗喜甚，命將承德子留住營內，專待明日破



城。是時松山城內糧食已盡，洪承疇等束手無策，只待一死，何不復死？是日上城巡閱一周，因清兵圍攻略懈，到了傍晚，下城晚餐，到了黃昏時候，忽報清兵已經登城，承疇急命曹變蛟、王廷臣、率兵抵截。自己方思上馬督戰，驚見軍士來報道：「王總兵陣亡。」承疇大驚，少頃，邱民仰又踉蹌趨入，說是一曹變蛟亦已戰死，公宜自行設法。邱某一死，報君便了。」道言未絕，拔出佩刀自刎。可敬。承疇此時亦拔劍向項，轉思我死亦須保全屍首，不如投縊爲是，要死就死，全屍何用？

就解下腰帶，挂在梁上。不防背後來了一人，將他一把抱住，旁邊又轉出數人，把承疇細縛而去。這抱住承疇的人，便是夏承德、細縛承疇的人，便是李永芳等。承疇知已身被擒，閉目無語，被夏承德等牽到清太宗前。太宗忙令范文程代爲解縛，并勸令歸降。承疇道：「不降，不降。」范文程即接口道：「洪先生既到此地，徒死無益，不如歸順清朝，圖後半生的事業。」承疇道：「我知有死，不知有降。」此時恰是滿懷忠義，旁邊惱了多鐸、豪格等，齊說道：「他既要死，賞他一刀，就是，何必同他絮聒。」文程以目示意，多鐸、豪格等全然不睬，想拔刀來殺承疇。太宗喝令出帳，即將承疇交與范文程，令他慢慢勸降。原來承疇頗有威望，素爲孔耿諸人所推重，稟明太宗，此次太宗費盡心機，方將承疇擒住，必欲降他，以資臂助，所以把他交付文程。文程引承疇到自己營中，把什麼時務、不時務、倭傑不倭傑，足足的談了半夜。偏這洪老先生垂着頭，屏着息，像死人一般，隨你口吐蓮花，他終不發一語。次日，仍自閉目危坐，飯也不吃，茶也不喝。范文程又變了一套言語，與他談論許久，他總是一個沒有回答。文程也不覺懊惱起來。惟御營內接連報捷，錦州下了，祖大壽投降了，數年倔強，又出此著，如何對得任何可綱？杏山、塔山俱已攻克了。太宗命拔營回國，范文程帶了洪承疇，回到國都，又勸了承疇一回，只是不理。回報太宗，太宗也無可如何。但因得勝回來，文武百官，上朝稱賀，原是照例的規矩，宮裏各妃嬪，亦打扮得花枝招展，迎接太宗，一齊的賀喜請安。太宗最愛的是水福宮莊妃，生得輕盈娥媚，聰明伶俐，他本是科爾沁部貝勒寨桑的女兒，姓博爾濟吉特氏，大書特書自獻與清太宗後，列爲西宮，生下一子，就是人關定鼎的世祖章皇帝福臨。是夕，太宗便宿在永福宮。次日辰刻，太宗出宮。

視事，問范文程道：「洪承疇如何？」文程答道：「此老固執太甚，看來是無可曉諭了。」太宗道：「且慢慢再商。」忽報明朝遣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現在都城二十里外。太宗道：「明朝既來乞和，理應迎接。」便命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壽三人出城迎接，明使李永芳等去訖，太宗亦退入便殿。纔過午牌，有永福宮太監入見，跪報洪承疇已被娘娘說下了。太宗驚喜道：「果有此事麼？」連我也自驚異。

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只是有一樁好色的奇癖。這日正幽在別室，他是立意待死，毫無他念，到了巳牌，紅日滿窗，兒明室淨，正是看花時節。聽門外叮嚀一聲，開去了鎖，半扉漸開，進來了一個青年美婦，妖那仙那承疇嫵嫵婷婷的走近前來，頓覺一種異香，撲入鼻中。承疇不由的抬頭一望，但見這美婦真是絕色，鬢雲高擁，鬢鳳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風楊柳，更有一雙纖纖玉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壺，映着柔荑，格外潔白。妖那仙那承疇暗訝不已，正在胡思亂想，那美婦櫻口半開，瓠犀微啓，輕輕的呼出將軍二字。承疇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輕輕的應了一聲。這一聲相應，引出那美婦問長道短，先把那承疇被擄的情形，問了一遍。承疇約略相告。隨後美婦又問起承疇家眷，知承疇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他却佯作悽惶的情狀，一雙俏眼，含淚兩眶，虧他妝得像。頓令承疇思家心動，不由的酸楚起來。那美婦又設詞勸慰，隨即提起玉壺，令承疇喝飲。承疇此時已覺口渴，又被他美色所迷，使張開嘴，喝了數口，把味一辨，乃是參湯。美婦知已入彀，索性與他暢說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憐將軍而來，將軍今日死於國無益，於家有害。」承疇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難道真個降清不成？其心已動。美婦道：「實告將軍，我家皇帝，並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屢次投書，與明議和，怎奈明帝職信邪言，屢與此地反對，因此常要打仗。今請將軍暫時降順，為我家皇帝主持和議，兩下息爭，一面請將軍作一密書，報知明帝，說是身在滿洲，心在本國。現在明朝內亂相尋，聞知將軍為國調停，斷不至與將軍家屬為難。那時家也保了國也報了，將來兩國議和，將軍在此固可，回國亦可，豈不是兩全之計麼？」擺擺動人，真好口才。這一席話，說得承疇心悅誠服，不由的嘆息道：「一語非不

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這般舉動否？」五體投地了。美婦道：「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復提起玉壺，與承曉，喝丁數口，令承曉說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看官！你道這美婦是何人？便是那太宗最寵愛的莊妃。因聞承曉不肯投降，他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薦的毛生，不料他竟勸降承曉，立了一個大大的功勞。只小子恰有一詩諷承曉道：

浩氣千秋別有真，殺身才算是成仁。如何甘爲娥眉劫，史傳留遺號貳臣？

從此清太宗益寵愛莊妃，竟立他所生子福臨爲太子，以後遂添出清史上一段佳話。諸君試看下回，便自分辨曉。

楊鎬率二十餘萬人出塞，洪承曉率十三萬人赴援，兵不可謂不衆，乃一遇清軍，統遭敗衄。清軍雖強，豈真無敵？咎在將帥之非材，且鎬止喪師，洪且降清，洪之罪益浮於鎬矣。讀貳臣傳，可知洪承曉之事迹，讀此書，更見洪承曉之心術。

## 第十一回 清太宗竇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前卷說到洪承曉降清，此回續述，係承曉降清後，參贊軍機，與范文程差不多的位置；又蒙賜美女十人，給他使用，不由的感激萬分。只因家眷在明，恐遭殺害，就依了吉特氏的訓誨，自己去施行。當時明朝的崇禎帝，還道承曉一定盡忠，大爲痛悼，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命在都城外建立專祠，與巡撫邱民仰等一班忠臣，並列祠內。崇禎帝御製祭文，將入祠親奠，誰知洪承曉密書已到，略說：「暫時降清，勉圖後報。」崇禎帝長嘆一聲，始命罷祭。閱書中有勉圖後報之言，遂不去拿究承曉家眷。崇禎帝也中了美人計，并因馬紹愉等赴清議和，把松山失敗的將官，一概不問。吳三桂等運氣。

且說馬紹愉等到了清都，由李永芳等迎接入城，承接上回。見了太宗，設宴相待，席間敘起和議，相率贊成，彼此酌定大略。及馬紹愉等謝別，太宗賜他貂皮白金，仍命李永芳等送至五十里外。馬紹愉等回國，先將和議情形，密報兵部尚書陳新甲。新甲閱畢，擱置几上，被家僮誤作塘報，發了抄，鬧的通國皆知。朝上主戰的人，統劾新甲。主和賣國，那時崇禎帝嚴斥新甲。新甲倔強不服，竟被崇禎帝飭縛下獄。不數日，又將新甲正法。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新甲因承驕兵敗，與崇禎帝密商和議，崇禎帝依新甲言，只是要顧着面子，囑守秘密，不可聲張。若要不知，除非其爲况中外修和，亦沒有多少倒罈，真是何苦！所以馬紹愉等出使，廷臣尚未聞知。及和議發抄，崇禎帝恨新甲不遵諭旨，又因他出言挺撞，激得惱羞成怒，竟冤冤枉枉的把他斬首。從此明清兩國的和議，永遠斷絕了。

太宗得知消息，遂令貝勒何巴泰等率師攻明，毀長城，入薊州，轉至山東，攻破八十八座堅城，掠子女三十七萬，牲畜金銀珠寶各五十多萬。居守山東的魯王以派，係明廷宗室，仰藥自盡。此外殉難的官民，不可勝計。是時山海關內外設兩總督，昌平保定又設兩總督，甯遠永平順大保定密雲天津六處，設六巡撫，甯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州保定設八總兵，在明廷的意思，總道是節節設防，可以無虞。誰知設官太多，事權不一，個個觀望不前，一任清兵橫行。阿巴泰從北趨南，從南回北，簡直是來去自由，毫無顧忌。

明廷乃惶急的了不得，揀出一個大學士周延儒，督師通州。周本是個醜醜人物，因結交奄寺，納賄妃嬪，遂得了一個大學士頭銜。當時明宮裏面，傳說延儒貢品，無奇不有，連田妃脚上的繡鞋，也都貢到。繡鞋上面用精工繡出「延儒恭進」四個細字，留作紀念。想入非非，這田妃是崇禎帝第一個寵妃，暗中幫他設法，竭力抬舉。此次清兵入邊，延儒想買崇禎帝歡心，自請督師，到了通州，只與幕客等飲酒娛樂，反日日詭報勝仗。這清將阿巴泰等，搶劫已飽，不慌不忙的回去，明總兵唐通、白廣恩、張登科和應薦等，至螺山截擊，反被他回殺一陣。張和二將，連忙退走，已着了好幾箭，傷發身死。那清兵恰鳴鞭奏凱的回去了。清兵快活，明民晦氣。

清太宗聞阿巴泰凱旋，照例的論功行賞，擺酒接風。宴畢，太宗回入永福宮。這位聰明伶俐的吉特氏，又陪了太宗，飲酒數巡。是夕，太宗竟發起寒熱，頭眩目暈。想亦愛色過濃了。次日，宣召太醫入宮診視，一切朝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暫行代理。倘有大事，令多爾袞到寢宮面奏。又數日，太宗病勢越重，醫藥罔效。后妃人等，都不住的前來謁候。多爾袞手足關懷，每天也入宮問候幾回。句中有眼。一夕，太宗自知病已不起，握住吉特氏手，氣喘吁吁道：「我今年已五十二歲了，死不爲天。但不能親統中原，與愛妃享福數年，未免恨恨。現在福臨已立爲太子，我死後，他應嗣位，可惜年幼無知，未能親政，看來只好委託親王了。」吉特氏聞言，嗚咽不已。太宗命宣召濟爾哈朗、多爾袞入宮。須臾，二人入內，到御榻前，太宗命他旁坐。二人請過了安，坐在兩旁。太宗道：「我已病入膏肓，將與二王長別，所慮太子年甫六齡，未能治事，一朝嗣位，還仗二王顧念本支，同心輔政。」二人齊聲道：「奴才等敢不竭力。」太宗復命吉特氏挈了福臨，走近牀前，以手指示濟爾哈朗道：「他母子兩人，都託付二王，二王休得食言！」二人道：「如背聖諭，皇天不佑。」多爾袞說到皇天二字，已抬頭偷瞧吉妃，但見他淚容滿面，宛似一枝帶雨梨花，不由的憐惜起來。偏這吉特氏一雙流眼，也向多爾袞面上，覷了兩次。心有靈犀一點通。多爾袞正在出神，忽聽得一聲嬌喘道：「福哥兒過來，請王爺安。」那時多爾袞方俯視太子，將身立起，但見濟爾哈朗早站立在旁，與小太子行禮了，自覺遲慢，急忙向前答禮。禮畢，與濟爾哈朗同到御榻前告別，趨出內寢。回邸後，一夜的胡思亂想，不能安睡。寤寐求之，輾轉反側。

次晨，來了內宮太監，又宣召入宮。多爾袞奉命趨入，見太宗已奄奄一息，后妃人等擁列一堆，旁邊坐着濟爾哈朗，已握筆起草遺詔了。他挨至濟爾哈朗旁，俟遺詔草畢，由濟爾哈朗遞與一瞧，卽轉呈太宗。太宗略略一閱，竟氣喘痰湧，擲紙而逝。當時闈宮舉哀，哀止，多爾袞借濟爾哈朗出宮，令大學士范文程等，先草紅詔，後草哀詔。紅詔是皇太子卽皇帝位，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哀詔是大行皇帝，於某日宴駕字樣。左滿文，右漢文，滿

漢合璧，頒發出去，頓時萬人縞素，全國哀號。未必。濟爾哈朗多爾袞一面率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暨公主格格福晉命婦等，齊集梓宮前哭臨，一面命大學士范文程，率大小文武百官，齊集大清門外，序立哭臨。接連數月，用一百零八人請出梓宮，奉安崇政殿，由部院諸臣輪流齋宿，且不必細說。

單說太子福臨，奉遺詔嗣位，行登極禮，六齡幼主，南面爲君，到也氣度雍容，毫不膽怯。登極這一日，由攝政兩親王，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及文武羣臣朝賀，行三跪九叩首各儀。當由閣臣宣詔，尊皇考爲太宗文皇帝，嫡母生母並爲皇太后，以明年爲順治元年。王大臣以下，各加一級。王大臣復叩首謝恩。新皇退殿還宮，王大臣各退班歸第。自是皇太后吉特氏，因母以子貴，居然尊榮無比。但他是聰明絕頂的人，自念孤兒寡婦，終究未安，不得不另外畫策。畫什麼策？幸虧這多爾袞，心相印，無論大小事情，一律稟報，并且辦理國事，比鄭親王尤爲耐勞。正中太后心坎。過了數日，又由多爾袞舉發阿達禮碩託諸人悖逆不道，暗勸攝政王自立爲君，當經刑部訊實，立即正法，并罪及妻孥。吉特太后聞知，格外感激，竟特沛殊恩，傳出懿旨，令攝政王多爾袞便宜行事，不必避嫌。叫他上鈞。多爾袞出入禁中，從此無忌，有時就在大內住宿。宮內外辦事人員，不諒皇太后攝政王兩人苦衷，就造出一種不脛不愈的言語來。連鄭親王濟爾哈朗也有後言。正是多事。多爾袞奏明太后，令濟爾哈朗出師攻明，此旨一發，濟爾哈朗只得奉旨前去，涉遼河，抵甯遠。適值明吳三桂爲寧遠守將，嚴行抵禦，急切難下。濟爾哈朗也不去猛攻，越過了事遠城，把前屯衛中前所中後所諸處，騷擾一番，匆匆的班師回國。

過了一年，便是大清國順治元年，明崇禎帝十七年，是年爲明亡清興一大關鍵，故特敘明。元旦晴明，清順治帝御殿，受朝賀禮，外藩各國，亦遣使入覲。『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別有一種興旺氣象。過了一月，太宗梓宮奉安昭陵，輜輳首轍，輅仗莊嚴，旌旛亭蓋，車馬駝象，非常熱鬧。皇太后皇帝各親王郡王貝子貝勒暨文武百官，以及公主格格福晉命婦，都依次恭送。正是生榮死哀，備極隆儀。偏這攝政王多爾袞，格外小心服侍吉特太后，又

見太后後面，有一位福晉，生得如花似玉，與太后芳容，恰是不相上下。多爾袞暗想道：「我只道太后是個絕代佳人，不料無獨有偶。滿洲秀氣，都鍾毓在兩人身上，又都是咱們自家骨肉，倘得兩美相聚，共處一堂，正是人生極樂的境遇，還要什麼榮華富貴？可笑去年阿達禮領託等人，還要勸我做皇帝，咳！做了皇帝，還好胡行麼？」看官你道：這位福晉是何人眷屬？我亦正要問明。乃是肅親王豪格的妻，攝政王多爾袞的姪婦。正名定分暗伏下文。

小子且把多爾袞的癡念攔過一邊，單說奉安禮畢，清廷無事，鄭親王濟爾哈朗，仍令軍士修整器械，儲糧秣馬，俟塞外草木蕃盛，大舉攻明。時光易逝，又是暮春，濟爾哈朗擬出師進發，多爾袞恰不甚願意，因此師期尚未決定。這日，多爾袞在書齋中，批閱奏章，忽來了大學士范文程，向多爾袞請過了安，一傍坐下，隨稟多爾袞道：「明京已被李闖攻破，聞崇禎帝已自盡了。」多爾袞道：「有這等事？」文程道：「李闖已在明京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了。」多爾袞道：「信個李闖，忽做中原皇帝，想是有點本領的。」文程道：「李闖是個流寇的頭目，聞他也沒甚本領，只因明崇禎帝不善用人，把事情弄壞，所以李闖得長驅入京，現聽得李闖非常暴虐，把城中子女玉帛，掳掠一空，又將明朝大臣，個個綁縛起來，勒令獻出金銀，甚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銀已盡，一一殺訖。明朝臣民，莫不切齒痛恨。若我國乘此出師，借着弔民伐罪的名目，布告中國，那時明朝臣民，必望風歸附，驅流賊定中原，正在此舉。」明社之原，借范文程口中說出，免與本書夾雜。多爾袞聽罷，沈吟半晌，方答道：「且慢慢商量。」文程又竭力慫恿，說是此機萬不可失。可奈多爾袞恰另有一番隱情，只是躊躇未決。所為何事？范文程快快告別，次日，復着人至睿親王邸第，呈上一書，多爾袞拆書視之，只見上寫道：

大學士范文程敬啟攝政王殿下：迺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繼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變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君臣安能相保？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先帝成業，夾輔冲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啓佑，此正欲我攝政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

亦此時，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撫衆，使近悅遠來，曩者棄遼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爲我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是當嚴申紀律，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仍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以爲質，又拔其德馨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關以西，擇一堅城頓兵，以爲門戶，我師往來甚便，惟我攝政王察之！

多爾袞聞畢，嘆道：「這范老頭兒的言語，確是不錯，但我恰有一樁心事，不能與范老頭兒說明，我且到夜間入宮，與太后商量再說。」

是夕，多爾袞入宮去見太后，便把范文程的言語，敘述一遍。太后吉特氏道：「范老先生的才識，先皇在時，常佩服他的。他既主張出師，就請王爺照他行事。」多爾袞道：「人生如朝露，但得與太后長享快樂，已自知足，何必出兵打仗，爭這中原？」太后道：「這却不是這樣說。我國雖是統一滿洲，總不及中國的繁華，倘能趁此機會，得了中國，我與你的快樂，還要加倍。況你不過三十多歲的人，多爾袞的年紀，就太后口中敍出，無怪太后特沛殊恩。來日正長，此時出去立場大功，何等光輝，何等榮耀，將來親王以下，人人畏服，還有那個敢來饒舌？」此婦見識，畢竟勝人一籌。多爾袞尚是沈吟，太后見他不願出師，便豎起柳眉，故作怒容道：「王爺要什麼，我便依你什麼。今天要你出師攻明，你却不去，這是何意？一惱得多爾袞連忙陪罪，雙膝請安道：「太后不必動怒，奴才願去。」太后便對多爾袞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多爾袞道：「奴才出師以後，只有一事可慮。」太后問他何事，多爾袞道：「只豪格那廝，很與我反對，屢造謠言，恐於嗣君不利。」太后道：「這却憑你處置便是。」多爾袞應命出宮，便召固山額真何洛會，秘密商議了一回。次晨，何洛會即聯絡數人，共奏肅親王豪格言詞悖妄，恐致亂政。多爾袞即偕鄭親王等，公同審鞫，豪格不



服，仍出詞挺擗。多爾袞遂說他悖妄屬實，廢爲庶人。無端遭黜，請閱者憐之。於是多爾袞奏請南征，由順治帝祭告天地太廟，不日啓行。啓程這一日，范文程恭擬詔敕，便在篤恭殿中，頒給多爾袞大將軍敕諭，敕曰：

朕年冲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便宜行事。至攻取方略，爾王欽承皇考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事，大將軍當如事朕，同心協力以圖進取，庶祖考英靈爲之欣慰。欽此。

多爾袞叩首受印，隨同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等，率領八旗勁旅，蒙漢健兒，進圖中原。陸續登程，向山海關去了。正是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天道靡常，一興一替。

欲知多爾袞出師後事，且待下回再詳。

和戰未定，尙非致亡之因，誤在崇禎帝所用非人，卒致外患日迫，內訌乘之。甲申之變，誰謂非崇禎自召耶？若清則國勢方盛，太宗晏駕，以六齡之幼主安然即位，多爾袞等忠心輔幼，竟爾七堯無驚。至於明社已屋，又由多爾袞出師，唾手中原。後人謂多爾袞之肯出死力，皆孝莊后有以籍絡之，然則孝莊后固一代尤物乎？明亡清繼，成於一婦人之手，吾嘗其德，吾服其才。

##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忍死雙親

且說山海關內外的守將，就是明總兵吳三桂，其時三桂已封平西伯，駐守寧遠，因有廷旨，促他人援，遂率衆西行。到山海關，聞京師已陷，明帝殉國，遂令軍士紮住營寨，徘徊不進，忽探馬來報道：「爵帥家屬，盡被李闖拿去。」三桂大怒，率兵入關。適李闖派降將唐通，賚白銀五萬兩，并三桂父吳襄書札，來招降三桂，途次遇三桂軍，使

入帳進見。三桂問明來意，唐通取出吳襄書，交與三桂。三桂拆閱，大略說：「君逝父存，汝宜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云云。三桂遲疑未決，唐通又說道：「崇禎已歿，明已無君，君不能使再生，父事可以再死，不如歸降爲是。」三桂道：「既如此，我爲老父故，無奈投降，請君先行回覆，我當入京來見新主。」唐通復索回書，三桂便潦潦草草寫了幾句，并加了封，交與唐通帶回。來往書信，無關緊要，故略之。遂即召集衆將，把降順李闖的緣故，約略說明。部將馮鵬諫阻，三桂不從，即在關上守候交卸。不數日，李闖差來的守關將吏，已率兵趕到。三桂把關上事務，交與來將，遂帶了數千精兵，望燕京進發。

到了灤州，有家人求見。三桂喚入，詳問家中近狀。家人便將吳襄被擄，家產被抄情形，詳細告稟。三桂道：「這到無妨。我現到京，我父自然釋放，家產也自然還了。」家人道：「現在京內是鬧得不得樣子，闖王入京，拷逼大臣，苛索財物，且不必說。宮內的皇后妃嬪，多半隨崇禎帝殉節，還有未死的宮娥彩女，都被闖王收爲妃妾，日夕姦淫。昨聞我家的姨太太，亦被這闖王選入後宮，不知死活哩。」三桂急問道：「那個姨太太？」家人道：「便是陳……」三桂便接口道：「是否陳圓圓姑娘？」家人道：「不是陳圓圓姑娘，還有誰人？」三桂不聽，猶可聽了此語，叫了一聲愛姬，望後便倒。愛姬重於親父。

小子要述陳圓圓歷史，且把吳三桂生死，略攔一攔，請諸君先聽我說這位圓圓姑娘。圓圓本太原故家，姓陳名沅，能詩能畫，又善彈琴，因遭亂流落，鬻爲玉峯歌伎，豔幟高張，纓頭價重。吳三桂在京師時，曾與他有一面緣，彼此企慕。嗣後沅娘豔名爲藩府田畹所聞，千金購豔，充入下陳，遂改名圓圓。田畹係崇禎帝寵妃父親，仗着皇親勢力，蓄有數百萬家私，自得了陳圓圓，百般愛寵，怎奈老夫少婦，終嫌非匹。「石崇有意，綠珠無情。」田畹亦無可如何。

適值李闖陷西安，秦王存樞被執，轉陷太原，晉王求樞又被殺。秦晉二邸，累代積蓄，都掃得乾乾淨淨。田畹偕

暗着急，終日愁眉不展。圓圓窺破情景，便乘機進言，說：「寧遠總兵吳三桂，部下都是精銳，國丈何不與他結交，作爲護符？」已寓深意田碗大喜，可巧吳三桂入京覲見，遂設宴相請。三桂正憶着陳圓圓，聞他身入田邸，苦難會面。一聞田碗相邀，忙卽赴席。席間說起濟兵強悍，與流寇猖獗的事情，田碗便把全家託他保護。三桂謙讓一番。田碗恐他不允，格外殷勤，向後房叫出衆歌姬，奏曲侑酒。三桂仔細一瞧，雖是個個妖豔，但不見那可人兒。圓圓姑娘，便問田碗道：「前開玉峯歌伎陳沅娘，曾入貴邸，如何衆歌姬中，獨無此人？」田碗聽三桂提起圓圓，呆了半晌，只因有事相干，不得不召圓圓出來。少頃，圓圓應召而出。田碗令向三桂行禮。三桂舉手相讓，一面瞧那圓圓，宛似寶月祥雲，別具神采，比當年初見時，雖稍清減，却越顯出玉質娉婷。圓圓見三桂瞧他，恰嫣然一笑，低垂粉頸，另有一種嬌羞態度。作者亦另具一種筆墨三桂便轉眼看衆歌姬，覺得蠢俗異常，彷彿嫖場，便向田碗道：「西子在前，難爲衆豔，請國丈令衆姬入室，免得多勞，吳某只請沅娘鼓琴一曲，靜心領悟，便感國丈厚誼。」田碗卽令衆姬退出，命圓圓側坐鼓琴。侍女抱琴與圓圓，圓圓便輕舒皓腕，默運慧心，彈了一曲湘妃怨。絃外寓意三桂係將門之子，頗識琴心，料知圓圓自怨非偶，不由的自念道：「可惜可惜！」

田碗方欲啓問，忽見家人呈進邸報，接過一瞧，不覺魂馳魄落。三桂從旁遙望，邸報上寫着是：「代州失守，周遇吉陣亡。」九個大字，便道：「代州一失，京畿要戒嚴了。」田碗道：「老夫風燭殘年，偏要遭此喪亂，奈何？」三桂趁此機會，竟借着酒意，慨然答道：「吳某蒙國丈推愛，願力護尊邸，但有一事相求，請國丈見賜！」田碗問他何事？三桂道：「便是這位沅娘，若承國丈賜與吳某，吳某誓爲國丈効死。」田碗聽到此語，又是怒，又是悔，勉強答道：「老夫也不惜一歌伎，但未知圓圓願否？」此時圓圓琴已彈完，就稟告田碗道：「妾隨國丈數年，安忍輕離國丈？但賤妾事小，國丈事大，國丈有命，敢不敬從！」三桂大笑道：「沅娘願了，沅娘願了。」忙起身向田碗謝賜，隨命自己僕役，擡進暖轎，令陳圓圓拜別尊親，押着圓圓上轎，出了藩府，自己上了馬，揚鞭徑去。這位田國丈，弄得目瞪口呆，既

不忍割捨，又不好攔阻，只得眼睜睜的由他劫去。

那三桂劫娶圓圓回家，像活寶貝的看待。圓圓又素羨他是當世英雄，三生有幸，兩意相同，真個是你貪我愛，說不盡的綢繆。不料明廷諭旨，飭三桂迅速出關，軍中不能隨帶姬妾，三桂硬着頭皮，別了愛姬，率兵趕到關上，心中恰時時思念這陳姑娘。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自古皆然，不足為三桂實。但為一愛妾故，背了君父，將何以自解。此番得了家人的傳報，知陳姑娘被李闖劫奪了去，頓時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立即暈倒。你要劫人妾，人亦劫你妾，天道循環，何必着急。幸虧家人相救，酥醒轉來，便咬牙切齒，誓報此恨。妻妾之醜，也是不共戴天，禮經上須加入一條。當即率諸將馳回山海關，逐去關上的闖將，令軍士為崇禎帝服喪，設座遙奠，齧血結盟，決志掃滅李闖，為明復讎。這消息傳達燕京，李闖方在宮中取樂，三日不朝，想是得了陳圓圓格外荒淫。及接到此報，不覺大驚，亟發兵二十萬，下令親征。又命降將唐通、白廣恩率二萬騎遠出關外，夾攻三桂。

三桂方整備抵禦，忽報清國攝政王多爾袞，帶領雄兵十萬，將到寧遠。三桂惶急道：「內有闖賊，外有清兵，叫我如何對付？」轉念道：「與其把明室江山送與闖賊，不若送與滿洲人。闖賊闖賊！你要奪我愛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本心已壞，遂修好一書，令副將楊坤、游擊 郭雲龍，赴清軍乞援。此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正領兵到了翁後，距寧遠城只數里，聞報平西伯 吳三桂遣使求見，乃傳令入帳，由楊坤呈上書信，多爾袞即展閱道：

明平西伯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謹上書於大清國攝政王殿下：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棄寧遠而鎮山海者，正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天人共憤，衆志已離，敗可立待。我國積德累仁，圖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欲與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

朝應惻然念之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顛扶危，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待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爾袞閱畢，見范又程洪承疇在旁，便將書遞閱。兩人閱過了書，范文程先開口道：「王爺大喜，此番可手定中原了。」不枉前番苦勸。多爾袞道：「這且仗先生等費心。」洪承疇道：「此去中原，何患不滅李闖？但此番是爲明討賊的義師，與前次入塞不同，還請王爺發令，申諭將士，經過各府州縣，毋屠人民，毋焚廬舍，毋掠財物，有敢違令，照軍法從事。如此施行，中原人民，定當望風投誠，萬里江山，唾手可下。求王爺明鑒！」多爾袞點點頭，隨道：「吳三桂的來書，如何答覆？」范文程道：「請先招降三桂，令他與李闖交戰，待他兩邊困乏，我却率領精銳，援應三桂，驅逐李闖，定卜大勝。」一鼓一吹，描盡虎狼。多爾袞道：「好好！就請先生寫了覆書便是。」這位才學深通的范老先生，就濡墨拈毫，伸紙疾書道：

大清國攝政王。覆書吳平西伯麾下：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曾無一言相答，是以三次進兵攻略，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明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爲仲父，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當如帶礪河山，永無極。

文程寫畢，呈與多爾袞。多爾袞看了一遍，命文程加封，交給來使去訖。多爾袞遂拔營進發，到了連山，遇明使

復來，催清兵入關。多爾袞應允，遣回來使。

那時吳三桂日盼清兵到來，不料清兵未至，李闖先到，三桂急將關內的百姓，騙入營中，復挑選精銳，交關固守。正籌間，猛聽得一聲大砲，如雷震耳，三桂向西瞭望，但見塵頭起處，千軍萬馬，向東而來，後面隱隱有一黃蓋，簇擁着一個鬚眉如戟，鷹目鶴鼻的主帥。三桂料是李闖，恨不得一手抓來，把他碎屍萬段。你的愛姬，到被他受用久了。當即激厲將士，開關出戰。李闖見三桂出來，驅衆直上，把三桂困在垓心。三桂毫不懼怕，率着鐵騎，左衝右突，頓時喊殺連天，山搖地動。從早晨殺到日暮，闖軍向是未退，三桂恐兵士疲乏，無奈衝開敵陣，率兵入關。李闖也不敢緊逼，令部下齊下寨。

三桂入關，升堂檢點軍士，已傷亡多人，不禁號啕大哭。非哭軍士，實哭愛姬。衆將士亦皆感泣。忽報闖將唐通白廣恩，昔爲明將，今爲闖將，何無心肝乃爾！已帶兵二萬，從關外殺來，三桂大驚，即登陴遙望，果見東南角一軍，懸著大順旗號，旋風般的過來。三桂自語道：「真個賊將又來了，內外受敵，奈何？」急煞！語未畢，聽得東北角上，又砲聲震天，一軍復疾馳而至，旗幟飛揚，隱隱有紅黃藍白四色。三桂又自語道：「莫非清兵已到麼？」一方在躊躇，見探子已上城飛報，說是清豫王多鐸、英王阿濟格，已率前隊兵到此。三桂不禁轉悲爲喜，謝天謝地。爲公平爲私乎？便下關用過夜膳，命衆將士道：「清軍已到，可以無慮。今夜請諸位一意守關，明日我當出見清軍。」

是夕，各軍都休息勿動。至翌晨，唐通白廣恩進兵攻關，三桂選了五百精兵，攜着大砲，開關東出。關門甫開，砲彈隨發，衝開一條血路，直到清營，即下馬求見。當由多爾袞遣將迎入。三桂既入帳，見上面坐着威風凜凜的多爾袞，卽倒身下拜。爲愛姬故何妨風塵。多爾袞出座相扶，請三桂起坐。三桂卽哭訴李闖不道，殘毀宮闕，故主自盡，全家被擄的情形。多爾袞道：「說來也是可恨。我到此地，卽爲貴爵雪讎雪恨而來。」三桂忙接着道：「王爺仗義興師，爲吳某報讎雪恨，某非木石，敢負鴻慈？」好入貳臣傳了。多爾袞道：「如天之福，得定中原，當以王爵相報。」三桂稱

謝并請速發兵相救。多爾袞點頭，命多鐸阿濟格入帳，先與三桂相見，隨即對二人道：「你二人帶兵五千去殺退關外賊軍，二人奉命前去。多爾袞召進洪承疇祖大壽等，與三桂共敘寒暄。承疇是三桂故帥，大壽是三桂母舅，至此談及明室情形，各自嘆息。嘆息而已，何足道哉？」

不多時，多鐸阿濟格二人入帳報捷，說賊將唐通白廣恩已逐走了。原來唐通白廣恩自松山一戰，早識清兵利害，今見清兵來援山海關，早已望風生畏，鼠竄而去。關外未曾大戰，正好虛驚。三桂使請多爾袞入關，守關將士由三桂點名參謁，復祭告天地，歃血爲盟，當下多爾袞命分列坐次，會議軍事。洪承疇道：「現在關賊率衆東出，都城必然空虛，若濟軍從關外遠道，踰入居庸，襲破京師，待賊回援，我在關之軍蹙其後，在京之軍扼其前，任他李闖非常兇悍，也要一鼓成擒，這却是萬全的計策。」若從承疇之計，三桂家屬或猶可保。三桂聽這番議論，暗暗着急，忙說道：「關內人民，望大軍如望雲霓，若潛師襲京，多費時日，轉失民望，現不如乘着銳氣，驅逐逆闖，況王爺以順討逆，正應用著堂堂正正的舉動，義師所至，無人不服，何必用這祕謀？」三桂心中只爲那人入京早一日好一日，所以聞承疇計極力阻攔，然亦虧他說得圓到。多爾袞道：「闖賊的兵勢如何？」三桂道：「賊兵雖多，統是烏合之衆，三桂只有七千人馬，尚能與他殺個平手，何況王爺帶來大隊，個個英雄，那有殺不過闖賊的道理？」三桂不才，願衝頭陣。」多爾袞道：「既如此，明日與他決一勝負，再作計較。」

翌晨，多爾袞升帳，令吳三桂率領本部人馬，攻賊右面，自己的兵馬，攻賊左面，一聲鼓號，開關出戰。兩邊排着陣勢，李闖的兵約多一倍。多爾袞向吳三桂道：「貴爵願衝頭陣，請先攻入。」三桂得令，領着本部人馬，向闖兵最多處殺進去了。多爾袞恰領着英豫二王，馳上東山，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等，也隨着多爾袞上山，但見對面山上，李闖亦挾着明太子諸王等，指麾賊衆，賊衆展開兩翼，把三桂軍圍了四五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過數十回，呼殺聲震動海嶠。多爾袞道：「好利害，好利害，自我帶兵以來，入塞也好幾次，從沒有經過這般惡關。」

對異族則怯，對同室則勇，明朝所以終亡。

說時遲，那時快，海濱忽起了一陣怪風，把地上塵沙捲入空中，頓覺天昏地暗，不辨彼此。多爾袞驚道：「不好了！吳三桂要陷沒陣中了，快去救他！」多鐸、阿濟格應聲而出，催馬下山，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等亦隨下，一聲號召，萬馬奔騰，齊向敵陣衝入。

李闖正在山上督戰，見大風過處，飛塵四散，霎時塵開見日，有無數辮髮兵，橫躍入陣，督兵的都是紅頂花翎，不覺失聲道：「這是滿洲兵，如何到此！」急麾蓋向山下退走。賊軍不見主子紛紛大亂，滿漢各軍追趕四十里，斬首數萬級，方收兵回關。

多爾袞令關內兵民盡行薙髮，吳三桂首先遵令，髮可薙，愛姬不可失。薙髮已畢，即請作前驅，多爾袞命率兵二萬名，即日就道，星夜前進。李闖奔一城，三桂搗一城。李闖遣使求和，三桂只是不允。一逃一追，直抵燕京城下。李闖馳入京中，令部衆紮在城外，分作十二寨，抵敵三桂。那禁得三桂當先踹營，無人可當，不到半日，十二寨已攻破八寨，餘四寨亦遠城遁去。李闖又遣兵出城迎戰，又被三桂一陣殺退，真是一夫拼命，萬夫莫當。李闖大懼，復遣使求和，願與三桂平分中原。三桂見了來使，也不令他開口，急喝令斬訖，當即命軍士猛攻京城。忽聽得城上一片哭聲，由三桂抬頭一望，乃是自己的親父母，并妻子等三十多名，都是兩手被縛，負帶刑具，向城下哀告道：「闖家性命，都在呼吸，你不如投降了罷！」三桂到此，憤氣填胸，大呼不降。城上復答道：「你莫非連爹娘都不管麼？你身從何而來？今日爲爹孀的爲你一人，要身死刀下，你心何忍？」慘不忍聞。三桂抗聲道：「父母深恩，兒非不知，但兒與闖賊誓不兩立，今日有闖無兒，有兒無闖。若闖賊敢害我父母，兒誓把闖賊生擒活剝，償我父母的命。」忍哉三桂道言未絕，聽城上撲的一聲，擲下一顆血淋淋的首級，接連又是二三十顆。三桂令軍士拾起一瞧，不由的從馬上墜下。小子敘到此處，又有一詩咏吳三桂道：

秦庭痛哭亦忠臣，可奈將軍爲美人。流賊木誅家已破，忍看城上戮雙親。



欲知三桂性命如何，請諸君再閱下回。

『慟哭三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此係後人咏吳三桂詩。縞素句是賓，紅顏句是主。不有紅顏，何有縞素？是三桂之心，本不可問。且清師入關，不與定酬勞之約，竟爾臣事滿清，甘心薙髮，且頗爲先導，拼命窮追，激成李闖之怒，戮其父母妻孥，不忠不孝，三桂一人實兼之。讀本回如燃犀照奸，直窮其隱。

###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却說吳三桂見城上擲下首級，拾起一看，正是他父母妻子的首級，驚得面色如土，從馬上墜下。當由軍士扶起，不禁捶胸大哭。想是不見陳圓圓有級，故尙未曾覺倒。恰好清兵亦趕到城下，聞報三桂家屬被害，多爾袞卽下了馬，勸三桂收淚，並安慰他一番。三桂謝畢，清兵乘着銳氣，攻了一回都城，到晚休息。城內的李闖王，聞滿洲兵也到城下，急得屁滾尿流，忙與部下商議了一夜，除逃走外無別法。遂命部下將所索金銀，及宮中帑藏器皿，晝夜收拾，鑄成銀餅數萬枚，載上騾車，用親卒拖着，出後門先發，自率妻妾等開西門潛奔。臨走時，放了一把火，將明室宮殿，及九門城樓，統行燒燬，豈是何意？并把那明太子囚挾而去。

時已黎明，清兵方出寨攻城，忽見城內火光燭天，烈燄飛騰，城上的守兵，已不知去向。隨即緣城而上，踰入城內，把城門洞開。吳三桂一馬衝入，軍士亦逐隊進城。外城已拔，內城隨下，皇城已開得洞穿。三桂率兵到宮前，只見顏坦敗虜，變成了一個火堆。三桂遂令軍士撲滅餘焰，自己恰急急忙忙的，到了家內。故廬尚在，人迹杳然。轉了身，向各處搜尋一番，只有鳩形鵠面的愚夫愚婦，並沒有這個心上人兒。我亦替他一念。他亦無心去迎多爾袞，竟領兵出了西門，風馳電掣般追趕李闖。到了慶都，見李闖後隊不遠，便憤憤的追殺過去。李闖急令部將左光先谷大成

等回馬迎戰，不數合，已被三桂軍殺敗，勒馬逃走。拋棄甲仗無數，擁積道旁。三桂軍搬不勝搬，移不勝移。等到撥開走路，眼見得關軍已去遠了。三桂尙欲前進，祖大壽孔有德等，已從京城趕到，促令班師。三桂道：「逐寇如追逃，奈何中止？」大壽道：「這是范老先生意見，說是窮寇勿追，且回都再議。」三桂猶自遲疑。大壽言：「軍令如山，不應違拗。」三桂無奈，偕大壽等回見多爾袞。多爾袞慰勞一番。三桂道：「關賊害我故君，殺我父母，吳某恨不立誅此賊，只因軍命難違，姑且從歸，請仍行往追！」口頭原是忠孝。多爾袞道：「將軍原不憚勞，軍士已經疲乏，總須休養幾天，方可再出。」三桂無言可答，只得辭別到家，仍密遣心腹將士探聽陳圓圓消息。念念不忘此人。接連兩日，毫無音信。三桂短嘆長吁，悶悶不樂。忽有一小民求見，三桂召入。那小民叩見畢，呈上一書，三桂卽展讀道：

賤妾陳沅謹上書於我夫主吳將軍麾下，妾以陋姿，猥蒙寵愛，爲歡三日，遽別征旌，妾雖留滯京門，魂夢實隨左右，陌頭之感，不律難宣。三月終旬，關賊東來，神京失守，妾以隸於將軍府下，遂遭險難，以國破君亡之際，卽以身殉，夫亦何惜第以未見將軍，心迹莫明，不敢遽死。關賊屢圖相犯，妾以死拒。幸關賊猶畏將軍，未下毒手，令妾得以瓦全。妾之偷息，以至於今者，皆將軍之賜也。及關賊舉兵西走，妾得乘間脫逃，期一見將軍之面，捐軀明志。乃聞將軍復出追寇，不得已暫寓民家，留身以待。今幸將軍凱旋，將別後情形，謹陳大略。伏維垂鑒，書不盡意，死待來命。

看官，這陳圓圓既被李闖擄去，如何李闖西奔，恰把圓圓撇下呢？前未提起。閱者早已懷疑。原來圓圓秉性聰明，聞三桂來追，李闖欲走，他思破鏡重圓，故意的向李闖面前，說明三桂心迹。李闖以留住圓圓，可止追軍，并因妻妾多與相嫉，陰沮其行，故圓圓猶得留京，流徙民家。

三桂得了圓圓書，不禁大喜，忙賞小民二百金，這小民恰得了一注橫財。令兵役肩輿至民家，接回圓圓。不一時，圓圓已到，款步而入，三桂忙起身相迎。文姬歸來，丰姿如舊。圓圓方欲行禮，三桂已將他一把掖住，擁入懷中，與他接

了一回吻，真是活寶。纔對圓圓道：「不料今日猶得見卿。」圓圓道：「妾今日得見將軍，已如隔世，惟妾身雖幸保全，左右不無疑慮，請今日死在將軍面前，聊明妾志。」說畢，已垂下珠淚數滴，把三桂雙手一推，意圖自盡。一笑一死，這是婦女慣技。三桂將他緊緊抱住，便道：「我爲卿故，間關萬里，日不停馳，今日幸得重會，卿乃欲舍我而死，卿死，我亦不願再生。」比君父何如？圓圓嗚咽道：「將軍知妾未必人人知妾。」三桂急忙截住道：「我不疑卿，誰敢疑卿！」圓圓道：「將軍如此憐妾，妾不死，無以自白，妾死，又有負將軍，正是生死兩難了。」三桂着急道：「往事休提，今日是破鏡重圓的日子，當與卿開樽暢飲，細訴離情。」於是命侍役安排酒肴，到了上房對酌，敘這數月的相思，妾貌似花，郎情如蜜，金釵影裏，半彈雲鬢，秋水波中，微含春色。既而夕陽西下，更鼓隨催，攜手入帳，重療相如渴病，含羞薦枕，長令子建傾心。此時三桂的心中，全把君父忘却，未知這位陳圓圓還記念李闖否。過了數日，少不得從宜從俗，替吳襄開喪受弔，白馬素車，往來不絕。嗣聞多爾袞保奏爲王，又是改弔爲賀，小子也不願細敘了。

且說清攝政王多爾袞入京後，一切布置，都由范文程洪承疇酌定。特誌兩人，是春秋書法。范洪二人，擬就兩道告示，四處張貼。一道是揭出「除暴救民」四字，羈縻百姓，一道是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籠絡百姓。那時百姓因李闖入京，縱兵爲虐，受他姦淫擄掠的苦楚，飲恨的了不得，一聞清兵入城，把闖賊趕出，已是轉悲爲喜。又因清兵不加殺戮，復爲故帝發喪，真是感激涕零，達到極點，還有那個不服呢？小信小惑，已足服人。多爾袞見人心已靖，急召集民夫，修築宮殿。武英殿先告竣工，多爾袞升殿入座，擺設前明鑾駕，鳴鐘奏樂，召見百官。故明大學士馮銓，及應襲恭順侯吳維華，亦率文武羣臣，上表稱賀。富貴固無羞也。是日，即繕好奏摺，令輔國公屯齊喀和托，及固山額真何洛會，到瀋陽迎接兩宮。

兩大臣去訖，多爾袞退了殿，忽由部將呈上密報。多爾袞一瞧，即召入范文程洪承疇遞閱。二人陶畢，范文程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將來定與我爲難，這事頗要費手。」洪承疇道：「朱由崧是個酒色之徒，不足深慮，

只是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素具忠誠，未知他曾任要職否？多爾袞道：「洪先生諒識此人。」承疇道：「他是祥符縣人，素來就職南京，所以不甚熟識，唯他有一弟在京，日前已會晤過了。」多爾袞道：「最好令伊弟招降了他。」承疇道：「恐他未必肯降，但事在人謀，當先與商議便是。」多爾袞點頭，二人隨即退出。

過了數日，迎鑾大臣飭人回報，兩宮准奏，擇於九月內啓鑾。多爾袞遂派降臣金之俊爲監工大臣，從京城至山海關，填築大道，未竣工的宮殿，加緊築造；又招集侍女太監，派往各宮承值，宮中需用的器具物件，特遣專員往各處采辦。多爾袞當政務餘閑的時候，亦親去監察。吉特太后所居之宮，想必監察較周。一日，由探馬報稱，明福王稱帝南京，改元弘光，命史可法開府揚州，統轄淮揚鳳廬四鎮，江淮一帶，都駐紮重兵了。多爾袞聞報，仍延這洪老先生密議邸中。此時這洪老先生，已託史可法兄弟寄書招降，又與多爾袞代作一書，寄與史公。此書曾載入史鑑，首末無非通套，中間恰說得委婉動人。其文云：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書奉致衷緒，未知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天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時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感之。國家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彈征繕之勞，悉索蔽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謂天塹不

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爲明朝祟，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領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善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桀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盡意。

書成，命故明副將韓拱薇及參將陳萬春齋書去訖。多爾袞照常辦事，除處理國務外，仍是監視工作，足足忙了兩個多月，方報竣工。一日，接到瀋陽諭旨，知兩宮已經啓變，遂派阿濟格、多鐸等率兵出城巡察。嗣是連接來報，聖駕已到某處某處了。多爾袞令於通州城外，先設行殿，命司設監去設帷幄御座，尚衣監去呈冠服，錦衣衛去監鹵簿儀仗，旗手衛去陳金鼓旂幟，教坊司去備各種細樂，大致齊備，傳聞御駕已入山海關，進次永平，即傳集滿漢王大臣，統穿著吉服，往行殿接駕。是日，變駕已到通州，龍旗煥采，鸞輅和鈴，兩旁侍衛，擁着一位七齡太子，生得秀眉隆準，器宇非凡。七歲童子入做中原皇帝，想必器宇非凡。後面便是兩宮皇太后，這位吉特氏華服雍容，端嚴之中，偏露出一種斌媚。想從多爾袞眼中看出。多爾袞忙率王大臣等，排班跪接。由太監傳旨平身，始一齊起立，隨變駕進了行殿。七齡天子，升了御座，旁立鴻臚寺官，俟王大臣等依次排列，一一唱名，贊行五拜三叩首禮。禮畢，退殿少息，約兩三小時，復命起變，從永定門入大清門，王大臣等仍送迎如儀。是時城內的居民，早已奉到命令，家家門前，各設香案，

烟雲繚繞，氣象昇平。鑾駕徐徐經過，入了紫禁城，王大臣等始起身而退，只多爾袞隨駕而入。猛見那已革的肅親王豪格，仍然翎頂輝煌，昂頭進去，多爾袞滿腹狐疑，當時不便明問，只好隨駕入宮。肅親王的福晉想尚在後，未到。

接連忙了數日，無非是安頓行裝，排設器具，毋庸細說。到了十月朔，順治帝親詣南郊，祭告天地社稷，并將歷代神主奉安太廟，隨即升武英殿，即中國皇帝位。滿漢文武各官，拜跪趨跽，嵩呼華祝，正是說不盡的熱鬧。漢代衣冠一且休。禮畢，遂頒詔天下，大旨爲「國號大清，定都燕京，紀元順治」等語。這是滿清入主中原之始，故不憚詳述。是日，即

加封多爾袞爲叔父攝政王，因他功蹟最高，特命禮部建碑勒銘，并定攝政王冠服宮室各制。另定攝政王宮室制度，恐多爾袞尙未快意。又加封濟爾哈朗爲信義輔政叔王，名爲加封，實是降級。晉封阿濟格爲武英親王，復肅親王豪格爵，賜

吳三桂平西王冊印。諭旨一下，多爾袞因豪格復爵，心中未免不樂，恰又不便攔阻，只好緩緩設法。是日親王及各大臣家屬，亦統同到京。前文未敘及肅王福晉，故特補敘一筆，非閑文也。畿內已定，復令直隸巡撫衛國胤等，平定畿外，於是

決議遠略。聞李闖西奔入陝，遂授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率同吳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入榆林延安，攻陝西的背後。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同孔有德等，由河南趨潼關，攻陝西的前面。兩路進兵，都用漢將爲前導，以漢兵漢的是妙。只可惜這平西王又與愛姬話別了。兩將軍率兵去訖，多爾袞又遣豪格出師山東，語首特加多爾袞三字，閱者勿滑過。豪格不敢違慢，亦即奉令而去。

那時朝政始稍稍閒暇，多爾袞隨時入宮，與吉特太后共敘離情。一日，正自大內回邸，忽由洪承疇入見，報稱江南遣使左懋第、洪範、馬紹愉等，攜帶白金十萬兩，綢緞數萬匹，來此犒師。多爾袞道：「何處的軍士，要他犒賞？」承疇道：「說來可笑。他說是犒我朝軍士呢。還有史可法一封覆書。」說至此，即袖出一書呈上，多爾袞拆開一閱，不禁驚嘆起來。正是

河山半壁留殘局，簡牘千秋表血誠。

畢竟書中如何說法，且看下回自知。

順治帝之入關，人謂由多爾袞之力，吾不云然。不由多爾袞，將由吳三桂乎？應之曰：唯唯否否。三桂初心，固未嘗欲乞援滿洲也。爲一愛姬故，迫而出此。然則導清入關者，非陳圓圓而誰？圓圓一女子耳，乃轉移國脈如此。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圓圓殆其流亞歟？若多爾袞之經略中原，入關定鼎，亦自吉特太后激厲而來，是又以一婦人之力，鑿成大統者，孰功孰罪，閱此書者當於夾縫中求之。

## 第十四回

### 抗清廷丹忱報國

### 屠揚州碧血流芳

且說清攝政王多爾袞，展閱史可法覆書，不禁驚嘆。因史公來書，是洋洋二大篇，比原書字數還要加倍。當即交洪承疇朗誦，承疇遂徐聲念道：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儉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隨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夫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庶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廟凶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子，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

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宵，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柵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剋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衆，且罷薙髮之命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篋篋，遼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師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嗣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議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緡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泣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



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日。

洪承疇讀畢，隨道：「據書中意思，史可法是不肯降順我朝，但照陳洪範傳說，現在明福王用了馬士英阮大鍼等人入閣辦事，恐怕就要滅亡呢。」多爾袞問他何故承疇道：「馬士英向來貪鄙，阮大鍼是魏閹的乾兒，這等人執掌朝綱，還有何幸？」多爾袞道：「有史可法在。」承疇道：「單靠這史老頭兒，也不中用。」史老頭兒不中用，洪老頭兒恰很中用。多爾袞道：「此外有無別說？」承疇道：「來使左懋第恰有四件事要求我朝：第一件，是要在大壽山特立園陵，改葬崇禎帝；第二件，是要索還北京，只肯把山海關外割畀我朝，每年贈我歲幣，只有十萬兩；第三件，我朝與他國書，只許稱可汗，不能稱帝；第四件，來使聘問，要照故明會典，不肯屈膝。」多爾袞勃然道：「左懋第何人敢說這樣話！」承疇道：「聞他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係南朝忠臣，故特借承疇口中表明官職，也是紫陽書法。多爾袞想了一回，便道：「且令他三人暫居鴻臚寺中，再作計較。」

歇了幾天，承疇因染病乞假，不去上朝，忽聞朝中已遣回南使，大吃一驚，忙來見多爾袞，問道：「王爺把南使都遣回了麼？」多爾袞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自然令他回去。」承疇道：「老臣已與陳洪範密約，願招降江南將士，洪範可去，左馬二人不應遣歸。」多爾袞道：「你日前未曾聲明，今已遣歸，奈何？」承疇道：「請速派得力人員，追回左馬二人，只放陳洪範回南。」多爾袞點頭，即令學士詹霸帶着禁軍，飛騎南追，不到兩三日工夫，即將左馬二人截回。

多爾袞正思遣將南下，忽接西征捷報，說西安已攻下了，不禁大喜。原來李闖率衆入陝，攻陷長安，復令部衆分擾四川河南等省，尋聞清陳王多鐸已下河南，急遣部將張有聲守洛陽，張有曾守靈寶，不防清兵勢大二張，具被擊敗，退回關中。李闖又命驍將劉宗敏，帶着人馬，出守潼關，與清兵戰了數次，有敗無勝。李闖復親率鐵騎到關，

兩下都是百戰精兵，一攻一守，殺傷相當。這時候，清英王阿濟格等，已向長城外邊入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克延安，下鄜州，直趨西安。警報傳至李闖，李闖又只得回援，途次正遇阿濟格軍，被他大殺一陣，急急的遁入城中。那時潼關也由多鐸攻破，降了闖將馬世堯，乘勝來會阿濟格，李闖急上加急，仍如在京時放火而逃。始終是一強盜行徑，如何能統中原？這一場，被清兵前截後追，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惡貫滿盈之報。只剩了幾十個殘卒，保着李闖，落荒逃走了。李闖入陝，已如強弩之末，故書中敘述，亦約略及之。

阿濟格既逐去李闖，與多鐸相會，即聯名報捷。多爾袞大喜過望，即奏請順治帝御殿受賀。此時已是順治二年春天了。受賀畢，由多爾袞等會議，令阿濟格仍遵前旨，追勦李闖。多鐸移師下江南。小子只有一枝筆，不能並敘，且先述多鐸下江南事。

且說南朝的福王，係明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崇禎十六年襲封。因流寇四擾，借從叔潞王常潁，避難淮安。崇禎帝殉國，鳳陽總督馬士英擬迎立福王，獨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以福王有七不可立，一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讀書，七干預有司，一之爲甚，其可七乎？擬迎立潞王常潁。偏這馬士英硬要推戴，勾結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四人備齊甲杖，護送福王到儀真。可法無奈，與百官迎入南京，先監國，繼稱尊，以次年爲弘光元年。士英帶兵入南京，與可法同爲東閣大學士，兩人心術不同，屢有齟齬。可法乃自請出鎮淮揚，率總兵劉肇基、于永綏等，同到江北，建議分徐泗淮海滁和鳳壽爲四鎮，即命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四總兵，分地駐紮。名目上歸可法節制，其實統是士英羽翼，那個肯聽可法號令？史閣部死矣！

四總兵開揚州華麗，爭思居住，先到揚州城下，自殺一場。虧得可法馳往勸解，方各至汎地。自是史可法在揚州駐節，屢上書請經略中原，都被馬士英擱留不報。這位弘光皇帝，偏信馬士英一切政務，全然不管，專在女色上用心。宮中不足，取諸外府。時命太監出城搜尋，見有姿色的女子，一把扯去。可憐母哭兒號，生離慘別，那弘光帝恰左擁右抱，非常快活。廣羅春方媚藥，盡情取樂，無惡天子。

誰知春宵不永，好事多磨，霓裳之曲未終，鼙鼓之聲已起。北朝的豫親王多鐸，已分軍南下了。

多鐸自奉了移師的上諭，便別了阿濟格，把軍士分作三支，望河南進發。一出虎牢關，一出龍門關，一出南陽，約至歸德府會齊。時河南尚爲南朝屬地，巡按御史陳潛夫，保奏汝寧宿將劉洪起，可爲統領，令他號召兩河義旅，阻截清兵。馬士英不許，反召回陳潛夫，清兵長驅河上，如入無人之境。史可法聞警，亟令高傑出師徐州，沿河築牆，專力防禦。尋因清兵已下河南府，復促高傑進屯歸德。高傑欲與睢州總兵許定國互相聯絡，作爲犄角，不意定國已納款清兵，送二子渡河爲質。高傑尚在夢中，領了數騎，從歸德趨睢州。被定國賺入城內，設宴接風，召妓侑酒。灌得高傑爛醉如泥，連從騎也沒人不醉，大家挾妓酣寢，一聲鼓號，伏兵齊起，高傑從醉夢中驚醒，被四妓揪住，手足動彈不得。刀鋒一下，身首兩分。其餘從騎，也一一被他殺死。一班風流鬼，都入森羅殿去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風流。

定國卽至多鐸處報功，多鐸隨進取歸德，三路兵陸續會集。適清都統準塔，隨豪格至山東，因山東已平，奉朝命接應多鐸，亦到歸德來會多鐸軍。多鐸令準塔率本部軍出淮北，自率部隊出淮南。又是二路準塔到徐州，守將李成棟乞降，進攻宿遷，劉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夾淮相拒。準塔令兵士放砲遙擊，自己恰潛渡上遊，遠出澤清背後。澤清不及防備，頓時駭退。準塔追至淮安，澤清遁入海。淮北一帶，望風降清。多鐸由歸德趨泗州，明淮河守將李際遇，焚橋遁去。清兵遂安穩穩的渡了淮河。

那時赤胆忠心的史可法，聞高傑被殺，流涕太息，忙令高傑甥李本身，往收部衆，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撫定軍心。忽報清兵已渡淮河，急督師出禦，行至半途，又報泗州緊急，復移師向泗州。行未數里，南京又飛檄召還，說是左良玉謀反，從九江入犯，趕卽入衛。風鶴驚心，楚歌四面，可法因勤王事急，不得已，舍了泗州，折回江南。史可法憐

看官！你道這左良玉何故入犯？左良玉夙有戰功，福王封他爲甯南侯，駐守武昌，節制長江上游，作爲南都屏障。這馬士英偏暗中嫉忌，遇事裁抑，惱得良玉性起，索性借入清君側爲名，引兵東下，從漢口到蘄州，列舟三百多

里士英大驚，一面命阮大鍼等率兵至江上，會同黃得功防堵，一面飛召史可法、劉良佐等入援。可法方渡江抵燕子磯，又遇南京差官傳來諭旨，以黃得功已破良玉軍，令可法速回淮揚。可法猶欲趨援泗州，探報泗州已失，急還揚州。好像磨盤心，誰知清兵已從天長六合長驅而來，距揚州城只三十里。揚州守兵多半逃竄，至可法入城，城中已無兵可守。飛檄各鎮入援，只一總兵劉肇基從白洋河趨赴報稱：「軍心多變，劉澤清已潛降清軍，一弄得可法戰無可戰，只得決計死守。」

當時有清室降將李世春，奉多鐸命入城勸降。看官！你想這効死勿貳的史督師，肯甘心降敵麼？愧殺洪吳諸人世春尚未詳說，已被可法叱逐出城。世春去後，可法急令總兵李栖鳳監軍，副使高岐鳳紮營城外，作為援應。自率劉肇基登城巡閱，猛見清兵如潮海浪一般，推湧前來，倒也不慌不忙，待清兵將臨城下，一聲號令，砲彈矢石統向清兵打去。清兵前隊多半死傷，方略略退去。相持兩晝夜，可法望見城外兩營杳無聲響，只有虛幌幌兩座營帳，隔了一宿，連營帳都沒有了。風兮風兮，何德之衰？可法嘆道：「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奈何奈何？」劉肇基獻策道：「城內地高，城外地低，可決淮河之水灌入敵軍，不怕敵軍不退！」可法道：「民為貴，社稷次之，敵軍未必喪亡，淮揚先成魚鼈，於心何忍？」到了此時，還顧戀百姓，可謂仁人。遂不從肇基之言，專務固守。

多鐸接連攻城，已是數日，兵士已被傷無數，頓時憤不可遏，督兵猛撲數次，都被守兵擊退。可法檢點守兵，亦已許多受傷，料知城孤援絕，難維持久，蓄了指血草定遺表，還勸這位弘光皇帝去讒遠色，勉力圖存。又作書寄與母妻，不及家事，但云我死當葬我高皇帝陵側。精忠報國，如見其心。○讀此為之泣然。遂交與副將史得威，令他逸出城外，馳報去訖。到了第七日，城內的砲彈矢石，所剩無幾，可法正在着急，陡聞砲聲突，城墜隨崩，任你史督師忠心貫日，也是無法可施，只好拼着命與他血鬪。兩下激戰許久，城內外屍如山積，清兵踐屍入城，劉肇基率士民巷戰，殺傷十餘人而死。可法見清兵已入肇基陣亡，忙拔劍自刎。忽來了參將張友福把劍奪去，擁可法出小東門。可法大

呼道：「我便是史督師。」此時城內外統是清兵，聞可法自呼，不問真僞，一陣亂剝，可憐柱石忠臣，已成碧血，從此精誠浩氣，直上青雲。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外的梅花嶺。明史上說他是文文山後身，小子曾有梅花嶺弔古詩道：

休言史乘太荒唐，燕市揚州一樣芳。留得忠魂埋此土，嶺梅萬樹益馨香。

多鐸既得了揚州，下令屠殺十日，這般慘戮的情形，小子恰有些不忍說了。後人著有揚州十日記，看官可以參閱，小子且停一停筆，待下回再敘。

史閣部一書，義正詞嚴，可奪敵人之氣，惜所主非人耳。向使明福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正位南京，猶仍漢代衣冠之舊。吾正望其不亡，乃淫荒無度，黜正崇邪，馬阮用事，援引奄黨，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犯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胡兒南下四鎮拋戈，徒一憊遺之。史閣部懷才莫試，茹苦含辛，卒抗節揚州城下，豈不哀哉！本回全爲史閣部寫照，歷表忠悃，令人不忍卒讀。

##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却說揚州被清兵攻入，警報傳至南京，與雪片相似。馬士英急遣總兵鄭鴻逵，副使楊文驄，率師堵截江上。這鄭楊兩人，統是馬黨，鑽營奔去，得了一個高官，曉得什麼兵略，只把砲彈隔江亂放，詭報勝仗。偏這清兵故意趨避，到了砲彈聲歇，他却乘着黑夜，渡江而來。待明營驚醒，清兵已經殺入，鄭楊二人不知所措，只得率兵逃走。楊文驄逃至蘇州，鄭鴻逵越加膽小，直奔到杭州。好算是逃將軍第一。清兵遂進陷鎮江。那時弘光皇帝恰羅列美女，飲酒取樂，不讓當年陳叔寶。至鎮江失守的信息，報入宮中，他還擁着美人，不住的飲酒。虧他鎮定。次日，又由太監入報，清兵自

丹陽句容，迎邇前來，至是弘光帝方有些着急，連喚奈何。太監道：「現聞黃得功屯蕪湖，請皇上趕緊前去，叫他保駕纔好。」弘光帝忙收拾行裝，挈了愛妃，潛開通濟門出走。次晨，馬士英入朝，聞弘光帝已經逃去，忙入宮中，見太后皇后正在着忙，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太后都不管弘光帝全無心肝，士英命侍衛備駕出宮，自與阮大鍼率親兵數千名，挾了太后皇后等，匆匆逃去。

南京城內，人心惶惶，總督京營圻城伯趙之龍，束手無策，與大學士王鐸等密議了一條救急的妙法，到也大家心安。過了兩日，清兵始到城下，趙之龍即將議定的法子，施行出來，令屬員寫了降書一道，齎赴清營。多鐸大喜，准其投降。趙之龍即率十七侯伯，開了城門，匍匐道旁，迎接清兵。衣冠掃地，多鐸入城安民。因馬到即降，破格寬宥，禁止部兵擄掠，所以南京還算安靜。特別提出想見其擄掠多矣。休息一天，即遣貝勒尼堪，貝子屯齊，進兵蕪湖，追擒弘光帝。適明將劉良佐，奉檄入援，途次遇着清兵，並不抵禦，當即迎降。尼堪令爲前驅，直達蕪湖江口。

是時江南四鎮，高傑被殺，二劉降清，單剩了一個黃得功。他前時奉命去攻左良玉，良玉已死，其子夢庚敗走，得功因回屯蕪湖。忽見弘光帝狼狽奔到大驚道：「陛下何故輕身到此？」弘光帝流淚道：「南京無一人可恃，唯卿秉性忠誠，所以冒死前來，仗卿保護。」何不叫馬士英阮大鍼等保護？得功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尚可盡力，奈何輕身來此？且臣方對敵，何能扈駕？」弘光帝不禁大哭，得功無法，只得留住弘光帝，願効死力。

不數日，清兵已到江口，得功戎裝披掛，執了佩刀，坐下小舟，督部下渡江迎戰。遙聞對岸有人大叫道：「黃將軍何不早降？」一視之，乃劉良佐，不覺怒叱道：「汝乃甘心降敵，一言未畢，忽有一箭射來，正中喉間，左偏，鮮血直噴，得功痛極，將佩刀擲去，拔去箭鏃，大叫一聲，暈絕舟中。總兵田雄見得功已死，起了壞心，一手將弘光帝掖住，復令兵士縛住弘光愛妃，送至對岸，獻入清營。尼堪命將弘光帝及愛妃，推入囚車，解至南京，多鐸即遣使獻俘。可憐這位風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豔福，到此身爲俘虜，與愛妃同畢命。燕京長辭人世去了。與愛妃同死，冥中有伴了。

江南已定，范文程、洪承疇等，撰頌詞，修賀表，又有一番忙碌。過了數日，又有兩處捷報，一是英親王阿濟格，報稱追逐李闖，無戰不勝，闖賊遁室武昌，入九宮山，被村民斫斃，獲住賊叔及妻妾，并死黨左光先、劉宗敏等，俱審實正法了。了結李闖，即從阿濟格奏報中敘明，以省筆墨。一是豫親王多鐸，報稱安慶、寧國、常州、蘇州、松江各府，統已降順，別遣貝勒博洛，及新授援浙閩總督張存仁，南下杭州去了。此時佳音迭至，喜氣盈廷，皇太后吉特氏，及攝政王多爾袞，統喜懽的不得了。偏提出他兩人筆亦尖刻。兩人復私下商議，南征西討諸將帥，在外多時，應召他回朝休養，再作後圖。國家大事，偏稱私議，句中有句。

遂令英、豫兩親王，奏凱還朝。

是時英親王阿濟格，正由武昌順流東下，略定江西，降左良玉子夢庚，得師十萬，聞廷寄到來，仍自江西回湖北，規定全省，隨即北還。豫親王多鐸，接到召還的諭旨，收拾金銀財帛，并選了江南美婦數名，帶同北返。那時美婦中有一個孀姝，姓劉名三，後來做了豫王福晉，便是從這次掣去。稗史中曾稱作孀姝奇遇，小子不得不略略說明。這個劉三，係虞邑黃亮功的繼妻。亮功病歿，三守孀，被清軍掠獻多鐸。多鐸見他天然秀媚，不同凡豔，就要逼他侍寢。三季抵死不從，把頭觸柱，險些兒作了血污美人。幸虧婢媪衆多，把他攔住。他尚大哭大踊，弄得亂頭散髮，別個婦女，到這般田地，也沒甚可觀。偏這三季髮長委地，萬縷香絲，光同黑漆，尤覺動人憐愛。多鐸不敢相強，只令婢媪小心服侍，多方勸解。到了回京的時候，便帶了三季同還，居以大廈，被以華轂，奉以珍饈。三季毫不轉意，隨後聞他有个愛女，名叫珍兒，流落江南，遂令清兵沿途訪覓，竟被尋着，致書三季。三季始漸漸解憂，事有湊巧，豫邸福晉忽喇氏，一病身亡。多鐸又令能說能話的婢媪許他作爲繼室，畢竟婦女心腸，未免勢利，不由的化剛爲柔。女先貞，大都如此。多鐸遂派良工製就鳳冠命服，賜與三季。三季親手收了。多鐸喜極，就命侍女十餘名，把三季換了穿戴，簇擁登堂，成就大禮。從此下邑孤孀，居然做極品命婦了。

當時英、豫二王還朝後，與攝政王多爾袞相見，俱蒙殷勤款待，獨肅王豪格，自山東還京，見了攝政王，偏碰着

許多釘子，竟不知所爲何因。讀者試猜之！攝政王平日，喜歡中亦帶着三分愁悶，一班攀龍附鳳的功臣，從旁窺測，無從捉摸，可巧貝勒博洛的捷音，又到北京，原來馬士英自南京出走，奉了弘光帝母妃，南走杭州，適潞王常泐流寓在杭，馬士英就勸他監國，潞王尚未允洽，不意清貝勒博洛，已率兵抵餘杭，馬士英與總兵方國安，上前迎敵，連戰連敗，向西竄逸。清兵追至錢塘江，沿江立營，杭人料他潮至必沒，誰知潮神也趨清兵，竟三日不卒。清兵渡江，攻城，潞王無兵無餉，那裏還能固守？只好與巡撫張秉貞等，開門乞降罷了。攝政王看了捷報，也無甚得意，淡淡的，攔過一邊，他的心思，無非與豪格反對，苦於無法可除，正在躊躇，忽報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奉了魯王朱以海，監國紹興，故明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奉了唐王朱聿鍵，稱帝福建，多爾袞纔纔了一回眉，便召范文程、洪承疇等會議，并問：魯唐二王，是否前明嫡派？一承疇答稱：魯王是明太祖十世孫，世封山東，唐王是明太祖九世孫，世封南陽。多爾袞道：「明朝的子孫，爲何有這般多呢？一個弘光，方纔除掉，偏偏又興起兩個來。」言未畢，復有警報傳到，聞給事中陳子龍，總督沈猶龍，吏部主事夏允彝，聯合水師總兵黃蜚、吳志葵，起兵松江，明兵部尚書吳易，舉人沈兆奎，起兵吳江，明行人盧象觀，奉宗室子瑞昌、王盛，瀝起兵宜興，明中書葛麟，主軍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激起兵太湖，明主事荆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明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明禮部尚書徐石麟，平湖總兵陳梧，起兵嘉興，明典史閔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明僉都御史金聲，起兵徽州，有幾個是通表唐王，遙受封拜，有幾個是近受魯王節制，還有明益王朱由本，據建昌，永甯王朱慈炎，據撫州，明兵部侍郎楊應麟，據贛州，各招五嶺，峒蠻，冒險自守等語。據齊雖不足當車，然皆爲故明宗室遺臣，不謂無志，故每條上皆繫以明字。多爾袞皇然起立道：「這麼這麼起兵的人，東數支，南數支，看來東南一帶，是不容易到手了。」范文程道：「燭火之光，何足以蔽日月？總教天戈一指，就可一概蕩平。」多爾袞道：「英豫二王，甫命還朝，不便再發，現在驅遣何人？」文程道：「莫如洪老先生。他能文能武，請他督理南方軍務，定能奏効。」一承疇聞言，謙遜一番。多爾袞不允，承疇方



唯唯聽命。既作貳臣，何必強辯？擬令貝勒博洛，仍駐杭州，貝勒勒克德渾，暨都統葉臣，出守江南。三人議定，便照例奏請，即於次日下旨承疇以下，除博洛在杭外，各奉命去訖。

越宿復下一諭，令海內軍民人等，薙髮易服，違者立斬。原來清帝入關，政從寬大，薙髮與否，暫聽民便，此次諭下，怕死的人，那個敢以頭易髮？自然奉旨遵行。是時江南使臣左懋第，尚羈居北京太醫院，他的隨員艾大選，也遵旨薙髮，被懋第杖死。多爾袞聞了此事，命懋第弟懋泰進去詰責，懋第正色道：「汝乃滿清降官，何得冒稱吾弟？」叱出懋泰，懋泰回報多爾袞，多爾袞親自提審，懋第直立不跪。多爾袞喝令跪下，懋第道：「我乃天朝使臣，安肯屈膝番邦？」多爾袞道：「汝國已亡，汝主已戮，尚有何朝可說？」懋第道：「大明宗支，散處東南，一日不盡，一日不亡，就使絕滅，我是明臣，甘爲明死，要殺就殺。」多爾袞道：「汝已食清粟一年，還得自稱明臣麼？」懋第道：「汝奪明粟，無理已甚，反說我食清粟，真是強橫！」可殺不可切，確是純儒。多爾袞道：「你何故殺你隨員？」懋第道：「我殺隨員，與你何干？」多爾袞道：「你爲何不肯薙髮？」懋第道：「頭可斷，髮不可斷。」如聞其聲。多爾袞道：「好個倔強的男子！」頗識英雄。語未畢，左側閃出一人道：「懋第爲崇禎帝來，可饒命，爲福王來，不可饒命。」懋第怒目道：「你是大明會元陳名夏，有何面目敢來插嘴？你怕死，我不怕死。」多爾袞道：「你不怕死，就令你死。」命左右推出宣武門外，處斬。懋第已死，多爾袞暗暗嘆息道：「明朝的臣子，如此忠義，恐怕中原是未能平定呢！」

不言多爾袞擔憂，且說清貝勒勒克德渾，率兵南下，沿途所經，多望風迎降。蘇州巡撫王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統遣使奉書，願効麾下。勒克德渾用以漢攻漢的計策，令降臣前驅出兵略地。到了常州，擊敗松江水師黃蜚，吳志葵，進略崑山，戰勝王佐才，旁陷崇明，又破了荊本徹，乘勝到嘉定，圍攻數日。偏這侯峒曾，黃淳耀二人，激厲兵民，死守不下。那時爲虎作倀的李成棟，運到大砲數尊，接連攻城，守兵猶隨缺隨修，毫不退怯。可奈天意偏不令固守，一陣陣的大雨，似傾盆的下來，雨過砲發，隨處崩陷，成棟引着清兵，一擁入城。侯黃二人，猶率死

十巷戰，自朝至暮，响會力竭，掣二子投水死。淳耀入僧舍自縊死。城中尚有未死的兵民，被成棟下令屠戮。今日屠明日屠，後日又屠，接連三天，共死了數萬人，遍地皆血肉了。成棟之內，其足食乎？幸虧勒克德渾撥成棟攻松江，方纔罷手，率兵離城。後人稱爲嘉定三日屠，便是這場慘劇。

成棟既離了嘉定，便與清將馬喇希、恩格圖會合，進襲松江。松江係沈猶龍把守，成棟恰想出一條賺城計，令兵士僞作漢裝，冒充黃蜚、吳志葵軍，夤夜叩城，猶龍墮入狡謀，開城放入。成棟飭兵士亂殺亂斫，并一陣亂箭射死了沈猶龍。松江既陷，成棟復出師攻江陰，正在發兵，忽有清兵入報，將黃蜚、吳志葵二人由金山獲到。看官：你這吳、黃二人如何被獲呢？原來吳、黃二人自常州退至松江，被馬喇希、恩格圖分兵追襲，連戰連敗，船既被焚，身亦遭擒。成棟恰視爲奇貨，竟帶了二人至江陰。暗伏下文。江陰故典史閻應元，夙諳兵法，爲城中士紳推舉，壹意抗清，將軍勒克德渾會遣降將劉良佐往攻。那城上的守具，一是毒矢，一是火磚，一是木銃，毒矢射人卽死，火磚着人卽燃，木銃中儲火藥，投下時，機發木裂，火藥火爆，所當立靡，這都是閻應元監工造成，用禦敵軍。良佐的部兵圍攻數日，多燒得焦頭爛額。良佐想得一法，用牛皮帳遮蔽兵士，令他穴城，不意城上擲下巨石，牛皮洞穿。良佐復將牛皮帳作三層，用九梁八柱，架將起來，擋住巨石。那時城上恰用燒滾的桐油，撥將下去，帳篷又破。良佐正急的了不得，李成棟已到，率生力軍去猛撲一番，也被守兵擊退。成棟大怒，將黃蜚、吳志葵推至城下，令他勸降。讀至此始知成棟用意。黃蜚緘口無言，還是吳志葵說了數語。應元答道：「大明有降將軍，無降典史。」降將軍職者。良佐亦拍馬向前，遙語應元道：「區區江陰，甯能久守？若變計降清，爵位不在良佐下，請足下三思！」應元道：「大明養士三百年，不料出汝等侯伯，毫無廉恥，應元猶有心肝，甯爲義死，不爲利生。」言畢，一聲梆響，火箭齊發，慌得良佐連忙倒退，拍馬而回。黃蜚、吳志葵已被火箭射傷，由軍士牽回清營，未幾病歿。會江甯運到大砲數十尊，馬喇希、恩格圖亦率兵趕到，四面夾攻，守兵死傷無數，仍是抵死勿動。奈老天又連日霖雨，把城堞衝壞數處，守兵防不勝防，竟被清兵攻入後

門應元血戰一場，身中數箭，乃下馬投入水中。清兵追至，將應元曳出，牽至劉良佐李成棟前，應元罵不絕口，遂被殺。陳明遇舉家自焚，滿城男婦無一降者。李成棟又倡議屠城，將城內外居民一一殺訖，尸如山積，共計城內死九萬七千餘名，城外死七萬五千餘名。後來江陰遺民，只有五十三人，躲避寺觀塔上，方得保全。自從清兵南下，殺戮最慘的地方，揚州嘉定以外，要算江陰。堅強不屈的好男兒，要算故典史閻應元。大書特書，小子曾記江陰城樓，有閻典史絕筆一聯云：

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萬人同心死守，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欲知以後情事，且看下回分解。

弘光帝之死不足惜。四鎮中有黃得功，使臣中有左懋第，臨難捐軀，足爲南朝官吏留一氣節。至魯王監國，唐王稱帝，故明遺老，多投袂而起，力圖規復，事雖不成，志實可嘉。閻典史以區區微官，死守孤城八十日，尤見忠誠。本回直敘事實，而詳略不同，亦費斟酌。

## 第十六回 南下鏖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却說江陰被陷，明遺臣已亡了一半，只有宜興太湖吳江徽州等處，尚有抗清的明臣。至是勢孤力危，眼見得要保不住了。宜興的瑞昌王盛灑，是由盧象觀擁戴，象觀謀潛襲南京，密約城內同黨，作爲內應。適洪承疇到江南，搜出奸細，設伏城外，待象觀率兵到來，伏兵四起，把象觀的兵殺得七零八落，連瑞昌王也遭擒戮。只象觀奪路亂竄，奔投葛麟王，期昇，象觀方到太湖，清降將吳兆勝，已奉洪承疇命令，率兵踵至。兩下打了一仗，葛麟王、期昇的兵艦統被清兵火箭射入，隨風延燒，葛王等躍岸逃去，通城王盛灑已隨了火德星君歸位去了。又亡了兩個明宗室。

吳兆勝又進攻吳江，途中遇着吳易伏兵，殺得大敗虧輸，失去兵船二十艘。當貝勒博洛，自杭州北還，擊敗徐石麟於嘉興，逐走陳梧於平湖，沿途略地，直至吳江，遇着吳兆勝敗軍，與之聯合，再攻吳易。吳易總道兆勝敗走，不復防備，誰知清兵四面分攻，砲擊火燃，將吳易軍艦燒得一隻不留。

江南民兵，至此已盡，洪承疇遂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璜，進攻徽州。故明僉都御史金聲，方招募義勇，分駐要塞，聯絡故巡撫邱祖德、職方郎中尹民興，推官溫璜、吳應箕等，互爲援應，并遣使通表福州。是時唐王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接閱金聲奏牘，喜不自勝，命他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兵馬。金聲亦感激圖報，取旌德、拔甯國，聲威頗振。怎奈人心未死，天意難違，節守忠操，行不讓乎孤竹，志圖規復，事更棘於崖山。清兵從間道入叢山，關直趨績溪，繞出金聲背後，金聲急麾兵回援，正與清兵相持，忽來了賊心賊肝的黃澍，口口聲聲說要恢復大明，金聲道他是故明臣子，可共患難，不意他竟暗通清將，乘夜開城，放入清兵。一班遺老，被殺被擒，只逃脫一個尹民興。內中有個江天一，係金聲高足弟子，同時被清兵擒住，見了承疇，說承疇是個死人，竟將崇禎帝祭承疇文朗誦起來。身雖臨危，語總快意。承疇聽得面紅耳赤，不禁老羞成怒，將擒住的人，一一斬訖。

此時建昌撫州，已被清降將金聲桓率兵攻克。益王朱由本、永甯王朱慈炎俱竄死。長江上下游略定，捷報紛紛到京，提心弔膽的攝政王，又稍稍稱快。只魯唐二王，尙踞浙閩，不得不再行進攻。意欲遣豪格前去，適流賊張獻忠盤踞四川，任情屠掠，難民流徙他處，紛紛泣籲清廷。多爾袞遂趁這機會，命豪格爲靖遠大將軍，不如加他緣頭巾，令偕平西王吳三桂等，西略四川。浙閩的軍事，仍令博洛前行，封他爲征南大將軍，偕都統圖賴、貝子屯齊，南下杭州。

小子不能並敘，只好先敘博洛南下事。博洛奉命南下，仍到杭州，聞魯唐二王，自相水火，不覺大喜。看官！你道這魯唐二王，何故相讎呢？唐王是叔，魯王是姪，唐王欲魯王退就藩屬，嘗遣使齎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魯王

不納。這餉銀却被方國安劫去，強盜行爲，何知禮義？浙閩遂成讎敵。博洛聞此消息，正好乘隙進攻，漁人來了。率兵渡錢

塘江，涉江將半，東南風起，來了一隻乘風鼓浪的大艦，艦首立着一位盔甲鮮明的主將，正是故明兵部尚書張國

維。特爲表暴兩下壓衆搏戰，不一時，博洛的坐船，被明軍擊了一個大窟窿，驚駛回岸，清兵亦相率奔回，登岸返城。國

維乘勝至城下，竭力攻打，忽報方國安擁了魯王已至東岸，國維只得退回迎駕，暫時休息。可巧馬士英阮大鍼二

人亦奔到國安營，國安與他臭味相投，便在魯王面前，力爲保薦。又要這兩賊來送浙東了又請調國維守義烏，國維一

去，清兵遂運舟載砲，大舉渡江。國安不敢力拒，亟挾魯王遁回紹興。清兵渡江而進，國安大恐，馬阮二人遂勸他降

清，且嗾執魯王以獻。幸虧魯王察覺，單身走脫，至石浦，遇着故定西侯張名振，航海東去。方國安竟率馬士英阮大

鍼等，赴清營投降。

大鍼復導清兵進攻金華，金華城守未堅，被清兵用砲轟入，殺戮甚慘，故明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殉節。轉攻義

烏，張國維抵死守禦，無如勢孤力弱，餉價兵虛，相持數日，漸漸支撐不住。國維知不可爲，遙望江南，拜別明陵，作了

絕命詩三章，投水而死。浩氣千秋清兵遂入義烏，進拔衢州，明知府伍經正等皆死節。浙東已定，博洛遂下令移師福

建，眼見得唐王也保不住了。聲亡齒寒

且說唐王據守福建，頗思振作，不似弘光帝的昏庸，宮內也沒有什麼嬖寵，只有王妃曾氏，知書達禮，好算一

位賢內助。當時長江下游的民兵，統已淪亡，只楊廷麟尙固守贛州，受唐王封爲兵部尚書，又有故湖廣總督何騰

蛟，收降李闖餘衆，與湖南巡撫堵胤錫，上書唐王，力謀恢復。唐王封騰蛟爲定興伯，兼東閣大學士，胤錫爲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騰蛟請唐王移都湖南，被鄭芝龍等所阻。芝龍係海盜出身，崇禎初，始投降明朝，代平海寇，明朝擢封爲南安

伯。他仗着擁戴功勞，握了重權，挾制唐王。唐王無奈，命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爲扈衛計。道周手無寸鐵，只帶着

幕客數員，開關跋涉，直抵整源。偏這洪承疇偵悉行蹤，竟遣兵襲擊中途，將他截獲。那時忠誠貫日的黃道周，怎肯做承疇第二？迫降不允，但從容賦詩，書絕命詞於衣帶間。臨刑這一日，過東華門，立住不走，向監斬官道：「此處與高皇帝陵寢相近，便是道周死地，不必他去。」監斬官憐他忠烈，就在東華門外行刑，幕下士賴雍、蔡紹、譚趙士起等皆從死。

唐王聞周殉，痛哭一場，決意冒險赴湘，自福州出發，直至延平。其時楊廷麟亦遣使迎駕，怎奈鄭芝龍使軍民劫王留閩，自願出關拒敵。唐王行推轂禮，送他出關。他一到關前，適洪承疇遣使招降，許他侯爵，他遂假託海寇入犯，須往備禦，拜疏即行。何不叫唐王再行推轂禮？守關將士多隨了芝龍前去，仙霞嶺二百餘里，空無一人。清貝勒博洛，遂自衢州出發，率兵過嶺，長驅入關。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鍼三人引導入金衢，未得褒賞，快快失望，有不願隨行的意思。清兵迫令速行，大鍼稍為遲慢，被清兵推入崖下，腦裂身死。該死久了。國安、士英，隨至建甯，密議通閩，被博洛搜出私書，將二人雙雙斬首。好爲崇禎弘光出氣。

博洛既陷了建甯，直指延平。唐王聞報大驚，急召左右商議。延平知府王士和，請唐王速奔汀州。唐王欲士和扈蹕，士和道：「臣有守城責，當與城存亡，只求聖駕無恙，臣死亦瞑目了。」於是唐王急挈了會妃，并擁十餘麓殘書，倉皇出走。是梁湘東一流人物。士和聞清兵將到，亦壓衆出避，自己退入內署，整冠自縊。清兵入城後，復西追唐王。唐王奔至汀州，從騎已多半潰散，只有故總兵姜正希，率兵來衛，方得入城守禦。清前鋒統令、努山，閱七日始抵汀州城下，正希出戰不利，退回城中。忽報城西有明軍數百名，豎幟前來，正希只道是遺老人衛，開城相應，誰料來者都是敵兵，急忙揮衆抵敵，已是不及。那時清兵蜂擁入城，霎時間已將唐王、會妃等擄去。正希還思截奪，可奈箭如飛蝗，不能上前，部兵多被射傷，只得遁走。清兵擄了唐王等，東渡九龍江，渡將半，忽聽得一聲嗚咽道：「陛下宜殉國，妾先去了。」清兵忙各注視，見會妃已躍入水中，撈救無及，只落了汪汪碧水，渺渺貞魂。賢哉王氏不愧知書達禮。會

妃已死，清兵監守愈嚴，唐王屢思自盡，苦無覓死地，遂想了一個絕粒的法子，沿途不食半菽。連尋死也要用計，可憐可嘆。既到福州，城內外已統是清兵紮駐，貝勒博洛早襲佔福州了。努山牽唐王見博洛，博洛也不細問，令幽繫別室。這唐王已稿餓數日，奄奄垂盡，是夕便滴下血淚幾許，長嘆一聲，瞑目而逝。福唐桂三王中，還算唐王死得明白。博洛分兵下漳泉諸郡，閩地盡爲清有。鄭芝龍即奉表降清，獨芝龍的兒子成功，前蒙唐王賜姓，封爲御營中軍都督，受明厚恩，不肯攜貳，竟約了鄭鴻逵、鄭彩，出奔海島去訖。殺牛之字，驛且角。博洛在閩休養數天，尙想發兵下贛，嗣接到洪承疇咨文，說已遣降將金聲桓、攻拔吉安及贛州，明守將楊廷麟投水自盡，江西郡縣已次第肅清了。楊廷麟殉節事，於此處敘明。博洛遂拜本告捷，靜待後命。

話分兩頭，且說清肅親王豪格，偕平西王吳三桂，發兵西行，到了陝西，適明舊將孫守法、王光恩、武大定、賀珍等，起兵興安漢中，進踞西安。豪格令總督孟喬芳和洛輝率兵攻破西安，連下興安漢中，孫守法等遁走，遂留貝子滿達等，搜陝西餘孽。自與吳三桂進軍四川，此時四川人民已被張獻忠殺死大半。獻忠自得四川後，僭號大西國，王無一日不殺人民，將卒以殺人多少論功，小孩多被蒸食，婦女被擄，令部衆輪流姦淫，并割下弓足，聚成一大堆，號稱蓮峯。擄足婦女其聽之。僞府中養整數千，部下朝會必經焚使，被喫者立斬，叫作天殺。又立出種剝皮刑，皮未剝盡，其人已死，就將司刑的人，剝皮抵罪。僞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殺人最少，卽加剝皮刑，并屠全家。自古以來，無此殘賊。因此兵民交憤，常欲暗殺獻忠。獻忠聞知，不問誰何，一意屠戮，復盡燬成都宮室，折去城牆，自率部衆出川北，欲盡殺川北守兵。僞將劉進忠遁入陝西，到漢中遇着清兵，下馬乞降，願爲嚮導。豪格遂令進忠前行，部兵後隨，日夕催趨，直達四川西充縣界，紮下營盤，飭前哨往探。回報獻忠正在西充屠城，豪格立命拔營，到了鳳凰山，正值漫天大霧，曉色迷濛，遂卽踰山前進。適獻忠屠盡西充，麾衆出城，兩下相遇，被清兵衝殺過去，一陣亂劈，獻忠不知清兵多少，還擎着殺人的手段，左抵右擋，霎時間日光微逗，大霧漸開，獻忠左右四顧，手下所剩無幾，連義子

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等人都不知去向，此時方着急起來，大吼一聲，殺開血路，望西而走。獻忠嗜殺人粗莽可知，故作者又另具一種敘法。清章京雅布蘭見獻忠脫逃，忙抽弓搭箭，覘住獻忠頭顱，射了過去，一聲喝着，獻忠已翻身落馬。雅布蘭即縱馬上前，拔刀去殺獻忠，清兵踴躍隨上，刀斬槍戮，把這窮凶極惡的劇賊，殛爲肉醬。不足償川民之命。豪格遂分兵四勦，計破賊營百有三十四川略定。

吳三桂忙向豪格賀喜，偏這豪格悶悶不樂。三桂問故，豪格只是不答，反滴下幾點淚來。三桂越加動疑，只是呆看豪格。遲了半晌，方見豪格答道：「免死狗烹，也是常事，但我不在此例。」三桂驚異道：「莫非功高招忌麼？」豪格嘆道：「並非功高招忌，乃是色上有刀。」說至此，又復停住。三桂已是猛悟，不敢再提此事，另說拜本奏捷等情。豪格道：「勞你囑咐文囊員辦一奏摺便了。」寫盡豪格牢騷。三桂應聲退出，飭繕奏疏與豪格聯銜報捷。

過了一月，諭旨已下，命豪格還朝，留吳三桂鎮守漢中，特簡總兵李國英爲四川巡撫，豪格就把一切政務，交與李國英，自偕吳三桂回至漢中，復與三桂話別。臨別時，握三桂的手道：「汝宜保重，咱們恐不復相見了。」斷頭語。三桂勸慰一番，并託豪格寄書家中，擇日遷移家眷。沉痾有福，豪格可憐。豪格應允，就帶了本旗人馬，回京覆命。

順治帝御殿慰勞，賜宴回邸。征夫遠歸，陌頭宜慰，誰知香衾未穩，緹騎忽來，驀地將豪格牽入宗人府，縛置圈圍，說他剋扣軍餉，浮領兵費。豪格欲上書辯誣，偏偏被上峯阻抑，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盡的苦惱。又聞得福晉博爾濟錦氏，竟日夜留住攝政王府中，原來爲此。那時羞憤交并，免不得懨懨成病。不到一月，把生龍活虎的英雄，變作了骨瘦形枯的病鬼。

是時鄭親王濟爾哈朗，英親王阿濟格，統紛論攝政王的過失，連他兄弟多鐸，也有後言。弟儂紅，兄亦儂翠，何庸後言？不意貝子屯齊，竟託告鄭親王罪狀，有旨革去親王爵，降爲郡王，罰銀五千兩。英親王張蓋午門，又犯大不敬的罪名，亦降爲郡王。豫親王把黃紗衣一襲，贈與吳三桂。子應熊復說他私僞禮物，罰銀二千兩。這幾個豪貴勳戚，爲



了細故，或貶或罰，還有何人敢忤攝政王？自然人人吹牛，個個拍馬，今日一本奏疏，說是攝政王如何大功，宜免跪拜禮，明日又上一本奏疏，說是攝政王視帝如子，帝亦當視王如父。此時順治帝不過十餘齡，外事統由攝政王主持，內事都由太后吉特氏處置，這數本奏摺呈入太后眼中，不由的滿懷歡喜，就降下兩道懿旨，一道是說攝政王勤勞無比，不應跪拜，着永遠停止，一道是說叔父古稱猶父，此後皇上宜尊攝政王爲皇父。名是副實。從此攝政王多爾袞毫無拘忌，凡宮中什物，及府庫財帛，隨意挪移，太后尙賜他禁燭，過論什物財帛，日間在宮與太后敘舊，夜間在邸與肅王福晉取樂，好算是清皇親內第一個福星了。小子曾有一詩爲豪格呼冤云：

欲加之罪豈無辭，縲絏橫施不自知。爲語人休貪豔福，由來禍水出蛾眉。

南中義旅，屢仆屢興，其弊在散而無紀，渙而不羣。唐魯二王，以叔姪之親，亦自相水火，獨不思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曩令纓力同心，共圖興復，則清將雖勇，亦多屬酒色之徒，豈必不可敵者？乃滿盤散沙，不值一掃。魯王遁，唐王俘，東南遺老，大半淪亡，寧不可恫？若張獻忠之殘虐，自古罕匹，史稱川中人民，被殺亦萬萬有奇，天道好生，胡不早爲誅殛，而必假手於清軍耶？清豪格爲明誅馬阮，復爲川民戮獻忠，係清帥中之最得人心者，乃偏令其黨起帷房，不得其死，天耶人耶？帝閣何處，欲問無從，讀本回令人感嘆不置。

##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且說明唐王敗沒後，其弟聿錕，逃至廣州，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倡議兄終弟及，奉聿錕爲帝，改年紹武，招海上，徐馬鄭石四姓盜魁，授爲總兵，又去招安海盜，太屬不豐覆轍。冠服不及裁製，就假諸優伶，暫時服用。正是一班優孟可

笑同時肇慶恰擁立桂王由榔。桂王係明神宗孫，世封梧州，由故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及兵部侍郎瞿式耜迎駕勸進，改年永歷，頒詔湖南雲貴等省。湖廣總督何騰蛟與湖南巡撫堵胤錫奉詔稱臣，願爲擁護。那時桂王恰遣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敕諭廣州，令聿鏞退就藩王禮，并與蘇觀生爭敘倫次，斷斷抗辯，惱得觀生性起，將彭陳二人殺訖，即日發兵攻肇慶，令番禺人陳際泰督師。桂王亦遣兵部林嘉鼎率兵赴三水拒敵。比閩浙情形又降一等這陳際泰用了誘敵計，殺敗林嘉鼎，乘勢薄肇慶，虧得瞿式耜督兵至峽口，力禦陳泰，肇慶方安。

觀生得了捷報，不由的意氣揚揚，大作威福。小勝即驕何足成事忽聞清降將李成棟，奉貝勒博洛命，由閩趨粵，連下潮州惠州，觀生尙毫不在意。過了數日，城外砲聲四起，始出著探望，聽見清兵已擁進東門，急忙召兵搏戰。倉猝調遣，那裏還來得及？就使來了幾個兵卒，也統做了無頭之鬼。觀生沒法，逃至給事中梁鑿家，邀鑿同死。鑿佯爲應諾，分室投繯，觀生已直挺挺的懸在梁上，梁鑿恰慢騰騰的踱出房中，妙對當即解下觀生屍首，獻與清軍，復導清軍追擒聿鏞。觀生以此等人爲友，安得不死？聿鏞用此等人爲臣，安得不亡？聿鏞被獲，清卒仍照常飽食。聿鏞道：「我若飲汝

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揮去食具，夜間乘守卒不備，卽解帶自縊。與乃兄聿鏞相似，可謂難兄難弟。

成棟既得廣州，分兵攻高雷各州，自督軍進攻肇慶。此時瞿式耜尙在峽口，卽奏請增兵，決一死戰。偏偏桂王左右，有個司禮監王坤，只勸桂王西走。丁魁楚也附和，王坤遂不從。式耜言連夜出奔，式耜聞信，急回軍挽駕。到了肇慶，聞桂王已西去數日，馳至梧州，又聞桂王已奔平樂，及抵平樂，見桂王，那時肇慶梧州，統已失陷。復由王坤倡議，轉走桂林。式耜想出口勸阻，轉思桂林通道湖廣，可與何騰蛟相倚，亦非無策，乃扈駕前行。

獨丁魁楚遲遲不發，密遣人至成棟處求降。比王坤且不如。數日未得回音，只得收拾財帛，挈領妻妾子女出城。城外僱了四十號船，裝載眷屬及行李，一帆風順，直達岑溪，巧與成棟船相遇，魁楚便投刺請謁，總道成棟以禮相待，既過了成棟船，但見成棟端坐不動，忽一聲拍案道：「左右與我擊下這匹夫！」魁楚尙欲有言，可奈兩手已被

反縛。又見有數十人綁縛過來，仔細一望，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嬌妻美妾，寵子愛女，不由的心如刀割，忙即跪下哀求饒命。晚矣晚矣成棟道：「你的主子，那裏去了？」魁楚道：「已去桂林。」成棟道：「你爲何不隨去？」魁楚道：「聞得將軍到此，特來投誠。」成棟道：「我處却不容你貪詐的賊子。」魁楚道：「願盡獻船中所有，贖我老命！」早道：「你不貪詐，那裏有許多金帛？你今不必狡賴，吃我一刀便了。」魁楚哭道：「願盡獻船中所有，贖我老命！」早知命重財輕，何必貪財壞命？成棟道：「你的金帛，已在我處，還勞你獻什麼？」魁楚大哭道：「願乞一子活命！」成棟不由分說，喝令左右，將魁楚子斬訖，接連又將他妻、女、妻、女、妻、女，斬了兩個，留了兩個。以兩妾代一子，總算成棟有情，然被人受用，何如盡付刀下？魁楚嚇得魂飛天外，跌倒船中，轟然一聲，化爲兩段。可爲貪詐者鑑。

成棟既殺了魁楚，即入據平樂，越宿復進攻桂林。桂王聞報大恐，適武岡鎮將劉承胤，奉何騰蛟命，率兵到全州。王坤復請桂王往投，式耜苦諫不從，自願留守桂林。桂王乃命麾下焦璉爲總兵，助式耜守城。當偕王坤等走全州。不二日，清兵已到桂林城下，總督朱盛濃巡按御史辜廷秦，皆杳如黃鶴。只式耜仗着一片忠心，激厲將士，由焦璉帶領出城，與清兵連戰兩晝夜。式耜亦出城督陣，再接再厲，連却清兵。及回城後，苦乏庫帑，將夫人邵氏的簪珥，盡行取出，充作軍餉。守兵感激涕零，誓殺退清兵。是夕，即搗入清營，人自爲戰，把清兵殺得落花流水，棄甲而逃，當即追趕數十里而回。越楚是拼命，越楚是得生。

式耜又命焦璉收復平樂梧州，遣人至桂王處報捷。時桂王已至全州，鎮將劉承胤開城出迎，起初尚未盡禮，後來漸漸跋扈，自稱安國公，黨羽爪牙，統封伯爵，將司禮監王坤，逐出永州。王坤該逐，只是桂王吃苦。且揚言清兵將至，盟式耜已降清，迫桂王徙武岡州。既到武岡，承胤愈加專恣，桂王不堪脅迫，密遣人求救於何騰蛟。是時清廷正命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偕耿仲明、尚可喜等進兵湖南，所向皆克。騰蛟麾下的鎮將，或遁或亡，連騰蛟也不能抵禦。自長沙走衡州，堵胤錫亦出走永定。衡清兵連拔長沙、湘陰、通蕪、衡州，騰蛟又自衡奔永尋，又被清兵追逼，直走白

牙市途次接桂王密函，匆匆走謁桂王，與他密議良久，怎奈騰蛟只亦手空拳，沒有能力可除承胤。適趙印選胡一青兩將從贛州到武岡，桂王乃命二將隸屬騰蛟，密令後圖騰蛟領命辭還白牙，途次被承胤黨羽圍住，虧得趙胡兩人前護後擁，殺出重圍。既還白牙市，聞盟式相戰勝桂林，并規復廣西全省，遂徒步往依。到了桂林，與式相相見，情投意合，稍稍安心。尋聞劉承胤已降清兵，武岡被陷，免不得一番驚惶，式相愈加着急。嗣探得桂王已潛走象州，乃聯名奏請還駕。至桂王已回桂林，即開了一番會議，命湘粵諸將分路出守，互相接應，諸將領命去訖。

這清將軍孔有德降了武岡，進拔梧州，正擬入攻桂林，忽聞金聲桓李成棟統已附明，江西廣東兩省復爲明有，不覺大驚，忙引兵趨還湖南。途中已接到促歸的上諭，別命尚可喜耿仲明移師救江西，他樂得半途歇舵，匆匆北上去了。

單說金聲桓本左良玉部將，清師南下，聲桓自九江趨降，清廷授聲桓爲總兵，令取江西全省。江西已定，聲桓自恃功高，欲升巡撫，不意清廷却簡任章于天撫贛，一場大功，化作流水，免不得快快失望，密與黨羽王得仁、擬通款、永歷事，尚未發，被巡按御史董學成察悉，告知章于天。聲桓得此消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令王得仁闖入撫署，殺了學成，縛住于天，迎在籍，故明大學士姜曰廣入城，號召全省，通表桂王，又做那故明臣子。反覆小人，不足道也。

此事傳到廣東，廣東提督李成棟與聲桓的境遇，大略相似。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降清，奔走東南，屢作功狗，自桂林敗退後，又擊死明遺臣陳邦彥、張家彥、陳子壯等，還紮廣州，未沐重賞，總督修養甲復遇事抑制，忿懣的不得一日，接到金聲桓密函約他反正，他尙躊躇未定，是夕，入愛妾珠圓室，悶悶不樂。這珠圓是雲間歌伎，被成棟擄掠得來，寵號專房，一雙慧眼，煞是利害，窺破成棟情形，即啣啣細問。成棟將聲桓密函遞與一閱。珠圓閱畢，便問成棟道：「據將軍看來，反正的事情，應該不應該？」成棟沈吟不語。珠圓道：「清朝是滿族，我輩是漢人，爲什麼幫了滿清，自戕同種？妾看反正事情，極是正當辦法。況將軍曾爲明臣，如何甘降異族？妾實難解。」這婦人大有見識，與

陳圓問判若天淵。成棟不覺起立道：「看你不出，你却這番議論，我非無意反正，但恐反正後，清兵到來，勝負難料，萬一戰敗，如卿玉質娉婷，也恐殃及一珠圓也。」起立一旁，柳眉微蹙道：「將軍爲妾故，甘心遺臭，這反是妾累將軍，妾請卽死，以成將軍之志。」言畢，將成棟身上的佩劍拔出，刺入頸中。成棟連忙攔阻，已是血濺螭蟻，遺蛻委地，遂抱尸大哭一場，隨說道：「女子女子，是了是了！」然是奇佩遂取了前明冠服，對着珠圓的屍首，拜了四拜，該拜命卽入殮。

次晨，令部兵齊集教場，聲言索餉，修養甲出城撫輯，成棟刼養甲叛清，一面傳檄遠近，一面上表桂王。此報一傳，四方騷動，蜀中故將李占春，及義勇楊大展等起兵，分據川南川東，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據雲南山西，大同鎮將姜壤據山陝，皆上表桂王，願爲臣屬。何騰蛟復自桂林出發，乘湖南空虛，攻克衡永各州，聯絡湖南諸鎮將。魯王以海，亦遣張名振等進略閩浙海濱。風雲變色，斥騎滿郊，弄得清廷遣將調兵，非常忙碌。

當由攝政王多爾袞大開軍事會議，以漢將多不可恃，應派親貴重臣，分地征勦。遂命都統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同着都統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了耿仲明尚可喜，專攻江西廣東，復濟爾哈朗親王原爵，封勒克德渾爲順承郡王，會了孔有德，專攻湖南廣西。連孔耿尚三王，亦差親貴監守，真是嚴密得很！進博洛爲端重郡王，尼堪爲敬謹郡王，令攻大同，吳三桂李國翰等，分征川陝，洪承疇仍留鎮江寧，經略沿海各地。大兵四出，晝夜不停。

譚泰等到了江西，連拔九江南康饒州諸府，直達南昌省城。金聲桓方攻贛州，聞報急返，譚泰令精兵四伏，另率胤卒誘敵，遇著聲桓前隊，一戰便走。聲桓驅兵前進，到了七里街，伏兵盡起，四面放箭，將聲桓射下馬來。清兵正上前來殺聲桓，忽閃出一員醜將，面目漆黑，髮具五色，手執一柄大刀，盤旋左右，把清兵嚇得個個倒退。眼見得聲桓被救，走入城中。這醜將尙與清兵酣鬪一場，從容回城。清兵探得醜將姓名，就是王得仁，因呼他爲王雞毛。譚泰命軍士用鎖圍法，掘濠載版，築土壘，爲久攻計。聲桓大窘，王得仁請出襲九江，斷敵餉道，聲桓不從，只遣人縋出

城外向李成棟處求救。誰知待了月餘，杳無音信。城中糧食又將告盡，不由的緊急萬分。

這王雜毛日夕巡城，始終不懈。清兵怕他利害，不敢猛攻。可巧城東武都司署內，有一年輕女子，形容窈窕，楚楚動人。被王雜毛窺見，即到都司署求爲繼室，不由武都司不肯。巧鳳隨鴉，雖爲都司女，剋日成婚，大開筵宴。自金聲桓以下，都去賀喜，不是賀喜，直是賀死。各盡歡而散。居圍城中，有何歡喜？大約都是祈死。三更將盡，城外砲聲大震，聲桓亟登陣

探視，見清兵羣集得勝門，忙率衆抵禦。不料有清兵一隊，暗從進賢門緣梯而上，城遂陷。聲桓率衆巷戰，身中兩箭。舊時的箭瘡復發，遂投水死。姜曰廣亦赴水自盡。清兵即搜剿餘衆，到了王雜毛署內，還是閉門高臥。此時王雜毛想尚在研究箭法。當即斬門而入，猛見王雜毛裸體出來，清兵曉得利害，一陣亂箭把雜毛身上，插成刺蝟一般，可憐這

武都司女，亦死於亂軍之中。箭尚不痛，可惜開刀。原來清兵已偵得王雜毛娶婦消息，先數日故意緩攻，到了雜毛娶婦這一夕，始下令攻城，却又佯攻得勝門，暗令奇兵從進賢門入，遂得了南昌城。

南昌既下，進趨贛州。贛州守將王進庫，本未歸明，前時金聲桓攻贛，進庫僞稱願降，只是誘約不出。後來聲桓向粵乞援，李成棟亦越嶺來攻，進庫仍用老法子，去賺成棟。成棟還軍嶺上，嗣因進庫背約，復大舉攻贛。進庫乘其初至，突出精騎拒戰，擊退成棟。成棟走信豐，清兵由贛州南追，警報達成棟左右，僉議拔營歸廣州。成棟不允，部下大半亡去。那時成棟進退兩難，只命左右進酒痛飲，飲盡數斗，醺然大醉，左右挽他上馬，到了河邊，不辯水陸，策馬徑渡，渡至中流，人馬俱沈。明時遺臣，多亡於成棟之手，一死不足贖罪，但是有負珠圓。部兵四散，清兵遂進陷廣州。

是時清鄭親王濟爾哈朗，亦率兵下湖南，湖南諸鎮將，望風奔潰。何騰蛟聞警，亟自衡州趨長沙，到了湘潭，探悉清兵將到，遂入湘潭城居守。城內虛若無人，正想招集潰兵，忽有舊部將徐勇求見。騰蛟開城延入，徐勇帶數騎入城，見了騰蛟，低頭便拜。拜畢，勸騰蛟降清。騰蛟道：「你已降清麼？」徐勇纔答「是」字。騰蛟已拔劍出鞘，欲殺徐勇，勇躍起，奪去騰蛟手中劍，招呼從騎，擁騰蛟出城，直達清營。騰蛟不語亦不食，至七日而死。湘粵諸將聞騰蛟

凶信，多半逃入桂林。桂王復欲南奔，式耜力諫不聽，遂走南寧。一味逃走，真不濟事。

會清恭順王孔有德已轉戰南下，克衡永各州，進逼桂林。式耜檄諸將出戰，皆不應；再下檄催促，相率遁去。桂林城中至無一兵，只有明兵部張同敞，自靈州來見。式耜道：「我爲留守，理應死難，爾無城守責，何不他去？」同敞正色道：「昔人恥獨爲君子，公乃不許同敞共死麼？」一可謂視死如歸。式耜遂呼酒與飲，飲將酣，式耜取出佩印，召中軍徐高入，令齋送桂王。是夕，兩人仍對酌。至天明，清兵已入城，有清將進式耜室，式耜從容道：「我兩人待死已久，汝等既來，正好同去。」一倒也有趣。便與偕行。至清營危坐地上。孔有德對他拱手道：「那位是瞿開部先生？」式耜道：「卽我便是，要殺就殺。」有德道：「崇禎殉難，大清國爲明復讎，葬祭成禮，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開部毋再固執。我掌兵馬，開部掌糧餉，與前朝一轍，何如？」式耜道：「我是明朝大臣，焉肯與你供職？」有德道：「我本先聖後裔，時勢所迫，以致於此。」同敞接口大罵道：「你不是毛文龍家走狗，遞手本，倒夜壺，安得冒託先聖後裔？」罵得痛快，至此應浮一大白。有德大憤，自起批同敞頰，并喝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道：「這位是張司馬，也是明朝大臣，死則同死，何得無禮？」有德乃止。復道：「我知公等孤忠，實不忍殺公等，公等何苦，今日降清，明日卽封王拜爵，與我同似，還請三思。」式耜抗聲道：「你是一個男子漢，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覩顏事虜，作人鷹犬，還得自誇榮耀麼？本開部累受國恩，位至三公，夙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傷負國，雖死已晚，尙復何言？」一語語琳瑯，有德知不可屈。館諸別室，供帳飲食，備極豐盛。桌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熿，百端勸說，只是不從，令蓬髮爲僧，亦不應。每日惟賦詩唱和，作爲消遣。過了四十餘日，求死不得，故意寫了幾張檄文，置諸案上，被清降臣魏元翼攜去，獻諸有德。有德命牽出兩人就刑。式耜道：「不必牽縛，待我等自行。」至獨秀巖，式耜道：「我生平頗愛山水，願死於此。」遂正了衣冠，南面拜訖。同敞在懷中取出白網巾，罩於身上，自語道：「服此以見先帝，庶不失禮。」遂同就義。同敞植立不仆，首既墜地，猶猛躍三下。時方隆冬，空中亦霹靂三聲。清氣格天。式耜長孫昌文，逃入山中，被清降將王

陳策搜獲，魏元翼勸有德殺昌文，言未畢，忽仆地作吳語道：「汝不忠不孝，還欲害我長孫麼？」須臾，七竅流血死，但聞一片鐵索聲。有德大驚，忙伏地請罪，願始終保全昌文。也。只有這點膽量。一日，有德至城隍廟拈香，忽見同敵南面坐，懷懷可畏，有德奔還，命立雙忠廟於獨秀巖下。瞿張二人唱和詩，不下數十章，小子記不清楚，只記得瞿公絕命詩一首道：

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式相一死，自此桂王無柱石臣，眼見得滅亡不遠了，容待下回再敘。

何騰蛟瞿式耜二公，擁立桂王，號召四方，不辭困苦，以視蘇觀生之所爲，相去遠矣。梁鑿丁魁楚劉承胤輩，吾無譏焉。然何瞿二公，歷盡勞瘁，至其後勢孤援絕，至左右無一將士，殆所謂忠盡有餘，才識未足者。至若金聲桓李成棟二人，雖曰反正，要之反覆陰險，毫不足取，即使戰勝，亦豈遂爲桂王利？是亦梁鑿丁魁楚劉承胤等之流亞也。本回爲何瞿二公合傳，附以張司馬同敵餘皆隨事敘入，爲借賓定主之一法，看似夾雜，實則自有線索，非徒鋪敘已也。

## 第十八回 愾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却說清鄭親王濟爾哈朗，及都統譚泰兩軍，俱已奏捷清廷，鄭親王且奉旨還朝，獨博洛尼堪，出征大同，尙與姜瓖相持不下，且四處接到警耗，統是死灰復燃的明故官，招集數百人，或千人，東馳西突，響應姜瓖。博洛不得不分兵堵禦，一面遣人飛報北京，請速添兵。攝政王多爾袞竟率英王阿濟格等，自出居庸關，拔去渾源州，直薄大同，多時不出風頭，想心中又癢了。

與博洛相會，攻撲數日，城堅難下。適京中齋來急報，因豫王多鐸出痘，病勢甚重，促多爾袞班師。多爾袞得了此信，遣人招姜瓖投降，瓖答以闔城誓死，乃留阿濟格幫助博洛，自率軍退還。到了居庸關，



開多鐸已歿，忙入京臨喪。劉三季仍要守婦，大約是箇孤寡命。越日，肅親王豪格亦斃獄中，多爾袞許豪格福晉往獄殮葬。嫗婦葬夫，必由其叔允許，想是滿清特別法。又數日，孝端皇太后崩，孝端太后係順治帝嫡母，他生平不預政治，所以宮內大權，統由吉特氏主張，此次崩逝，宮廷內應有一番忙碌。惟吉特太后前時雖握大權，總不免有些顧忌，到此始毫無障礙，可以從心所欲了。伏筆。

多爾袞因太后崩逝，召阿濟格還，令貝子吳達海往代。過了月餘，始接到大同軍報，略稱各處叛兵，多半平定，只大同仍然未下。多爾袞未免焦急，再遣阿濟格西行。阿濟格一到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守將楊振威刺殺姜瓖，開城降清。阿濟格入城，恨城內兵民固守，殺戮無數，并鏟去城牆五尺，當即上書奏捷。朝旨令誅楊振威，即日班師。阿濟格奉旨，將楊振威綁出正法，該殺。隨將政務交與地方官奏凱還朝。

攝政王多爾袞，既接山陝捷音，心中自然舒暢，在邸無事，正好與肅王福晉朝懽暮樂。偏這攝政王元妃，屢與攝政王反目，醋瓶倒翻了。攝政王看他似眼中釘，氣得元妃終日發抖，釀成一種鼓脹病。心病還須心藥治，心藥難求，心病日重，到了臨危時候，欲與攝政王訣別，怎奈貴人善忘，待久不至，那元妃越發氣悶，霎時間痰湧而逝。死不瞑目。當時大小官員，得此消息，忙去吊喪。太后亦贈了許多賻儀，兩白旗牛菜章京以上各官，及官員妻妾，都爲服孝，其餘六旗統去紅纓發鞞。這一日，車馬儀仗，不亞梓宮，送葬的大員，擬了敬孝忠恭四字，作爲元妃的諡法。想又是范老先生手筆。攝政王也無心推究，遂將這四字封贈元妃，算是飾終的道禮。以後繼室的問題，不言可知，總輪着這位嫗嫗婷婷的姪婦了。

喪事已畢，攝政王擬擇定吉日，與肅王福晉成婚，成就了正式夫婦。忽來了宮監二人，說是奉太后命，召王爺入宮。攝政王不敢違慢，即隨了宮監入見太后。太后屏去宮女，與攝政王密談半日。攝政王方出宮回邸。是何大事，既到邸中，即着人去請范老先生，又令邀同內院大學士剛林，及禮部尚書金之俊議事。三人應召而至，攝政王格外

謙恭，將三人邀入內廳，命左右進酒共飲。飲到半酣，攝政王令左右至外廂伺候，自與范老先生耳語良久。說話時，攝政王面目微頰，范老先生也覺皺眉。刻畫盡致，令人實解。語畢，由范老先生轉告剛林金之俊。畢，竟金之俊職掌禮部，熟諳儀注，說是這麼辦，這麼辦，便好成功。愈叙愈迷。攝政王聞言大喜，即向三人拱手道：「全仗諸位費心！」三人齊聲道：「敢不効力！」次日即由金之俊主稿，推范老先生爲首，遞上那從古未有的奏議。看官！你道奏說什麼話？小子尙記大略，內稱皇父攝政王新賦悼亡，皇太后又獨居寡偶，秋宮寂寂，非我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道。依臣等愚見，宜請皇父皇母合宮同居，以盡皇上孝思。伏維皇上聖鑒云云。原來爲此，真是從古未有。此本一上，奉批王大臣等議覆。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向知多爾袞利害，不敢不隨聲附和。復命禮部查明典禮，由金之俊獨奏一本，援引比附，說得盡善盡美。如何援引，如何比附，著書人未曾錄明。當於順治六年冬月，由內閣頒發一道上諭，略云：

朕以冲齡踐祚，撫有華夷，內賴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賴皇父攝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統，幸免失墜。今皇母皇太后獨居無偶，寂寂寡權，皇父攝政王又賦悼亡，朕躬實深歎。諸王大臣合詞籲請，僉謂父母不宜異居，宜同宮以便定省，樹情酌理，具合朕心。爰擇於本年某月某日，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禮，謹請合宮同居，着禮部恪恭將事，毋負朕以孝治天下之意。欽此。

上諭卽頒，太后宮內及禮部衙門，忙錄了好幾天。到了皇父母大婚這一日，文武百官，一律朝賀，內閣復特頒恩詔，大赦天下。各省風化案，不惟宜赦，還應加賞金之俊何見不及此？京內外各官加級，免各省錢糧一年。

太后與攝政王倍加恩愛，不必細說，只是攝政王尙憶念姪婦，未免偷寒送暖，嗣經太后盤詰，無可隱諱，不知攝政王如何懇求，始由太后特恩，許爲側福晉。順治七年春月，攝政王多爾袞復立肅王福晉博爾濟錦氏爲妃，百官仍相率趨賀，後人曾有數句俚詞道：「漢經學晉清談，唐烏龜宋鼻涕，清邇邇」即指此事。惟東華錄上，只載攝政王納豪格福晉事，不及太后大婚，聞由乾隆時紀昀所刪。

開文少敘，單說攝政王多爾袞，既娶了太后，又娶了肅王福晉，真是一箭雙鵰，非常快樂。此外妃嬪，雖尚有一二十人，多爾袞都視同嫖母，不去親幸。旁人各自豔羨，無如好色的人，有一種癖病，得了這一個，又想那一個，得了那一個，又想把天下美人，都收將攏來，藏在一室。銷金帳裏，夜夜試新，軟玉屏中，時時換舊，方覺得心滿意足。俗語說得好：『癡心女子負心漢。』多爾袞也未免要作負心人了。偷漢者其難之！

一日，朝鮮國王李滉遣使進貢，并呈一奏摺，內稱：『倭人犯境，欲築城垣，因恐負崇德二年之約，故特籲請，俾免殘破之患』等語。多爾袞覽了一遍，猛觸起一件情緒來，即命朝鮮來使，暫住使館，候旨定奪。又宣召內大臣何洛會入府，授了密語，到使館中，與朝鮮使臣相見。兩下商議多時，朝使唯唯聽命，別飭隨員馳稟國王。這國王李滉前曾入質清朝，因其父李倬歿後，得歸國嗣位，深感多爾袞厚恩，此時不得不唯命是從。立命返報，當由何洛會稟知多爾袞，次日即發下朝鮮國奏牘，批了『准其築城，欽此』六字。使臣即奉命而回。著書人又故作秘密，令閱者猜疑。

過了月餘，攝政王府內，竟發出命令，率諸王大臣出獵山海關。王大臣奉命齊集，等候出發。越宿，攝政王出府，裝束得異樣精采，由僕從擁上龍駒，一鞭就道，萬馬相隨，不多日，已到關外。此時正是暮春天氣，日麗風和，草青水綠，一路都是野花香，四面蜂蝶翩翩，好像歡迎使者一般。語帶雙關，非尋常神官家筆墨。經過了無數高山，無數森林，並不聞下令駐紮，到了寧遠，方入城休息。一住三日，亦沒有圍獵命令。醉翁之意不在酒。諸王大臣紛紛議論，統是莫明其妙。只何洛會出入稟報，與攝政王很是投機。王大臣向他詰問，也探不出什麼消息。何洛會搗鬼，著書人亦搗鬼。次日，又下令往連山驛，諸王大臣一齊隨行。到了連山，何洛會已經先到，帶了驛丞，恭迎攝政王入驛。但見驛館內鋪設一新，五光十色，爛其盈門，把王大臣弄得越發驚疑。我亦越疑。攝政王直入內室，何洛會也隨了進去。歇了片刻，始見何洛會出來，招呼諸王大臣略談原委，王大臣俱相視而笑。閱者尚在夢中，無從笑起。隨即偕何洛會同赴河口，迤邐前行。淡光映目，但見岸側有一大船，岸上有兩乘彩輿，輿旁有朝鮮大臣站立，見王大臣至，請了安，便請艙中兩女子

登陸上輿。兩女子都服宮裝，高綰髻雲，低垂髮鳳，年紀統將及笄，彷彿一對姊妹花。當由何洛會及諸王大臣，導引入驛，下了輿，與攝政王交拜，成就婚禮。諸王大臣照例恭賀，便在驛中開起高宴。這一夕間，巫峽層雲，高唐變雨，說不盡的歡娛。

但這兩女究係何人？恐閱者已性急待問，待小子從頭縈來。這兩女子係朝鮮公主，崇德年間，多爾袞隨太宗征朝鮮，攻克江華島，將朝鮮國王家眷，一一挈往，當面檢驗，曾見有幼女二人，年僅垂髻，頗生得丰姿楚楚。多爾袞映入眼波，料知長成以後，定是絕色。及朝鮮乞盟，發還家屬，多爾袞亦攔過不提。此次朝鮮國奏請築城，徒將十年前事，兜上心來，遂遣何洛會索娶二女，作為允許築城的交換品。朝鮮國此番築城，應稱作公主城。朝鮮國王無可奈何，只得飭使臣送妹前來。多爾袞恐太后聞知，所以祕密行事，假出獵為名，成就了一箭雙鵰的樂事。一箭雙鵰四字，格外確切。住驛月餘，方挈了朝鮮兩公主入京。此時對了肅王福晉，未免薄倖，多爾袞也管不得許多，由他怨罵一番，便了事。只太后這邊，不便令知，當暗囑宮監等替他瞞住。

自是多爾袞時常出獵，臨時定要朝鮮兩宮主相隨。不耐福晉怨罵，所以掣豔出獵，可惜瞞不住闈羅，奈何？青春易過，暑往寒來，多爾袞一表儀容，漸漸清減，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只出獵的興趣，尚是未衰。是年十一月，往喀喇城圍獵，忽

得了一種喀血症，起初還是免強支持，與朝鮮兩公主，研究箭法，後來精神恍惚，竟至上牀，閉着眼，只見元妃忽喇氏，開了眼，乃是朝鮮兩公主。多爾袞自知不起，但對了如花似玉的兩公主，怎忍說到死字？可奈冥王不肯容情，厲鬼竟來索命，臨危時，只對着兩公主垂淚，模模糊糊的說了一誤你誤你一四字。半年恩愛，即成死別，確是讓人不少。

多爾袞已歿，訃至北京，順治帝輟朝震悼。越數日，攝政王樞車發回，帝率諸王大臣，縞服出迎。太后未知在列否？奠爵舉哀，命照帝制喪葬。帝還宮，令議政諸王，會議睿親王承襲事。是時已值殘臘，王大臣照例封印，暫從擱置。至順治八年正月，始議定睿親王襲爵，歸長子多爾博承受。只是人在勢在，人亡勢亡，當多爾袞在日，勢燄熏天，免不

得有飲恨的王大臣，此次正思乘間報復，適值順治帝親政，下詔求言。王大臣遂上摺探試，隱隱干涉攝政王故事。惟皇太后尚念攝政王舊情，從中調護，摺多留中不發。王大臣探悉此情，復賄通宮監，令將多爾袞私納朝鮮公主，稟白太后。太后方悟多爾袞時常出獄，就是借題取巧，竟發恨道：「如此說來，他死已遲了。」王大臣得了此句綸音，便放膽做去，先劾內大臣何洛會，黨附睿親王，其弟胡錫，知其兄逆謀，不自舉首，應加極刑。得旨，何洛會及弟胡錫，着卽凌遲處死。要搞煤醬了。

原來順治帝已十五齡，窺破宮中曖昧，亦懷隱恨，方欲于親政後加罪洩憤，巧值王大臣攻訐何洛會，便下旨如議。王大臣得了此旨，已知順治帝隱衷，索性推鄭親王列了首銜，追劾睿親王多爾袞罪狀。雖是多爾袞自取，然亦可見炎涼世態。大略說他種種驕僭，種種悖逆，並將他逼死豪格，誘納姪婦等事，一一列入。又賄囑他舊屬蘇克薩哈

借穆濟倫，出首伊主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等情，順治帝不見猶可，見了這樣奏章，就大發雷霆，赫然下諭道：

據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朕隨命在朝大臣，詳細會議，衆論僉同，謂宜追治多爾袞罪，而伊屬下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又首伊主在日，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曾向何洛會、吳拜、蘇拜、羅博爾惠密議，欲帶伊兩旗，移駐永平府，又首言何洛會會遇肅親王諸子，肆行罵詈，不述肅王福晉事，想係爲吉特太后遮羞。朕聞之，卽令諸王大臣詳鞠皆實，除將何洛會正法外，多爾袞逆謀果真，神人共憤，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將伊母子並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佈告天下，咸使聞知。

此諭下後，復詔雪肅親王豪格冤，封豪格子富壽爲顯親王，鄭親王富爾敦，亦受封爲世子。又將剛林、祁充裕二人，下刑部獄，訊明罪狀，着卽正法。大學士范文程，也有應得之罪，命鄭親王等審議，嚇得這位范老頭兒，坐立不安，幸虧他素來圓滑，與鄭親王不甚結怨，始議定了一個革職留任的罪名。范老頭兒，免不得向各處道謝，總算是萬分僥倖。

話休敘煩，且說順治帝尚未立后，由睿親王在日指定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爲后。是年二月，卓禮親王吳克善送女到京，暫住行館，當由巽親王滿達海等請舉行大婚禮。順治帝不許，明明遷怒延至秋季，仍沒有大婚消息。這位科爾沁親王在京已六七月，未免煩躁起來，只得運動親王，託他稟命太后，由太后降下懿旨，令皇帝舉行大婚禮。順治帝迫於母命，不好違違，只得命禮部尚書準備大典，即於八月內欽派滿漢大學士尚書各二員，迎皇后博爾濟錦氏於行轅。龍旌鳳輦，倍極輝煌，宮娥內監侍衛執事人等，分隊排行，簇擁皇后入宮，至丹墀降輿。這時候天子臨軒，百官侍立，諸王貝勒六部九卿沒有一個不到，正是清室入關後第一次立后盛舉。大書特書宮女攙扶皇后，徐步上殿，那皇后穿着黃服緇紗，滿身都是金鳳盤絲，珍翠盈頭，珠光耀目，當面北而立，由禮部尚書捧讀玉冊，鴻臚寺正卿贊禮，導皇后跪伏聽命。冊讀畢，鴻臚寺導皇后起立，文華殿大學士捧上皇后寶璽，武英殿大學士捧上璽綬，由坤寧宮總監跪接，轉授宮眷，佩在皇后身上。皇后再向帝前俯伏，口稱臣妾博爾濟錦氏，謹謝聖恩。謝訖，帝退朝，皇后正位，羣臣朝賀禮畢入宮，笙簫迭奏，仙樂悠揚，隨與皇帝行合巹禮。次日，帝率后到慈寧宮請安，遂加上皇太后尊號，稱爲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敘立后事以見大禮齊備，不應無端廢立。只是順治帝終究不樂，隔了兩年，竟將皇后降爲靜妃，改居側宮。大學士馮銓等奏請一深思詳慮，慎重舉動，萬世瞻仰，將在今日。帝不省，反嚴旨申飭禮部尚書胡世安等，復交章力諫，奉旨「皇后博爾濟錦氏係睿王於朕幼冲時，因親定婚，册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協，宮闈參商，該大臣等所陳，未悉朕意，着諸王大臣再議。」鄭親王濟爾哈朗覆奏，聖旨甚明，無庸再議。全是私意。於是改册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女爲后，從前的正宮博爾濟錦氏，竟自此不見天日，幽鬱而死。

小子曾有詩咏順治帝廢后事云。

國風開始咏睢鳩，王化由來本好逑。爲怨故王甘黜后，偷常缺憾已先留。

清宮事暫且按下，小子又要敘那明桂王了。諸君少安，請看下回。

本回全敘多爾袞事，納肅王福晉，與娶朝鮮二女，東華錄紀載甚明，固非著書人憑空捏造。至如母后下嫁事，乾隆以前，聞亦載諸東華錄。胡人妻嫂，不以爲怪，嗣聞爲紀昀刪去。此事既作爲疑案，然證以張蒼水詩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二語，明明指母后下嫁事，是固無可諱言者也。多爾袞好色亂倫，罪狀確鑿，但身歿以後，諸王彈劾，競爲其暗蓄逆謀，此則羅織成文，未足深信。以手握大權之多爾袞，孤兒如反掌，何所顧忌，而不爲乎彼投奔下石之徒，誣陷成案，吾轉爲多爾袞慨矣。若順治帝爲隱忍，故至廢其子博爾濟錦氏，尤失人君之道。觀其敕諭禮臣，謂后爲睿王所主議，冊立之始，即與朕意志未協，是則后固明明無罪者，特嫉睿王而遷怒於后耳。遷怒於后而廢之，謂非冤誣得乎？冤誣臣子且不可，况夫婦乎？本回歷歷表明於睿王之功過，順治帝之得失，已躍然紙上。

##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却說明桂王自竄奔南寧後，湖廣各省，已爲清有，清封孔有德爲定南王，鎮守廣西，耿仲明爲靖南王，尚可喜爲平南王，鎮守廣東。爲後三藩伏根。旋耿仲明死，其子繼茂襲爵，鎮守如舊。桂王勢日窮蹙，不得已求救於孫可望。這可望係張獻忠黨羽，認獻忠爲義父，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星，獻忠伏誅，他即竄入雲南，雲南本故明黔國公鎮守地，被土官沙定洲所逐，夫人焦氏自焚死，可望僞稱焦夫人兄弟，助天波復讐，擊退定洲，乘勢蟠踞。其黨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馮雙禮等，推可望爲部長。可望遣定國追殺定洲，定洲死，雲南全省統歸可望，可望遂僞稱爲王，國號後明，以干支紀年，鑄與國通寶錢，居然稱孤道寡起來。南面王人人想做，何怪可望？只是李定國與可望同等，可望稱尊，定國不樂，可望借閱武爲名，到了操場，專尋定國隙頭，將定國仗了五十，定國憤恨不已。可望恐人心離散，思借名服衆，遂備黃金三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遣使至桂王處求封。桂王命可望爲景國公，定國、文秀等封列

侯可望不受，自稱秦王，竟派兵襲黔東，陷川南，把故明的鎮將殺得乾乾淨淨。強盜管什麼忠義。桂王窮竄南寧，朝不及夕，沒奈何再遣欽使，封可望爲冀王，可望仍不受。又加封眞秦王，乃令部將到南寧迎駕。一面派李定國馮雙禮等，率步騎八萬，由全州攻桂林，一面派劉文秀王復臣張光壁等，率步騎六萬，分道出鉅州重慶，直攻成都。

這李定國一枝兵，鋒利無前，所到之處，無人敢當。沅靖武崗全州統被定國攻破，孔有德忙檄部將沈永忠，出去抵截，不值定國一掃。永忠退至桂林，定國亦接踵追至。桂林兵少，有幾個守陴將士，瞧見定國兵到，都靜悄悄的溜脫。有德不能守禦，奔入府中，偕其妻同哭一場，雙雙自縊。可憐羅武輔等性命。百姓獻了城，定國飛章告捷，使者回

來，報稱永曆帝已移駕安隆，封主帥爲西寧郡王，定國到也心喜。忽報清親王尼堪率隊至湘，清經略洪承疇又自江寧至長沙，湖南危急。定國立率步騎往救，到了辰州陣斬清降將徐勇。可憐何騰蛟性命。進至衡州，遇着清尼堪大兵，兩下對仗，定國佯敗，誘清兵追至叢林，一聲號砲，推出無數偉象，張牙舞爪，向清兵亂撲。這清兵向來沒有見過，頓嚇得魂膽飛揚，逃命都來不及，還管什麼主帥尼堪。正想拍馬回奔，突遇一象衝到，將馬推翻，把尼堪掀倒地，下這象便從尼堪身上騰過，霎時皮破血流，死於非命。極寫定國爲後文履誥張本。

定國得了勝仗，暫駐武崗，方思進攻衡州，忽報秦王有使命到來，請至沅州議事。定國欲行，右軍都督王之邦出帳諫阻。定國問他緣由，之邦道：「近聞秦王劫了永曆帝，居安隆所，陽爲尊奉，實是禁錮，每日看饌，很是惡劣，他早已有心篡逆，只怕你王爺一人此番請至沅州，有何好意，倘或前去，必遭毒手。」定國道：「我若不去，孫可望必定追來，衡州尚有清兵，兩面夾攻，如何對待？」之邦道：「不如退回廣西，再作後圖。」定國點頭謝絕來使，竟引本部向廣西退去，馮雙禮自回。

孫可望得去使回信，不由的心中憤怒，親率人馬追趕，途次遇着劉文秀敗還，方知入川各軍已被吳三桂殺敗，復臣中箭身亡。川中打仗，用虛寫實，爲李定國抬高身分。驚愕之餘，越加懊惱，沒奈何帶了文秀，向寶慶進發。中道又會



着馮雙禮一同進行。到了寶慶，巧與清兵相遇。這清兵就是尼堪部衆，由貝勒屯齊接領，南徇衡永，望見可望軍中的龍旗，隨風飄舞，屯齊即拔箭在手，搭在弓上，聽的一箭，射倒龍旗，立率精騎衝入敵陣。可望部下不見帥旗，已自慌張，又經清兵搗入，銳不可當，便擁着可望逃走。文秀雙禮本是不得已相隨，至此亦一齊退去。可望吃了一場大虧，遁至貴州，搜獲故明宗室，一律殺死，賊性復發。遂自率內閣六部等官，立太廟，定朝儀，改邱文爲八疊，盡易舊制。心思想做皇帝。

桂王在安隆聞報，料知可望心變，與中官張福祿、閻老吳貞毓等密商，遣林青陽至廣西，召李定國前來扈駕。青陽出發，託詞乞假歸葬，一去不還。桂王等得不耐煩，又差翰林院孔目周官前往催促，不料被馬吉翔得知消息。馬本孫可望心腹，自然暗報可望，可望立派部將鄭國至安隆，迫桂王交出首謀。曹揆司馬銜尙親自過宮，可望只令部將進遞，可謂每况愈下。桂王戰慄不能答，還虧中官福祿自出承認，明末總算這箇中官。與吳貞毓等同受械繫，由鄭國嚴刑拷訊，共得通謀十八人，即將福祿凌遲，吳貞毓處絞，其餘斬首。冤冤相湊，林青陽回來覆命，亦被鄭國殺死。鄭國回報可望，可望即遣白文選至安隆，封駕。桂王聞文選到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嗚嗚哭泣。活像一兒女子狀態，安得成中興事業？

文選進宮，見桂王神色慘沮，也覺黯然，遂跪奏道：「孫可望遣臣迎駕，原來不懷好意。臣聞西寧王將到，令他護駕，尚可無慮。」桂王扶起文選道：「得卿如此，不愧忠臣。但可望勢力浩大，奈何？」文選道：「可望蓄謀不軌，部下都說他不是，劉文秀已通款西寧了。他逆我順，何必畏他？」桂王纔放了心。

過了數日，果聞定國兵到，即開城延入。定國恰恭恭敬敬的行了臣禮，桂王喜出望外，親書詔敕，封定國爲晉王。定國即請桂王駕幸雲南，并言劉文秀在雲南待駕，可以無虞。桂王恨不得立刻脫險，即令定國文選等扈蹕，剋日出發，安安穩穩的到了雲南。劉文秀果不爽舊約，排隊迎入，進了城，把可望府第，改作行宮。文秀受封爲蜀王，文選受封爲聲昌王。部署甫定，警報遙傳，孫可望與兵犯關，桂王命文選馳諭可望，與他議和。可望將文選拘住，僞上

奏章，請歸妻孥。桂王即派人送還可望妻子。可望因妻子還黔，遂大起兵馬，入犯雲南。可望部將馬進忠等多不直，可望與文選定了密計，進說可望道：「文選威名服衆，欲要攻滇，非令他爲將不可。」可望道：「他與李定國勾通，如何可使爲將？」馬進忠道：「聞他現已悔過，願爲大王効力。」可望遂命進忠引入文選，文選佯作恭順狀態，一味趨承，喜得可望手舞足蹈，立命文選爲大元帥，馬進忠爲先鋒，發兵十四萬先行，留馮雙禮守貴州，自率精兵爲後應。

警報飛達滇中，桂王下旨削可望封爵，命督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發兵討賊。定國文秀不過帶了萬人，甲仗又不甚完全，到了三岔河，望見敵軍已紮住對岸，衆寡相去，不啻數倍。定國與文秀商議，文秀擬借交趾地界，作戰敗退處地，定國慨然道：「永曆孤危，全仗你我兩人協力禦敵，若未戰先怯，是自喪銳氣，何以行軍？現在只有拼命與戰，決一雌雄。我想孫賊部下多半離心，未必定是他勝我敗。」定國文秀的心術可見一斑。計議已定，卽於翌晨渡河前進。那對岸的敵軍，却退後數里，一任定國兵上岸。定國望將過去，見敵陣中懸有龍旗，龍旗又來了。料知可望亦到，遂率兵徑搗中堅。此衝彼阻，纔交得三五合，定國部將李本高，身中兩箭，跌斃馬下。定國大驚失色，方欲退兵，忽見可望陣後紛紛大亂，左有馬進忠，右有白文選，旗幟鮮明，從可望軍內自行殺出，招呼定國揮兵大進。弄得可望神志昏亂，忙拍馬而逃。定國驅殺至十里外，方與白文選馬進忠兩人並轡而回。看官！你想這次打仗，不是白文選等暗中用計，那肯容定國渡河戰勝可望呢？

可望奔回貴州，遙望城門緊閉，城上豎着的旗幟，大書明慶陽王馮字樣，不覺驚訝起來，正思呼城上人答話，猛見馮雙禮上城俯視道：「我已歸順永曆帝了，永曆帝封我爲慶陽王，命守此城，與你無涉。」數語氣得可望發昏，回顧手下殘騎，所剩無多，不能再戰，且妻子統在城中，若與他爭鬧起來，定是性命難保，不得已忍氣吞聲，求雙禮還他妻子。老賊也有今日。雙禮乃開了半扉，就門隙中放出數人，可望一瞧，妻孥如故，財物蕩然，禁不住垂下淚。

來。他的妻子更不必說。中生擒一且全休。可望癡立一回，方挈着妻子徑奔長沙，投降清，經略洪承疇去了。

這事且攔過一邊，小子要叙出一個海外英雄來。看官！你道海外英雄，姓甚名誰？就是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應第十六回。芝龍降清，成功獨航海赴廈門，募兵興義，仍奉隆武正朔。至隆武帝殉國，永曆帝正位，復遣使奉表永曆，受封爲延平郡公。成功竟大舉攻閩，連陷漳浦海澄等縣，進圍長泰。清閩浙總督陳錦，自舟山移師赴援，一場海戰，被成功殺得大敗虧輸，不但長泰被陷，連平和詔安南靖等處，統被成功奪去。陳錦惶急萬狀，急向清廷求援。清封芝龍爲同安侯，令作書勸成功歸降。成功接閱文書，看到「父既歸清，兒亦宜薙髮投誠」等語，不禁憤憤道：「今來一薙髮國，當即薙髮，倘來一穿心國，我亦將遵命穿心麼？」快人快語，卽拒絕來使，下令進攻漳州，并懸賞購陳錦首。

歇了幾天，忽來了兩個閩人，獻上陳錦首級。成功問兩人姓名職務，一個是陳錦記室李進忠，一個是陳錦僕人庫成棟。成功又問是誰殺陳錦，成棟應聲是我，說聲未絕，兩手已被成功親卒反縛，由成功喝令處斬，慘極嚇得成棟跪求饒命，連進忠亦跪倒叩頭。成功指成棟道：「你與陳錦有主僕之誼，如何忍心害主，把他首級來獻？我原是懸賞購陳錦首，但你不應殺他，所以我特罪你。」復問進忠道：「這罪奴有妻子否？」進忠道：「有的，現亦隨來。」成功道：「好好。他妻子到來，應照賞格發給，教他死亦瞑目。」賞罰確得當，是英雄作用。便命左右推出成棟斬訖，隨將賞銀付與進忠，令他轉交成棟妻子。進忠領了賞銀，不敢多說，就退出帳外去了。保全性命，還算幸事。忽廈門又來使人，報稱魯王以海，自舟山逃到廈門，應否接待？成功道：「魯唐叔姪，自相魚肉，太屬可恨。」應該實備。使人說：「魯王已奉表永曆，削去監國名號了。」成功道：「既如此，應照明宗室例優待便是。」看官！你道魯王何故到廈門，他自竄身海外，隨身只有張名振一人，應十六回。很是蕭條，幸浙中遺臣張肯堂等，渡海奔赴，約得十餘人，遂把南澳作了根據地。嗣後襲踞舟山，約放行張煌言，共圖恢復。不料清總督陳錦，都統金礦，提督田雄等，駕着大艦，來攻舟。

山魯王也遣張名振張煌言等率兵迎敵。開了幾仗，到也沒甚勝負，怎奈天不容明，海面上陡起大霧，罩住舟山。清兵乘霧攻入，守兵措手不及，相率潰散。名振、煌言、亟奉魯王出走。名振、名揚、闔室自焚。張肯堂自縊。魯王的妃子張氏及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等皆殉難。清兵復分追魯王，魯王窮蹙無歸，不得已走依成功。成功遣使人回廈門，自督軍圍攻漳州。適清都統率兵至漳，與城中守兵夾攻成功。成功腹背受敵，只得退保海澄。金礦追至城下，被成功一陣擊退，乃留兵守海澄，自回廈門。見魯王復與張名振、張煌言晤談。兩下各述己志，二張是始終爲魯，成功是始終爲唐，彼此不便節制，商定了一個分地駐紮，互相援應的計策。二張奉魯王移駐金門，煌言復招集遺衆，進窺南京，到了吳淞口，襲奪清艦數十艘，進破崇明，轉趨丹陽，謁明太祖陵，激厲軍士，直指南京進發。忽聞魯王逝世，只得折回吳淞，尋又聞名振病亟，馳回金門。到金門後，名振已死，僅留遺書一函，勸他勉圖恢復。主喪友歿，日暮途窮，煌言至此不禁涕淚交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沒奈何爲主發喪，爲友營葬，把出兵的念頭暫時擱置。

這且慢表，且說鄭成功駐節廈門，改稱廈門爲思明州，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等，井井有條。廳間供永曆帝位，有所封拜，必向座奏聞。部下感他忠義，無不敬服。當張煌言帶兵入江，正擬出師策應，嗣聞魯王名振相繼謝世。煌言退回金門，也自嘆息一番，專使弔唁，暫休兵不動。一日，清廷派了兩位欽差齎敕來廈，封成功爲海澄公。成功道：「我只知奉明帝勅，不知有清帝敕。」將來使遣回，隔了一月，成功弟渡隨了清使三人又到廈門。成功與清使相見於報恩寺中，清使令成功跪受詔書。成功道：「成功係大明臣子，不受清詔。」直截了當。清使阿山道：「今日奉皇上聖旨，賜汝福興、泉漳四府地，皇恩不可謂不重，汝宜受詔，蓬髮投誠。」成功正色道：「四府本是明地，何勞爾國賞？爾國舊封，只建州一區，目今踞我中原，太屬無理，成功愧不能爲明恢復，還說要我蓬髮降敵，壓海不枯，石不爛，成功不降清。」言畢，拱手自回。光明磊落。是晚，鄭渡入見成功，出其父芝龍書，并略說「兄若不降，父命難保。」成功閱父書畢，慨然道：「忠孝不能兩全，爲竊老父，乞諒愚忠。」鄭渡

再三相勸，成功只是不從。鄭渡痛哭而出。次日，清使挈鄭渡北去，成功忙寫了覆書，遣鄭謙追上鄭渡，將書交訖，鄭謙自回。鄭渡隨清使歸報。芝龍呈上覆書。芝龍拆書瞧閱，上寫道：

兒以孤身僻居海隅，嘗欲效秀夫之節，修包胥之忠，藉報故國，聊達素志，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按兵以示信。談席未終，敕使乃嘵嘵以薙髮爲請。嗟嗟！今中國土地數萬里，亦已淪陷，人民數百萬，亦已效順。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禮樂，制度文物，亦已更易，所僅留爲殘明故跡者，兒頭上數根髮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絕身死，其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哉！且自古英雄豪傑，未有可以威力脅者，今乃嘖嘖以薙髮爲詞，天下豈有未稱臣而輕自去髮者乎？天下豈有彼不以實許而我乃以實應者乎？天下豈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請薙髮者乎？天下豈有事體未明，而遂欲糊塗了事者乎？父試思之！兒一薙髮，將使諸將盡薙髮耶？又將使數十萬兵士皆薙髮耶？中國衣冠，相傳數千年，此方人性質，又皆不樂與滿夷居，一旦盡變其形勢，且激變，爾時橫流所激，不可抑遏，兒又竊竊爲滿夷危也。昔吾父見貝勒時，甘言厚幣，父今日豈盡忘之父之尚有今日，天之賜也，非滿夷之所賜也。兒志已決，不可挽矣。倘有不諱，兒只縞素復讎，以結忠孝之局。兒成功百拜。

芝龍閱畢，蹙着眉道：「我的老命，看來要斷送在他手中了。」隨將原書呈奏順治帝。順治帝本封芝龍爲同安侯，至是將他削職圈禁，一面命沿海督撫固守汛界，一面飭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率師防閩。濟度出京，聞成功已連捷閩浙海濱，進據舟山，遂兼程南下。到閩後，與成功連戰數次，一些兒沒有便宜，反失了戰艦幾艘，喪了戰將幾員。成功連獲勝仗，遂大治兵馬，銳意規復。從征甲士，選定十五萬，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另外挑選萬人來往策應。適白濱中來使，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門張煌言亦率兵來會，成功大喜，遂豎起奉旨招討的大旗，命中軍提督甘輝爲先鋒，總兵馬信、萬禮爲第二隊，親統大軍爲後援，請張煌言前導，揚

旂鼓棹，陸續前進，行到羊山，忽遇着數陣颶風，撞沈巨艦數十艘，漂沒士卒數千名，不祥之兆。於是只好停泊舟山，修理舟楫。

忽接到數處警報，海澄守將黃梧及舊部將施琅，俱背鄭降清，清兵三路攻漢，成功不覺大憤，忙將舟楫修竣，揚帆再出。張煌言統領前部，由崇明入江，至金焦二山，但見江中橫截鐵索，舟不能前。煌言令人泗水，暗把鐵索斫斷，遂乘着風潮，聯檣而進。到了瓜洲，與清提督管效忠相遇。兩下酣鬥，鄭軍奮勇齊上，效忠寡不敵衆，斃水而逃，被鄭軍水師統領羅蘊章，入水追擒，推出斬首。當下掃清瓜洲敵艦，直逼鎮江，砲聲隆隆，震驚天地。城外北個山上，駐有清兵，下山來救，由鄭軍一陣亂斫，殺得馬仰人翻，濠平屍積。敗兵逃入城中，門未及閉，鄭軍一擁而入，城遂陷。鎮江屬邑，望風迎降。成功命直搗南京，帳下一人大叫道：「不可不可！」正是

關力不如關智，用兵先在用謀。

未知此人是誰，待下回再行交代。

有孫可望之跋扈，適形李定國之忠，有鄭芝龍之卑鄙，益見鄭成功之義。一則屢蹕漢中，一則與師海外，雖其後齎志以終，卒歿成效然忠義固有足多者。成功心迹光明，尤加定國一等。故敘述亦格外生色。張煌言張名振二人夾寫在內，即爲明捐軀諸遺老，亦並敘姓名，作者風世之心，可概見矣。文字之不苟作如此。

##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寄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却說鄭成功欲進攻南京，帳內有部將諫阻，這部將便是中軍提督甘輝，當下獻計道：「我軍深入南京，清廷必發兵來救，前有守兵，後有援兵，我軍孤處其間，豈非陷入重圍？現不如將我軍分作兩路，一路取揚州，堵住山東」

來軍，一路據京口，截斷兩浙漕運，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不戰自困，那時可以唾手而得了。甘輝之說，未始非策，然必

須雲貴未破，方用得着，否則能保濟軍不自江而下耶？成功道：「此計未免太迂。據我看來，南京清兵，多已調往雲貴，現在不乘勝攻取，更待何時？況清提督馬進寶，已自松江遣人通款，南京城虛援絕，還有多大本領，敢與我對敵？自然是馬到成功了。」遂不聽甘輝之言，命水軍泝江而上，直至南京。先向孝陵前率軍祭奠，隨後作了一篇檄文，傳布遠近。令張煌言別率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各路，自率兵攻南京。

兩江總督郎廷佐聞鄭軍已至，急遣將分守要害，成功圍攻不下，惟接連得煌言捷報，說是太平寧國徽州池州等府，都已攻克，成功不勝欣喜，料想南京一城，不日可拔。成功之心已驕矣。忽報郎廷佐遣人下書，成功傳見，把來書閱看，乃是願獻城池，惟城內人心不一，須要慢慢勸導，限期半月，方可獻納。成功喜甚，即批回照准。其實郎廷佐的書信，乃是緩兵之計，他已聞得雲貴獲勝，桂王遠遁，清兵可自西返東，來援南京，因此託詞獻城，寬延時日。成功不知是詐，竟墮入他計中，按兵不攻了。

小子且把雲貴獲勝的事情，插敘數行：自孫可望降了洪承疇，具述桂王庸弱的情形，承疇遂上表清廷，請乘機大舉。清政府本無心西略，欲棄雲貴兩省，給與桂王偏安，及得了承疇奏疏，承疇爲滅永歷之魁。遂定議西征，命貝子洛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會同經略洪承疇，從湖南進發，命平西王吳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偕都統墨爾根、李國翰，從漢中四川進發，命都統卓布泰爲征南大將軍，率提督線國安，向廣西進發。三路兵馬，擬至貴州會齊，同入雲南。洛託承疇一軍，出靖沅鎮遠，至貴陽，駭走守將馬進忠，遂入據貴陽城。三桂一軍，由重慶至遵義，擊退守將劉鎮國，獲糧三萬石，降兵五千，遂入佔遵義城。卓布泰一軍，亦連陷南丹那地獨山諸州，至貴陽來會。三路連章告捷，清廷復授豫王子信郡王鐸尼爲安遠大將軍，率禁旅至貴州，總統三路兵馬。鐸尼令洛託承疇，略屯貴陽，辦理糧餉，自督諸軍三路入滇，每路兵五萬，各帶着半月糧草，浩蕩前進。

是時桂王部下劉文秀已死，軍政統歸李定國執掌。定國聞貴州已陷，亟遣白文選至七星關，抵住西路。馮雙禮至雞公背，抵住中路。張光壁至黃草壩，抵住東路。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清兵三路，明兵亦三路。七星關係漢蜀交界的要險，峭岸阻江，山同壁立。三桂到了關外，見關內已有人守住，料艱攻入，他却佯作攻狀，別遣部將邊出苗疆，拊擊背後。文選只防前面進攻，不料後面復有清兵出現，頓時驚潰，竄入霑益州。明軍一路已敗。黃草壩在南盤江右岸，由張光壁率師扼守，將江中各船一概擊沈，阻住清軍渡江。卓布泰到了左岸，無船可濟，便在岸上紮營。兩邊隔江發砲，未曾接仗，適有泗城土司岑繼祿，到卓布泰前獻策，教他遶道下游，渡過對岸。卓布泰從土司言，遂於夜間分兵，直走下游，用人泅水，把鑿沉各船，扛至岸側，塞好漏洞，乘夜潛渡。張光壁尚獸守南盤江，誰知清兵已至北盤江。李定國聞清兵過河，急率兵三萬，堵住雙河口。清兵殺奔前來，定國揮軍死戰，擊退清兵。到了次日，清兵復至，乘風縱火，火隨風捲，野燎燭天。定國抵當不住，只得退走。明軍二路俱敗。到了北盤江，見馮雙禮亦狼狽奔回，報稱清兵勢大，不勝抵禦，雞公背已被奪去。明軍三路俱敗。定國驚懼，將江內鐵索橋燒斷，與雙禮走回雲南。清兵追至北盤江，見對岸已無明軍，便搭造浮橋，踰江而進。

明桂王聞定國敗還，擬連夜出奔，行人任國壘獨請死守，尚在未決，只見定國進來，泣奏一切。桂王便與議去守情形。定國道：「一行人議是但前途尚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猶爲未遲。」桂王聽了此語，遂決意出走永昌，命定國斷後。行未數里，白文選自霑益追至，定國遂把殿後軍，付與文選，自率精騎扈駕前去。清兵三路會齊，直入雲南城，洪承疇亦自貴陽趨雲南。鐸尼令諸軍進追桂王至玉龍關，逼着白文選軍，乘勢猛撲。文選部下只有數千人馬，那裏禁得住三路大軍苦戰多時，人馬將盡，便拍轉馬頭，率領殘卒，逃出右甸去了。

警報傳至永昌，桂王復匆匆逃走。定國令總兵靳統武帶兵四千扈駕，自率精兵六千，據住磨盤山，專待清兵。磨盤山在永昌城東，一名高黎貢山，爲西南第一穹嶺，山路崎嶇，僅通一騎。定國料清兵窮追，必從此山經過，遂把



六千兵分作三支，令部將竇名望率兵二千伏住山口，高文貴率兵二千伏住山腰，玉璽率兵二千伏住山後。自己高坐山巔，管着號砲。遙望清兵進，正是漫山遍野，不辨多少，他却自言自語道：「任你無數人馬，到了此地，恐怕虎落檻穽，無能爲力了。」慢著

歇了半晌，見清兵已從山口進來，因山口狹隘，將橫隊變作直隊，魚貫而進，不禁大喜。約歷一二時，清兵入山，還不過一萬多名，猛聽得一聲砲響，清兵個個下馬，停住不進。接連又是無數砲聲，霎時煙霧迷濛，只覺得鼓角聲喊殺聲，兵器碰撞聲，合着天上的風聲，山谷的迴聲，鬧成一片，正自驚疑不定，突然來了一個飛砲，向空墜下，不偏不倚的，在定國頭上滾將下來，故作驚人之筆嚇得定國心頭亂跳，急忙把頭一偏，那飛砲恰恰在定國身邊擦過，墜落腳邊。前面塵土，被這飛砲一激，揚起空中，任你定國智勇深沈，也自鎮定不住，忙回身逃下山下，向西急走。到了半路，始見高文貴跟踉奔來，手下殘兵，只剩一千多人，報稱：「清兵迭放巨砲，煙火滿山，我軍無從暗伏，不得已出來對仗，可奈清兵勢大，寶王、二將已經陣亡，六千人已失四千，某只得衝圍前來。」定國道：「可恨，可恨，不知誰人洩漏消息。」隨即合兵而去。

原來清兵自雲南出發，渡過潞江，沿途經過，不遇一敵，他即仗着銳氣，越嶺進行，適有故明大理寺卿盧桂生，熱心富貴，竟至鐸尼軍前，報說山上有伏。桂生可惡鐸尼急令前隊，舍騎而步，以砲發伏。伏兵齊起，與清兵鏖鬪一場，殺死清都統以下十餘員，精兵數千。寶名望、王璽亦戰死。此次若非桂生洩計，就使不能殺盡清兵，也要大大吃虧。只是天已亡明，不容定國成功，所以清兵得轉敗爲勝。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那時桂王西走騰越，爲從官李國泰、馬吉翔所阻，轉奔南甸，順着江流前去。到一大河，四望無際，招問土人，答稱此河名囊木河，過河即是緬甸國界。靳統武請走還騰越，李國泰、馬吉翔不從。桂王恐清兵追來，亦不願退回，巧值故黔國沐天波前來扈駕，說與緬人相識，遂決議渡河。惟靳統武不願仍奔定國去了。

桂王至緬甸境，緬人令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前行。桂王無奈，命從官拋棄器械，僱了車馬，進蠻寨，緬人具四舟來迎。行三日，至緬都，不令桂王登岸。又五日，至赫經停舟，方導桂王上陸，引入草屋中。屋外編竹爲城，左右都是緬婦貿易。緬人多短衣赤足，桂王從官亦忘却本來面目，雜入緬婦貿易場中，坐地喧笑。呼奴縱酒，正是孱君無志，徒成失國之寓公，從吏貪生，甘作窮途之丐卒，這且按下慢提。

且說清信郡王鐸尼，因桂王已奔緬甸，奏捷北京，得旨令大軍回朝，留吳三桂鎮守雲南，封三桂妻爲福晉，命其子應熊在京供職，妻以太宗第十四女和碩公主，請降將中，要算是第一優待了。順治帝以蕩平雲貴，方擬郊迎功臣，飲至策賞，不期江南警報紛紛遞到，順治帝大驚，忙召滿廷文武商議退敵便道。一朕即位十數年，南征北討，沒有一日安息，現聞雲貴已捷，明宗垂盡，朕道是輿圖一統，得享承平，不料這個鄭成功，又來作祟，江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都報失守，南京危在旦夕，看來還不能安枕。朕想做皇帝，很沒趣味，到不如做個和尚，像西藏的達賴班禪，安閑也安閑，尊榮也尊榮，豈不快活自在麼？順治帝自知苦趣，頗已悟道，奈何後人偏喜做皇帝。當時文武百官都跪奏道：「天子英武聖明，古今無兩，區區小醜，不日救平，何庸過勞聖慮。」確肖馬屁朋友的口吻。順治帝道：「朕擬簡率六師，自去親征，除絕那逆衆，然後脫卸萬幾，擇個安靜地方，去享清福。明日各王大臣，隨朕至南苑閱師，不得有誤！」文武百官齊聲遵旨而出。次日，各官都先集南苑，恭候御駕到了辰牌時候，御駕已至，兩旁文武站立，俟順治帝登座，個個請過了安，遂命滿漢健兒八旗勁旅，整整的操練了一天。操畢，御駕回宮，次晨升殿，擬擇日出師。適兵部尚書呈遞驛奏，係是江南總督郎廷佐拜發，內稱崇明總兵梁化鳳，擊退鄭逆，陣斬賊將甘輝等，鎮江瓜州俱已克復。世祖大喜，命梁化鳳爲江南提督，先圖形進呈，并授內大臣達素爲安南將軍，會同閩浙總督李率泰進擊廈門，務絕根株。旨下，文武百官，又皆叩賀，隨即退朝不表。

惟這梁化鳳如何擊退鄭成功？應由小子表明。上文說到鄭成功進薄南京，中了郎廷佐的緩兵計，按兵不攻，

這是成功第一失着。郎廷佐恰飛檄調兵，梁化鳳卽奉檄往援，兩邊相持數日，化鳳登高望敵，遙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軍士都在後湖嬉游，鄭軍如此怠玩，安得不敗？然亦由驕盈而致。便人署稟明廷佐，晝夜襲營，是夕，化鳳帶了勁騎五百，潛出神策門，先擣白土山，出鄭軍不意，衝入前鋒，余新寨內。余新從睡夢中驚醒，倉卒起來，不及持械，被化鳳活擒而去。成功聞報，忙率軍相救，化鳳已入城，無從奪回。余新次晨成功，因廷佐失信，令甘輝守營，自出江上調發水師，夾攻南京。不料成功去後，清兵傾城出來，殺人鄭營，甘輝上前攔阻，兩下酣戰，勝負未分。突聞營後射入銃砲，後隊不戰先亂，甘輝前後受敵，只自死戰不退，無奈部將多已逃走，僅剩數百殘兵，東衝西突，那裏還支持得住？清兵執着長槍，四面攢聚，甘輝尙竭力招架，無如馬已被搦，蹶倒前蹄，眼見得甘輝墜地，不得生存了。

此時成功適在江上，見敗軍陸續奔來，方知大營已破，長嘆一聲，命殘兵次第下船，自己亦匆匆下船。未曾坐定，梁化鳳已率水師追到，把火箭火球拋擲過來，成功無心戀戰，急飭軍艦東走，駛到崇明，已喪失了好幾艘。遂揚帆出海，逃回廈門，張煌言尙在徽寧，聞報鄭軍敗退，剛在驚疑，忽長江上游來了一支清兵，乃是從貴州凱旋，還援江南，煌言揮兵奮擊，打沉敵艦數艘，餘艦退去。誰知夜間砲聲震天，煌言登舟四望，前後左右，都是敵艦，連忙換坐小船，偷出重圍，回頭一瞧，自己的艦隊，盡由祝融氏替他收拾，也無暇顧惜，只命水手駛入小港，舍舟登陸，踰山過嶺，遠出浙省，仍渡錢塘江出海。到了海外，聞鄭成功去奪臺灣，頓足浩歎，遂貽書成功，略說道：

中原板蕩，明社爲墟，僅存思明州一塊土，爲四海所屬望，遺民所依歸。殿下奈何棄此十萬生靈，而與紅毛夷爭海島乎？且苟安一隅，將來金廈兩門，亦不可守。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惟殿下實圖利之，

原來閩海中有一大島，名叫臺灣，直長二千五百里，橫闊五百里，到是一個海外桃源。成功父芝龍爲海盜時，曾恃此島爲出沒地，芝龍入降，此島爲荷蘭人所據。荷蘭向稱紅毛夷，在島中寄泊市舶，并築土城數十處，屯住僑民。成功自江南敗歸，以進取無成，謀奪台灣爲窟穴，適清靖南王耿繼茂自廣東移鎮閩地，與將軍達素總督李率

秦分出漳州同安，合攻廈門，被成功一鼓擊退。（即前文）成功遂移師至臺灣。巧值潮漲風順，應艦進鹿耳門，荷人倉卒難支，遂與成功議和，願即遷讓。荷人已去，成功遂入居臺灣，與金廈作爲犄角。獨這張煌言恐他無志恢復，因作書相勸，待了多日，不見回音，乃浮海至台州，到南田島停泊，入居島中，暫且慢表。

再說吳三桂留守雲南，本沒有什麼大事，可以安穩度日，他偏欲翦滅明宗，上了一本奏章，這奏叫作『三患二難疏』。他說：「李定國白文選等，託名擁戴，引着潰衆，肆擾邊境，患在門戶；土司易被煽惑，偏地蜂起，患在肘腋；投誠將士，或繫念故明，邊聞有警，搆貳乘機，患在腠理；這便叫作三患。」又說：「滇中米糧騰踊，輸輓絡繹，在在需費，養兵難；安民亦難；這便叫作二難。」總結是：「當及時進勦，淨盡根株，方得一勞永逸」等語。順治帝因中原混一，已存一厭世心，不欲再勞兵衆，清不欲除水歷，偏遣三桂硬要出師，真正可殺。覽了此奏，猶在遲疑。朝上一班大臣，都贊成三桂議論，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勦。愛星阿到滇後，與三桂進兵木邦，擒住白文選，直入緬境，一面傳諭緬酋，索獻桂王，一面飛報捷音。

順治帝得此捷奏，料知大功告成，已在旦夕，悠然遠念，有心高蹈。只是宮中有位董鄂妃，乃是南中漢人，被虜北去，沒入宮內，順治帝見他身材窈窕，秀外慧中，竟把他格外寵幸，封爲貴妃。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少年天子，未免多情，爲此一縷絲牽，未忍遽辭塵網。這老天偏要成全順治帝初志，竟降了二豎下來，陪着董妃左右，從此董妃日漸瘦弱，一病不起，膏肓成痼，藥石無靈，可憐一朵嬌花，竟與流水同逝。順治帝十分悲痛，輟朝五日，特諭禮部略稱：「皇貴氏董鄂妃薨逝，奉聖母皇太后懿旨，宜追封爲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諭，用特追封，加以諡號，諡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端敬皇后。」順治帝頗稱英武，只廢后寵妃兩大家，爲一生缺憾。禮部奉旨，辦理喪葬事宜，自必格外從豐，無庸細說。這是順治十七年仲秋事。梧桐葉落，翡翠衾寒，轉眼間霜雪連天，益增切怛。順治帝經此慘事，益看破世情，遂於次年正月，脫離塵世，只留重詔一紙，傳出宮中，詔曰：

太祖太宗粗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暉，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卽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熙拜爲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盡，保翊冲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此詔一傳，各王大臣非常驚疑，都說昨日早朝，皇上康健如恆，怎麼今日會晏起駕來，且遣詔上面，亦並沒有說起病源，正是奇怪得很。當下照例哭臨，輔政四大臣及信郡王鐸尼、大學士洪承疇等，奉了八齡的新主，卽帝位於太和殿，這便是皇三子玄暉嗣位。擬定年號叫康熙，次年改元，尊爲清聖祖仁皇帝。後人有清涼山讚佛詩，相傳是詠清世祖事，其詩道：

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

詩中有雙成及千里草字樣，是暗指董鄂妃、清涼山是五臺山上一峯，是暗指世祖出家，小子也不能辨別真假，只好作爲疑案。順治朝事已終，下回開篇，要說康熙朝了。

剪滅明宗之策，尸走者洪承疇，成之者吳三桂。二人舊爲明臣，何無香火情，乃爾清世祖頗稱知足，本欲留片土以存明祀，而洪吳二臣，先後愆戾，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初心固堪共諒也。厥後中原大定，敝履尊榮，借過眼之曇花，證前途之覺果，斯正所謂大解脫者。明眼人瀏覽本章，應知所褒貶矣。

## 第二十一回 弒故主悍師徼功 除大憝冲人定計

却說康熙帝卽位，由四位輔政大臣，盡心佐理，首擬肅清宮禁，將內官十三衙門，盡行革去。什麼叫作十三衙門？卽司禮監、尙方司、御用監、御馬監、內官監、尙衣監、尙膳監、尙寶監、司設監、兵仗局、惜薪司、鐘鼓司、織染局，便是這

十三衙門中，所用的都是太監，順治帝在日，曾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嚴禁太監預政，只因衙門未撤，終不免鬼鬼祟祟，暗裏藏奸，康熙帝即位，就裁撤十三衙門，宮廷內外，恭讀上諭，已自稱頌不置。清聖祖爲一代令主，所以開場敘事，即表明德政。到了元年三月，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愛星阿，先書三桂，特標首惡。奏稱：「奉命征緬，兩路進兵，緬酋震懼，執

僞永曆帝朱由榔獻軍前，演局告平。」此奏一上，特降殊旨，進封三桂爲親王，鎮守如故，命愛星阿即日班師。原來桂王寄居緬甸，本已困辱萬分，李定國時在景線，連上三十餘疏，迎駕往彼，都被緬人阻住。定國復出軍攻緬城，緬人固守不下，忽開清兵亦來攻緬，只得引還景線。適緬酋巴哇喇達姆摩，弑兄自立，欲借清朝的勢力，壓服緬人，遂陰使通款清兵，願執獻桂王。三桂應允，限期索緬，會遂發兵三千圍住桂王住所，託名盟，令從官出飲，呪水。馬吉翔先出開了頭刀，李國泰作了吉翔第二，接連是走出一個，殺死一個，共死四十二人。惟沐天波與將軍魏豹，格死緬人數名，自刎而亡。馬李等死有餘辜，惟沐天波似覺可惜。桂王自知不免，含淚修書遣人投遞清營，交與吳三桂，其辭非常沈痛，詳錄如左：

將軍新朝之勳臣，亦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厚矣。國家不造，闖賊肆惡，覆我京城，滅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初衷，固未泯也。奈何途憑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讎之名，陰作新朝之佐，逆賊既誅，而南方土宇，非復先朝有矣。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楚地失，粵東亡，驚竄流離，不可勝數。猶賴李定國迎我貴州，接我南安，自謂與人唯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叛之豐功，提師入滇，覆我巢穴，由是僕渡荒漠，聊借緬人以固我圍，山遙水長，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將軍不避阻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何以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猶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賜爵之後，猶欲殲僕以微功乎？既毀我室，又

取我子，讀鷓鴣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讎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厚，適成其薄，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也？僕今日兵衰力弱，焚燹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骨碎身，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與太平草木，同霑雨露於新朝，縱有億萬之衆，亦當付於將軍矣。惟將軍命之！

這封書信，若到別人手中，也要存點惻隱，爲桂王顧恤三分。偏這忍心害理的吳三桂，毫不動心，仍檄催緬甸速獻桂王。桂王方等三桂覆書，忽見緬兵七八十名，蜂擁而入，不問情由，把桂王連人帶座，擡了就走。還有桂王眷屬二十五人，號哭相隨。桂王此時精神恍惚，由他抬着，經過了若干路程，滿望是荆蔓葛藤，無情一碧。正是青天滅地，到了緬都城外，見有大營數座，旗幟分懸，右首是平西大將軍字樣，左首是定西大將軍字樣，緬兵從平西大將軍營內進去，放下桂王，出營自去。這裏自有營兵接住，桂王問此處是那裏營兵道：「是清平西大將軍吳王爺大營。」桂王道：「是否平西王吳三桂？」營兵應了一個「是」字，桂王歎了數聲，又見眷屬多蓬頭赤足，被緬兵押令入營，到桂王前，個個放聲大哭。營內走出一員部將，大喝道：「王爺出來，休得胡鬧！」孤假虛威，眷屬被他一嚇，噤住哭聲。少頃，一位雄糾糾氣昂昂的大員，帶了數名護衛，緩步出來，對了桂王，一個長揖。桂王見他頭戴寶石頂，身穿黃馬褂，早料着是大將軍模樣，恰故意問是誰人答稱：「清平西王吳……」說到吳字，停住。桂王道：「你便是大明平西伯吳三桂麼？」偏要提出大明二字，桂王也算辣口。三桂聞得「大明」二字，好像天雷劈頂一般，頓時毛骨俱悚，不由的雙膝跪下，顫聲道：「是。」天良終自難泯。桂王道：「好一個平西伯，果然能幹！可惜是忘本了。但事到如今，也不必說，朕正思北去，一謁祖宗十二陵寢，你能替朕辦到，朕死亦瞑目了。」三桂仍顫聲道：「是。」桂王命他起來。三桂即辭歸營內，對衆將道：「我自從軍以來，大小經過數百戰，並沒有什麼恐懼，不意今日見這末代皇帝，偏令我

踢踏難安，真正不解。真正不解。有何難解？隨令部將護着桂王及桂王家眷，簇擁前行，自己邀同愛星阿，拔營歸漢。不幾日到了雲南省城，將桂王拘禁別室，與愛星阿商議處置桂王的法子。愛星阿擬獻俘北京，聽朝廷發落。吳三桂道：「倘中途被劫，奈何？」據我愚見，不如奏請就地處決爲是。」愛星阿保滿人，尚不欲死，歷何物三桂悍忍至此？愛星阿不便抗議，照三桂意拜發奏摺。到了四月十四日，奉了清聖祖諭旨：「前明桂王朱由榔，恩免獻俘，着卹傳旨賜死。欽此。」詔明月日，作爲明宗祚滅一大紀念。三桂立即升帳，傳齊馬步各軍，將桂王及眷屬二十餘人，都擁到篋子坡法場，令卽絞決。桂王也不多說，只有桂王儲嗣，年只十二齡，大罵三桂道：「三桂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讎於汝？乃竟置我死地。天道有知，必不令黠賊善終！」是日，天昏地暗，風籟交作，滇人無不悲悼，改喚篋子坡爲迫死坡。福唐桂三滯事至此結局。

時李定國方聯結暹羅古刺諸國，擬大舉攻緬，索還桂王。忽聞緬人已把桂王獻與吳三桂，急引兵追截。途次，又聞桂王被執，望北大哭，嘔血數升。兵士見主帥已病，請卽退還。回到猛獵，病勢日重一日，臨危時，尚三呼永曆帝，悠然而逝。還算是他。

定國已死，西陲無遺患，獨東南尚有張煌言鄭成功。煌言隱居南田島，隨從只有數人，明知大勢已去，無能爲力，只是忠心未泯，還與臺灣常通音問，屢促成功進兵。不料成功一病身亡，煌言聞訃大哭道：「延平一歿，還有何望？」從此深島屏居，謝絕一切，暇時或著書遣悶，借酒消愁。一日，方在門外閒眺山水，見有數人著了明裝，走到煌言面前，瞧了又瞧。煌言方自警詫，但聽來人道：「君非張煌言先生麼？」煌言不便道出姓名，却轉問來人來人道：「我等皆故明遺民，因聞先生居此，特來拜謁。先生何必隱匿名姓，難道疑我等爲奸細麼？」煌言便邀到窟穴，彼此各道姓字，無非是張三李四一流人物。坐談之頃，滿口思朋，聲聲忠義，與煌言說得非常投機，并云：「島口有來舟數號，舟中同志約數百人，一成一旅，也可中興，請先生出去一會，訂定盟約，共圖恢復便是。」煌言熱心復明，便



隨了來人，步至島口，果見口外泊船數艘，將要上船，舟中突起數人，都是辮髮的清兵，煌言始知中他詭計。清兵提  
起鐵索來縛煌言，煌言厲聲道：「士可殺不可辱！」道言未絕，岸上引誘煌言的來人，即搖手阻住。當下借煌言上  
船，乘着風勢，到了甯波，復由甯波轉達杭州，由清兵上岸，僱了肩輿，抬煌言入署。巡撫趙廷臣下階迎接，請他上坐，  
便嘮嘮叨叨的勸他降清。煌言道：「如公厚誼，非不足感，但煌言義不事清，有死無二。任他辯如秦儀，不能搖動方  
寸，還是早日就死，完我貞心。」廷臣見無可說，便從他志願，送出清波門，令他就義，把遺骸送入鳳凰山中。迄今鳳  
凰山有張蒼水先生墓，就是煌言遺塚。

這時候，鎮守閩地的耿繼茂，復與閩督李率、秦水師提督施琅，借了荷蘭國夾板船數艘，攻克金廈二島，復名  
思明州爲廈門。鄭軍退保臺灣，山成、功子、經、據守臺地，仍奉永曆正朔，効節海外。清廷將鄭芝龍正法，並其子鄭成  
恩、世恩、世蔭等，亦一律斬首。芝龍臨刑時，長歎道：「早知如此，何必投降。」悔已遲了。鄭經聞芝龍受刑，痛乃祖之被  
戮，悲厥考之無成，搶地呼天，枕戈飲血，可奈通地徒成孤立，銜石不足填波，只得遵晦養時，再作計較。

那時八齡天子，坐享承平，歸馬放牛，修文偃武，太常紀績，頒世祿以報功，勝國搜賢，予隆謚以表節，光陰荏苒，  
已是四年，天子大婚，冊內大臣噶布喇、女何舍里氏爲皇后，龍鳳雙輝，滿廷慶賀。太皇太后與皇太后，各上徽號，雖  
是照例應有的事情，免不得錦上添花，愈加熱鬧。只范文程、洪承疇等一班勳臣，先後逝世，朝綱國計，統歸輔政四  
大臣管理。這四大臣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資格最優，人品亦頗公正。遇必隆、蘇克薩哈、動望、較卑，凡事俱聽索尼主  
裁。獨這鰲拜隨征四方，自恃功高，橫行無忌，連索尼都不在眼中，他想把索尼諸人一一除掉，趁着皇帝冲幼，獨攬  
大權，因此暗中設法，先從蘇克薩哈下手。蘇克薩哈係正白旗人，鰲拜乃鑲黃旗人，順治初年，睿親王多爾袞，曾把  
鑲黃旗應得地，給與正白旗，別給鑲黃旗右翼地，旗民安居樂業，已二十多年。鰲拜倡議，欲將原地各歸原旗，  
是借風生聲。宗人府會議照准，遂命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會同國史館大學士蘇納海，經理易地事宜。俗語

說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安居樂業的旗民，無緣無故要他遷徙，不免要多費財力；況且原地易遷，屯莊亦須互換，彼此各有損失，各有困難，自然而然的怨恨起來。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等，俯順輿情，奏請停止。康熙帝召見四大臣，將原奏交閱。鰲拜怒道：『蘇納海撥地遲誤，朱昌祚阻撓國事，就是目無君上，照例應一律處斬。』這是鰲拜自擬的律例。

康熙帝問索尼等人道：『卿等以為何如？』遏必隆連忙答道：『應照輔臣鰲拜議。』索尼亦隨即接口道：『臣意也是如此。』口吻略有不同，然都是敲順風鑼。

只蘇克薩哈俯首無言。鰲拜怒目而視，恨不將蘇克薩哈吞入肚中，轉向康熙帝道：『臣等所見皆同，請皇上發落。』康熙帝猶在遲疑，鰲拜即向御座前檢出片紙，提起御用的硃筆，寫著『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不遵上命，著即處斬。』十七個大字，匆匆徑出。索尼等亦隨了出來。鰲拜就將矯旨付與刑部，刑部安敢怠慢，即提到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人，綁出市曹，一概梟首。暗無天日。

康熙帝見鰲拜這副情形，遂有意親政，陰令給事中張維赤等，聯銜奏請。貝勒王大臣同聲贊成，獨鰲拜不發一詞。康熙帝又延了年月，直到康熙六年秋季，始御乾清門聽政。隔了數日，索尼病逝，鰲拜欲加專恣，蘇克薩哈恐不能免禍，遂呈上奏摺，略云：

臣以非材，蒙先皇帝不次之擢，廁入輔臣之列，七載以來，毫無報稱，罪狀實多。茲遇皇上躬親大政，伏祈令臣往守先皇帝寢，如綫餘息，得以生全，則臣仰報皇上豢育之恩，亦得稍盡。謹此奏聞。

帝覽奏，即用另紙寫就硃諭道：

爾輔政大臣等，奉皇考遺詔，輔朕七載，朕正欲酬爾等勤勞。茲蘇克薩哈奏請守陵，如綫餘息，得以生全，不識有何逼迫之處？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此諭一下，鰲拜已經聞知，遂至議政王處運動。這時候，議政王中，要算康親王傑書位望較高，然見了鰲拜，亦非常畏懼。鰲拜便授意傑書，教他如此如此，傑書唯唯聽命，遂照鰲拜意奏。康熙帝見了覆陳，不覺驚異起來。看

官！你道他覆奏中是什麼說話？他說：「蘇克薩哈係輔政大臣，不知仰體遺詔，竭盡忠誠，反飾詞欺藐主上，懷抱奸詐，存蓄異心，本朝從無犯此等罪名，應將蘇克薩哈官職盡行革去，即凌遲處死，所有子孫俱著正法。」云云。查清朝律例，凌遲處死，乃是大逆不道的處分，蘇克薩哈請守陵寢，不過語言激烈一點，如何可加他凌遲，并且還要滅族？康熙帝幼年歧嶷，那有不驚異之理，便召康親王傑書等及遏必隆、鰲拜二人入內，說他覆奏謬誤。鰲拜即上前辯駁，康熙帝道：「你與蘇克薩哈不知有什麼縫隙，定要斬草除根，朕意恰是不准。」總算聖明。鰲拜道：「臣與蘇克薩哈並無嫌隙，只是秉公處斷。」康熙帝道：「恐怕未必。」鰲拜道：「若不如此辦法，將來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康熙帝道：「欺君罔上的人，眼前何曾沒有朕看蘇克薩哈到還是有些規矩。」鰲拜仍是力請，康熙帝堅執不允。鰲拜不禁大怒，攘臂直前，欲以老拳相餉。康熙帝究屬少年，嚇得惶恐失色，便支吾道：「就要辦他，亦不應凌遲處死。」鰲拜抗聲道：「即不凌遲，也應斬首。」鰲拜真窮兇極惡。康熙帝戰栗不答，還是傑書同遏必隆，參了末議，定了校決。虧他調停。鰲拜方無言而出，可憐蘇克薩哈七載勤勞，竟被權奸構陷，慘死法場。專制之世，其慘如此。

康熙帝經此一激，到慈寧宮內去見太后，泣述鰲拜不法情狀。太后女流，無計可施，只用好言撫慰。究竟聖明天子，別有心思，他向各王邸中，選了百名親王子弟，年紀多與康熙帝彷彿，一班兒練習武藝，研究拳術，將門之子，骨種不同，不到一年，都學得拳術精通，武藝高強，連康熙帝也得了一點本領。於是康熙帝不動聲色，先封鰲拜為一等公，歇了數日，單召鰲拜入內議事。鰲拜欣然前往，到了內廷，見康熙帝端坐上面，兩旁站立的，便是一班少年貴冑。鰲拜昂着頭，走至康熙帝前，死在目前，還是這般架傲。說道：「皇上召臣何事？」康熙帝豎起龍目，怒向鰲拜道：「你知罪麼？」鰲拜聽了此語，惱着性子，忍耐不住，仍舊發作，攘臂故態。原是要你如此。康熙帝索性激他一激，便道：「左右與我擊下！」鰲拜厲聲道：「那個敢來擊我！」言未畢，一少年應聲而出，走近鰲拜，鰲拜即拍面一拳，那少年不

慌不忙，把鰲拜拳頭接住，喝一聲道：「去！」鰲拜站立不住，倒退數步。衆少年趁這機會，攔住鰲拜，你一拳，我一腳，鰲拜不防這童子軍，竟有如許能力，方想極力招架，誰知已被衆少年擊翻，打得皮破血流，奄奄一息。康熙帝便召傑書，遏必隆入內，痛罵一頓。兩人連忙下跪，搗頭如蒜。康熙帝便命兩人拖出鰲拜，叫他據實訊鞫，不得徇私。這兩人魂胆消揚，自然遵旨勘實，奏覆鰲拜罪狀共三十款。末後有鰲拜爲勳舊大臣，正法與否，出自皇上聖裁等語。還想逼護這賊子。

正是

當道豺狼遭失勢，滿城狐鼠亦寒心。

未知鰲拜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吳三桂率軍南下，嚴檄緬人，令獻永歷帝自効，此實三桂之一失計，若稍有遠識，誰肯悍然不顧，冒大不韙之名，追緬人獻出永歷復手，自加弑，彼以爲可免清帝之嫌，不知愈中清帝之忌。康熙帝固英斷有餘，觀其不動聲色，立除鰲拜，鰲拜能除，豈不能除三桂耶？篇中雖依次敘事，然鉤心鬥角處，隱具匣劍帷燈之妙，微而顯，明而晦，吾於是書亦云。

##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却說清康熙親王傑書等，既審問鰲拜，明白覆奏，不日，由內閣傳下諭旨，其詞道：

鰲拜係勳舊大臣，受國厚恩，奉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報國，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鰲拜欺藐朕躬，恣意妄爲，文武官員，欲令盡出其門，內外要路，俱伊之奸黨，班布爾善、穆里瑪塞本得阿思哈、噶拉哈、訥莫泰、壁圖等，結爲黨與，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卽行排陷，種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久已悉知，但以鰲拜身係大臣，受累朝寵眷甚厚，猶望其改行從

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終，乃近觀其罪惡日多，上負皇考付託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遏必隆知其惡，緘默不言，意在容身，亦負委任。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款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効力多年，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著革職籍沒，仍行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職銜，及後加公爵。班布爾善、穆里瑪、阿思哈、噶褚哈、塞本得泰，皆係微末之人，院大臣，或係左右侍衛，乃皆阿附權勢，結黨行私，表裏爲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僥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內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依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期副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之至意。欽此。

刑部奉到諭旨，即遵照辦理，自是文武百官，方曉得康熙帝英明，不敢肆無忌憚。這事傳到外省，別人到還不甚介意，只有那兩朝柱石功高望重的吳三桂，偏覺心中不安起來。事有湊巧，廣東鎮守平南王尚可喜，因其子之信酗酒暴虐，不服父訓，恐怕弄出大禍，遂用了食客金光計，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他的意思，無非望皇上召還，得以面陳一切，免致延累。適值康熙帝除了鰲拜，痛恨權臣，見了此奏，即令吏部議覆。吏部堂官早窺透康熙的意思，議定藩王現存，兒子不得承襲，尚可喜既請歸老，不如撤藩回籍等語。康熙帝遂照議下諭。

吳三桂在雲南，日日探聽朝廷消息，他的兒子吳應熊會招爲駙馬，在京供職，所有國事，朝夕飛報。尚可喜還未接諭，吳三桂早已聞知，當下寫了密函，寄到福建。此時靖南王耿繼茂已死，由其子靖忠襲封，仍鎮守福建地方，得了三桂密書，就照書中行事，上了摺子，奏請撤兵。摺奏到了北京，吳三桂奏摺亦到大致與靖忠相同。如此恭順，殊出意料。及看到後文始知吳、耿命意。康熙帝召集廷臣會議，各大員多膽小如鼠，主張勿撤，又命議政王及各員勸議決，也是模稜兩可。康熙帝道：「朕閱前史，藩鎮久握重兵，總不免闖出禍來，朕意還是早撤。況吳三桂子應熊，耿精忠弟

昭忠聚忠等都在京師供職，趁此撤藩，彼等投鼠忌器，尚不至有變動。」獨具見解。兵部尚書明珠，戶部尚書米思翰，刑部尚書莫洛，聽到此語，就隨聲附和起來，不是說聖意高深，就是說聖明燭照。極力諂媚。康熙帝遂准奏撤藩，差了侍郎哲爾甘，學士博達禮，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左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三桂聞了此信，大吃一驚，暗想道：「我去奏請撤藩，乃是客氣說話，不料他竟當起真來。」遂密與部下夏國相馬寶計議。馬寶道：「這乃調虎離山之計，王爺若願棄甲歸田，也不必說，否則當速謀自立，毋再遲疑。」夏國相道：「馬公之言甚是，但現在且練兵要緊，等待朝使一到，激動軍心，便好行事。」一吹一唱，吳氏香火，要被他斷送了。三桂便於次日升帳，傳齊藩標各將，往校場操演。各部將遵着號令，不敢懈怠。以後日日如此，除夏國相馬寶及三桂兩婿郭壯圖胡柱國外，統是莫明其妙。

一日，傳報欽使到來。三桂照常接詔，一面留心腹部員款待兩使，一面部署士卒，檢點庫款，宛似辦理交卸的樣子。整頓已畢，便召衆將士齊到府堂，令家人抬出許多箱籠，開了箱蓋，搬出金銀珠寶，綉緞衣服各類，擺列案前，隨向將士說道：「諸位隨本藩數十年，南征北討，經過無數辛苦，現今大局漸平，方想與諸位同享安樂，不期朝廷來了兩使，叫本藩移鎮山海關，此去未知凶吉，看來是要與諸位長別了。」並不要他就死，如何說是長別？衆將士道：「某等隨王爺出生入死，始有今日，不知朝廷何故下旨撤藩？」三桂道：「朝旨也不便揣測，大約總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本藩深悔當年失策，輔清滅明，今日奉旨戍邊，不知死所，這也是本藩自作自受。確是自作自受，只可憐我許多老弟兄，汗馬功勞，一旦化爲烏有。」說到此處，恰裝出一種悽惶的形狀，並把手指向案前道：「這是本藩歷年積蓄，今日與諸位長別，各應分取一點，留個紀念。他日本藩或有不測，諸位見了此種什物，就如見了本藩罷罷罷，請諸位上來，由我分給！」衆將士都下淚道：「某等受王爺厚恩，願生死相隨，不敢再受賞賜。」三桂見衆將士已被激動，隨即說道：「欽使已限定行期，不日即當起程，諸位還要這般謙遜，反使本藩越加不安。」衆將

士方欲再辭，忽從大衆中閃出兩人，抗聲道：「什麼欽使不欽使？我等只知有王爺，不知有欽使。王爺若不願移鎮，難道欽使可強逼麼？」三桂視之，乃是馬寶、夏國相，却假作怒容道：「欽使奉聖旨前來，統宜格外恭敬，你兩人如何說出這等言語，真是瞎鬧！」馬寶、夏國相齊聲道：「清朝的天下，沒有王爺，那裏能夠到手？這語是極。今日他已非常快樂，反使王爺跋涉東西，再嘗苦味，這明明是不知報德。王爺願受清命，某等恰心中不服！」三桂道：「休得亂言俗語，說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爲了闖賊作亂，借兵清朝，報了君父大讎。你尙知有君父麼？」本藩因清朝頗有義氣，故爾歸清，至永曆帝到雲南時，本藩也有意保全，無如清廷硬要他死，不能違拗，只得令他全屍而亡，虧他飾詞，把他好好安葬。現在遠徙關外，應向永曆帝陵前祭奠一回，算作告別，諸位可願隨去麼？」衆將士個個答應。

三桂入內更衣，少頃，卽出。衆將士見他蟒袍玉帶，竟渾身換了明朝打扮。所謂反覆小人。又都驚異起來。三桂令家人扛了牛羊三牲，帶同將士，到永曆帝墳前，酬酒獻爵，伏地大哭。這副急淚，如何預備？衆將士見他哭得悲傷，也一齊下淚，正在悲切之際，不料兩欽差又遣使催行。三桂背後躍出胡國柱，拔了佩刀，把來人砍翻。三桂大哭道：「你如何這般鹵莽，叫我如何見欽使？軍士快與我捆了國柱，到欽使前請罪。衆將士呆立不動，三桂催令速捆。馬寶上前道：「王爺如要捆綁國柱，不如將某等一齊捆去。」三桂道：「你們如此刁難，難道欽使不要動氣麼？」馬寶道：「兩個京差怕他什麼？」三桂道：「欽使不怕，還有撫臺，你可怕麼？」胡國柱道：「不怕不怕，我就去殺他！」衆將士道：「我等同去！」三桂連忙攔阻，只攔得一半，一半隨着國柱忿忿前去。不消多少工夫，胡國柱提着血淋淋的人頭，向地下一擲。三桂拾起一看，正是巡撫朱國治的首級，復慟哭道：「朱中丞！朱中丞！本藩並不要害你，九泉之下，休怨本藩！」分明叫國柱去殺朱撫，還說不要害他，那個相信？復對衆將士道：「你等無法無天，叫我如何辦理？」衆將士同聲道：「請王爺做了主子，殺往北京便了。」滿盤做作，都爲這兩句說話。三桂收淚道：「當真麼？當真可做此事麼？」

衆將士道：「王爺係明朝舊臣，復明滅清，乃堂堂正正的事情，如何不可？」此語乃三桂所獻聞。三桂道：「北兵到來，奈何？」衆將士道：「火來水掩，將來兵擋，有什麼害怕？」三桂道：「你等陷我至此，肯爲我盡力麼？」大家統大呼道：「願盡死力！」這一聲，彷彿像雷聲一般，震驚百里。三桂率兵回府，急命手下將舊博兩欵差捉住，拘禁獄中，寫了旗幟，豎起府前旗上寫的是「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十一字。一面趕撰檄文，其文道：

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衆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皇烈后之崩摧，痛矣東宮定藩之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紛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有乾，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爲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帥，斬首以謝先帝之靈，復不共戴天之讎。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晦待時，蓋三十年矣。彼夷君無道，奸邪高位，道義之士，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爵。君昏臣暗，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聽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正月元日，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懷遵誥誡！

上首署銜就是大旗上面的十一字，只是檄文中有推奉三太子一語，他是憑空捏造，說是崇禎帝三太子，留在周皇親家，當迎他爲主，自己權稱元帥，以便號召。遂以甲寅年爲周元年，甲寅年乃康熙十三年。令軍民蓄髮易服，改張白幟，擇日祭旗出兵。

三桂處置已畢，時已夜深，退入內寢，甫抵寢門，忽一婦人號啕前來，扯住三桂袍袖道：「你要殺我兒子了。」三桂一看，乃是繼室張氏。原來三桂元配被李闖所殺，三桂即繼配張氏爲妻，應熊即張氏所出。後來重得陳圓圓，不甚寵愛繼室。三桂嘆目道：「死一兒子何妨，叫我不死便好。」君父尚且不管，管什麼兒子？把袖一扯，摔倒張氏，張氏放



聲大哭。這時陳圓圓早到雲南，正在內室，聞得門外吵鬧，急移步出來，兩面勸解，一面扶起張氏，勸慰一番，令侍女送回正寢，一面迎三桂入臥室，問明原委。三桂將當日情形敘述一遍，圓圓俯首長嘆。三桂問道：「愛妃亦以此舉爲未然否？」圓圓道：「妾自出世以來，起初遭家不造，鴛鴦歌伎，輾轉流離，得侍王爺，每憶當年留住京師，爲寇所掠，心中尚時常震恐，到了今日，安榮已極，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長此奢華，恐遭天忌，願王爺賜一淨室，俾妾茹素修齋，得終天年，實爲萬幸！」三桂道：「我正思創立帝業，冊你爲后，你却欲淨室修齋，令我不解。」圓圓道：「自古到今，都爲了爭帝爭王，擾得人民不寧，實在是做了皇帝，一日萬幾，也是沒甚趣味。妾少年時，自顧姿容，亦頗不陋，常有非分的妄想，目今身爲王妃，安享榮華，反覺塵俗難耐。爲王爺計，到不如自卸兵權，借隱林下，做個范大夫，泛舟五湖，寧不快樂？何苦爭城奪地，再費心力，再擾生靈！」陳圓圓願已了解，可惜三桂不醒。三桂默然不答。圓圓復再三相勸，怎奈三桂已勢成騎虎，不能再下，喟然道：「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爲此一念，誤盡人心。圓圓知無可挽回，便於次晨起來，向三桂前求一僻室靜居。三桂此時心亂如麻，便即應允。當下圓圓即出遊城外，見城北一帶地方空敞，枕水倚山，中間有一沐氏廢園，甚爲幽雅，便入園布置，令奴僕等就地整刷，作爲淨修的居室。一住數年，三桂也不去攪擾，別選美人，充了下半。圓圓畢竟有福，到三桂將敗時，一病身逝，三桂命葬在商山寺旁，絕代尤物，到安安穩穩的與世長辭了。

這也不在話下，單說三桂既叛了清朝，號召遠近，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亦起兵相應。獨雲貴總督甘文焜得了此信，倉猝出貴陽府，帶了一子及十餘從騎，兼程趕至鎮遠，調兵守城。偏這兵士不從號令，反把甘文焜圍住。文焜先將兒子殺死，然後自刎。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正在貴州辦差，迎接三桂眷屬至京，一聞警信，嚇得魂不附體，忙坐上快馬，疾忙加鞭，星夜趲行，一口氣跑到北京，下了馬，闖入午內守門侍衛，攔阻不住。他二人直到殿下，大聲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吳三桂反！」說到反字，已神昏氣厥，撲倒階前。適

值早朝未罷，殿上百官下階俯視，回奏是黨務禮薩穆哈二人，康熙帝即命侍衛將二人扶入。二人尙是神昏顛倒，歇了半晌，方漸漸醒轉，開眼一看，乃在殿上。這二人官微職卑，從沒有上殿啓奏的故例，到了此時，悚惶萬狀，急忙跪伏丹墀，口稱：「奴才萬死，奴才萬死。」康熙帝傳旨，叫他據實奏來。二人把三桂造反，撫臣朱國治，督臣甘文焜，被殺事，詳奏一遍。復稱：「奴才晝夜疾馳，一路到京，已十二日，只望奏瀆天聽，不意闖入殿前，自知謬戾，求皇上處重！」康熙帝道：「爾等聞警馳報，星夜前來，到也忠實可嘉。只是欠鎮定一點，以致如此。朕特赦爾罪，下次須謹飭方好！」兩人忙謝恩趨出。

康熙帝問王大臣道：「這事應如何辦理？」

大學士索額圖奏道：「奴才前日曾慮撤藩太速，致生急變，現在

事已如此，只好安撫三桂，令世守雲南，當可了事。」康熙帝道：「三桂已反，難道尙肯聽命麼？」索額圖道：「三桂

若不肯聽命，請將主張撤藩的人，從重治罪，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法。」米思翰、明珠、莫洛三人，亦在殿上，聽到治罪一語，不覺面如土色。既要認錯，何必畏縮？康熙帝道：「胡說！徙藩是朕的本意，難道朕先自己治罪，謝這叛賊一案

額圖連忙跪伏，自稱不知忌諱，該死該死。康熙帝叱退索額圖，立命兵部尙書明珠，在殿前恭錄上諭，命都統巴爾

布，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馳守常德，都統珠滿率兵三千，由武昌馳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穆、占修

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候調遣。寫到此處，外面又遞到湖廣總督蔡毓榮加緊

急報，也是奏聞雲南變事。康熙帝旁顧順承郡王勒爾錦道：「勞你一行，就封你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帥前敵。」

勒爾錦遵旨謝恩，又顧莫洛道：「命你爲經略大臣，督理陝西軍務。」莫洛亦遵旨謝恩。康熙帝復命明珠寫三

桂罪狀，削除官爵，宣布中外，并令錦衣衛擊逐額駙吳應熊下獄。明珠恭錄聖旨畢，即奏道：「閩粵兩藩，如何處置，

應乞聖旨明示。」康熙帝道：「暫令勿撤可好麼？」明珠奉命續錄，隨即退朝。自是羽檄飛馳，勁旅四出，周太對發

兵泗上，乘傳前來，裴節度進擣蔡州，輕車夜至，這一場有分教。

蕩蕩中原開殺運，  
隆隆方鎮挫強權。

欲知戰事如何，請諸君細看下回。

自古藩鎮，鮮有不生變者。撤亦反，不撤亦反；與其逼撤而養敵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較易。清聖祖力主撤藩，正英斷有爲之主。泊乎倉卒告警，舉朝震動，聖祖獨從容遣將鎮定如恆，且不允索額圖之請，自損主威，聖祖誠可謂大過人者。或謂滿漢相猜，由聖祖始不知滿人入關，漢人實爲之侮，罪在漢人，不在滿人。吳三桂爲漢賊之魁，天道有知，斷不令其長享安榮也。本回敘三桂狡詐，及聖祖英明，非頌聖祖，實病三桂，插入陳圓圓一段，尤足令三桂愧死。

##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却說吳三桂既據了雲貴，遂遣部將王屏藩攻四川，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陷了沅州。三桂聞湖南得勝，復令夏國相張國柱等，引兵繼進。湖南守將已十多年不見兵革，弓馬戰陣，統已生疏，此番遇着吳軍，個個望風奔竄。吳軍直逼長沙，巡撫盧震，卽調提督桑額入援，誰知桑額早已逃去。盧震倉皇無措，只得棄了長沙，奔往他方。清都統巴爾布殊滿等，奉命出師，行至途次，聞報吳軍已得長沙，驚慌的了不得，遂紮住營寨，逗遛不進。滿員多是沒用於是常德岳州衡州澧州一帶，先後失陷，四川巡撫羅森，因王屏藩攻入境內，急就近向湖廣乞救，尋聞湖南已經失守，清兵不敢前進，他暗想吳軍勢大，清兵不能救湖南，那裏能救四川？遂召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等商議。鄭蛟麟已受三桂密劄，方想動手，到了巡撫署內，遂徯忽降吳，羅森正中下懷，命通款吳軍，聯絡王屏藩，背叛清朝。眼見得四川全省，又爲三桂所有了。

耿精忠鎮守福建，本與三桂通同一氣，至是聞三桂已得湘蜀，欲起兵遙應，是時福建總督范承謨，係三朝元

老文程之子，與精忠誼關親戚，精忠也管不得許多，把他拘禁起來，易了漢裝，三路出兵，派總兵曾養性出東路，攻打浙江省內的溫州、台州、白巖，忠出西路，攻打江西省內的廣信、建昌、饒州，又令都統馬九玉出中路，攻打浙江省內的金華、衢州、漢口、粵三藩中，已是兩路構變，獨尚可喜始終事清，毫無叛志。三桂通書招誘，可喜可將來使拘住，把來書呈奏清廷。三桂聞使人被拘，大怒，急密函致耿精忠，令攻擊廣東。精忠遂勾通潮州總兵劉進忠，差他進兵閩粵，復約臺灣、鄭經，夾攻粵海。中原大震，各地告急，本章像雪片般傳達清廷。康熙帝復令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出助順承郡王、勒爾錦，由鄂攻湘，貝勒、洞鄂為定西大將軍，出助經略大臣莫洛，由陝攻蜀。這兩路是協攻吳三桂。又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出師江西，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為寧海將軍，出師浙江。這兩路是攻耿精忠。另授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鎮守江南。這一路是策應四路。

詔旨甫下，忽報廣西將軍孫延齡戕殺巡撫，降順三桂。康熙帝嘆氣道：「不料孫延齡也是這般。」原來延齡係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婿，有德殉難，廣西閣門死事，僅遺一女，名四貞，留養宮中，視郡主食俸，及長，嫁與延齡為妻。夫以妻貴，因命他鎮守廣西，管轄南藩祿位與滇、閩、粵三王，相去無幾。只是這位孔郡主仗着自己勢力，常要挾制延齡，延齡屢與他反目。三桂起事，密使相招，延齡想背了清朝，免受閨房壓制。爲了河東獅，甘從瀛南狼，延齡殊不值得。因此降順三桂。康熙帝還道是待他厚恩，無端背義，誰知他却是爲厚恩所迫，生了異心。

閩文少表單說康熙帝聞延齡附逆，急封尚可喜爲親王，授喜子之孝爲平南大將軍，之信爲討寇將軍，會同廣西總督金光祖進討延齡。四面八方，派遣停當，滿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料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廣西諸省，還沒有克復消息，陝西的警報，又紛達北京了。

先是清經略大臣莫洛入陝西境，提督王輔臣、總兵王懷忠先去迎接。莫洛自以爲身任經略，節制全省，要擺點威風出來，鎮壓軍心，見了王輔臣、王懷忠兩人，並不用好言撫慰，反責他觀望遷延，不即赴敵。速死之兆。輔臣等快

快退出。莫洛到了西安，西安將軍瓦爾喀與莫洛同是滿人，兩下會敘，頗覺親熱。莫洛發議，欲把提督以下，盡易滿員，還虧瓦爾喀諫阻，說是一用兵之際，難易生手，一因此輔臣懷忠，官職如舊，但心中已未免懷恨了。

莫洛令瓦爾喀出師漢中，自己留守西安。瓦爾喀帶了輔臣懷忠，兼程前進，到漢中，尚無敵蹤，遂一路進至保寧。忽有探馬來報，敵將王屏藩已出略陽，分扼棧道了。瓦爾喀大驚，與王輔臣等商議行止。輔臣道：「略陽一斷，水運阻塞，棧道一斷，陸運阻絕。我軍無餉可運，不戰亦困，看來只好急退廣元，向經略處催餉，免致意外疏虞。」瓦爾喀依了輔臣的計議，退至廣元駐紮，遣人到西安催餉。西安餉道亦斷，那裏還發得出？分明是輔臣狡謀。待了月餘，毫無音響。軍中你言我語，互相怨望。瓦爾喀令王懷忠出去勸諭兵士反譁，諜諜起來，都說沒有糧餉，如何打仗？懷忠制

服不住，只得回稟瓦爾喀。又令王輔臣出帳撫慰，輔臣甫出帳外，外面頓時大鬧，喧聲四起，嚇得瓦爾喀驚魂不定，身子都發抖起來。幸王懷忠猶有良心，一手扯住瓦爾喀，從帳後逃走。還是保全官職的好處。外面的兵士，隨輔臣入帳，見瓦爾喀不知去向，也不喧譁了。顯見是輔臣授意。

輔臣向兵士道：「將軍已逃，將來劾奏一本，我等都要受罪，奈何？」兵士道：「聞得平西王優禮將士，到處傳檄，現在不如前去通款，免得受死。」輔臣道：「汝等既有此心，我可為汝等成全。吾初意欲事一而終，今事已至此，只得與汝等共生死了。」道言未絕，帳外遞進驛報，乃是莫經略出發西安，將到甯羌州。輔臣道：「莫洛前來，如何是好？」兵士道：「大家上前抵禦，殺死這混帳，便了。」輔臣道：「既如此，快隨我前行。」兵士都踴躍願從，晝夜趕到甯羌，分頭埋伏，又在大路中立了虛營，豎着大清旗幟，專等莫洛到來。

莫洛因清廷屢次催戰，又遣貝子洞鄂來陝，他想洞鄂一到，我若仍在西安，顯是逗遛不進，沒奈何帶兵出城，一步懶一步，一日緩一日。輔臣等得不耐煩，着人催逼，只說是一保甯兵變，急求援應。莫洛方催兵遷程。這日正到甯羌，已近日暮，甯羌四面皆山，徑路崎嶇，樹木叢雜。莫洛上岡瞭望，見山下有清營駐紮，料是輔臣遣來接應，忙

各部隊向前接進。猛聽得一聲號砲，伏兵四起，箭彈齊發，統向莫洛軍中射來。莫洛忙無頭緒，只是率兵前進。不向後退，偏望前望，想是責人觀望，所以如此。他想了此地，便好與輔臣合軍，就使傷折幾個人馬，也沒甚要緊。原來爲此行出口口巧遇輔臣前來，莫洛大喜，不防一彈射中咽喉，翻身落馬。死得爽快輔臣殺了莫洛，使大叫道：「降者免死！」莫洛部兵見無路可逃，只得投降。

貝子洞鄂方到西安，適瓦爾喀逃回，已知保甯兵變，旋又聞莫洛被戕，那裏還敢出來？都是一班飯桶。忙飭八百里加緊驛報，飛遞入京。

輔臣卽與王屏藩會合，乘勢攻陷各郡。三桂聞陝南得手，發銀二十萬，犒賞輔臣部下，命與王屏藩分擾秦隴，自率大兵出發雲南，赴常澧督戰。臨行時，其妻張氏復要向三桂索還兒子，三桂乃放出哲博二欽使，挽他回京。復奏願與清廷議和。清廷如肯裂土分封，不殺應熊，當卽罷兵。哲博二使唯唯連聲，回京去訖。算是明哲保身三桂又通使西藏，請達賴喇嘛代爲奏陳，大約不外息事罷兵數語。康熙帝連接警報，也焦灼萬分，又因哲博二使覆奏，及達賴喇嘛疏陳，越加忐忑不定，復開軍士會議。

此時明珠已升任協辦大學士，上前奏道：「三桂不除，朝廷斷沒有安枕日子，乞皇上始終用兵，勿爲搖動。」康熙帝道：「朕意亦是如此，可惜各路將士都不肯用力。」明珠道：「各路將士受了國恩，亦未必個個無良，但將士固應效勞，軍械亦貴精利，奴才聞得西洋人南懷仁善造火砲，比我國紅衣大砲利害得多，并且非常輕便，可以越山渡水。若令他多製此砲，運到軍前，不怕三桂不敗。」康熙帝道：「南懷仁麼？是否現任欽天監副官？」明珠應了聲是。康熙帝忙諭兵部傳旨，戶部發銀，叫南懷仁招募西人，趕緊製砲。明珠又奏道：「三桂子應熊現已監禁，應卽處死，俾各路將帥曉得天威震赫，不敢觀望。就是西藏達賴，亦應嚴旨申斥方好。」康熙帝便命將吳應熊處絞，及應熊子世霖亦俱絞死。一面傳旨嚴斥達賴，復向明珠道：「陝西兵變，輔臣附逆，莫洛聞已被戕，恐怕洞鄂亦靠

不住。」明珠道：「輔臣子繼貞，前曾舉發逆札，馳奏來朝，這麼今朝甘心附逆。」康熙帝道：「莫非與莫洛有隙麼？」明珠道：「繼貞尚在京中，請召他，一問便知。」康熙帝即令侍衛召入繼貞，繼貞只道是爲父受罪，跪在階下，身了亂抖，耐馬且要處絞，怪不得繼貞發抖。康熙帝見他穀棘情形，反憐恤起來，隨問道：「你父與莫洛，是否有隙？」繼貞戰聲道：「是。」康熙帝道：「你父果與莫洛有隙，朕意還可恕他。」繼貞仍答稱：「是。」康熙帝又道：「朕命你持敕招撫，叫你父速即歸誠。」繼貞不說別話，只接連說了好幾個「是」字。多說「是」，少說話，是清吏詭狀。明珠向繼貞道：「何不謝恩？」繼貞被明珠提醒，方磕頭道：「謝萬萬歲隆恩！」康熙帝命他急速動身，繼貞還是俯伏謝恩。外面呈進驛奏，乃是甘肅提督張勇奏稱：「斬了僞使，附繳僞札。」康熙帝即命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事，交來使齎詔回去。康熙帝退朝，王大臣散班，只有王繼貞在階下，還像犬兒一般的伏着，確是犬兒。幸得太監通知，方起身趨出，向內閣領了詔敕，匆匆奔回。腳膝到還不痛嗎？

且說三桂既到湖南，夏國相等連請渡江北犯，三桂不從，他指望清廷允他要求，畫江爲國；嗣聞其子應熊被戮，勃然大憤，遂留兵七萬，守住岳澧諸水口，又分兵七萬，守住長沙及湘贛交界，親率精騎赴湖北松滋縣，遙應西北，擬從陝西遠攻京畿。是時王輔臣已由陝入隴，攻陷平涼，鞏昌秦州一帶，烽火四徹，甘肅提督張勇，借總兵王進寶，急至鞏昌阻遏敵軍，兩邊相持不下，忽聞甯夏提督陳福爲標兵所戕，急向清廷告急。清廷遣天津總兵趙良棟，馳赴甯夏，并命大學士都統圖海爲撫遠大將軍，任西征事，節制洞鄂以下諸軍。圖海頗諳兵略，爲滿大臣中翹楚，因聞王輔臣佔據平涼，當即向平涼進發，一面約張勇夾攻。到了平涼，張勇亦率王進寶來會，圖海道：「王輔臣在平涼，王屏藩在漢中，兩人隱爲犄角，我軍圍攻平涼，王屏藩必來相救，現請兩將軍輕騎入陝，截住屏藩，此處待老夫督兵圍攻，不忠不勝。」張勇王進寶奉命去訖。

圖海紮住了營，自去相度形勢，回帳召集部將，各授密計。是夜嚴裝以待，到了二更時候，聞城內隱隱有號砲

聲，隨率部將出營。不多時，王輔臣開城潛出，率兵到清營前，一聲喊殺，突入清寨，不料寨中毫無人影，只有燈光數點，輔臣知是中計，急率軍退出，見寨外已布滿清兵，好像天羅地網一般。輔臣一馬當先，提起大刀，左斫右劈，把清兵衝開兩邊，剩出一條血路，率軍逃走。奔至城下，見有一軍前來接應，輔臣一看，乃是虎山墩守兵，忙道：「誰叫汝等前來？」守兵答道：「適有一卒來報，據言主帥劫營被困，所以特來接應。」輔臣頓足道：「吾中圖海詭計，看來此城難保了。」部將問明情由，輔臣道：「此城保障，全在虎山墩，我故用精兵扼守，不料清兵冒充我卒，調兵離山，他却不要氣力，佔住此墩，居高望下，城內虛實，都被瞧見，如何能守？」圖海密計，從輔臣口中說出。部將道：「某等前去奪回便好。」輔臣道：「他用心佔住此墩，還肯被我奪回麼？」部將執意要去，輔臣乃派兵五千，前去奪墩，自率兵入城防守。不到數時，果然五千兵只剩一半，踉蹌逃回。輔臣忙差人去漢中乞援，數日不見回音，復派兵出城衝突數次，都被清兵殺退。圖海分兵斷敵餉道，城中益加惶恐。又聞砲聲隆隆，溜彈飛入城中，守兵多被打傷。輔臣恐兵心潰變，沒奈何上城彈壓，晝夜不懈。

這日正在巡城，見城下來一清將，叫開城門，輔臣開城延入，通問姓名，乃是參議道周昌，奉撫遠大將軍命，前來招撫。輔臣躊躇未決，周昌道：「將軍困守孤城，身處絕地，此時不順圖反正，尚待何時？況聖恩高厚，前曾遣令郎特赦撫慰，格外體恤，將軍當早接洽。趁此自返，朝廷決不加罪，將軍仍可完名，豈不甚善？」輔臣道：「犬子繼貞，曾持敕到來，某亦嘗具疏謝罪，但至今未蒙赦詔，恐怕一旦歸降，仍遭不測。」繼貞持敕事，即從兩人口中補敘。周昌道：「將軍如慮及此事，儘可放心。現在撫遠大將軍，因前日一戰，將軍能殺出重圍，格外愛重，曾囑某致意將軍，倘慮天威不測，願力為擔保，誓不相負。」周昌也算能言。輔臣道：「既如此，請閣下先回，某當遣部將前來訂約。」

周昌隨出城回營，稟報圖海道：「現已接得固原捷報，張勇等將王屏藩擊退，輔臣內乏糧草，外無救兵，不怕他不降。」到了次日，果然來了謝天恩，由輔臣遣至乞降。圖海召入天恩，呈上輔臣書，內稱如蒙保全，即願投



誠。圖海當即批回。輔臣即開城迎入清兵。圖海入城，表聞清廷，並請特頒赦詔。康熙帝自然應允，這也不在話下。

時三桂已到松滋，方遣降將楊來嘉等進路阻陽，命與王輔臣、王屏藩聯絡進兵。勿傳到王屏藩敗報，接連又聞平涼失守，輔臣降清。三桂面色驟變，正驚疑間，有一將匆匆奔入，遞上急報。三桂連忙拆閱，乃是留守長沙夏國相乞援，即問道：「常澧並沒有警信，如何長沙告起急來？」我亦要疑。來將道：「現因江西軍大至，運到西洋大砲數十尊，我軍不能抵擋，所以前來告急。」三桂道：「江西的耿軍已被清兵殺退麼？」來將道：「耿軍沒有什麼確實消息，大約總是敗仗。現聞江西的清兵，乃是什麼安親王岳樂統帶，來攻湖南的。」三桂道：「軍情如此，看來只好回援湖南，再作計較。」於是拔營回湘，先令胡國柱、馬寶、火急前進，去守長沙。自率水師順流而下。途次聞勒爾錦出虎渡口，尚善入洞庭湖，江湖險要，多被清兵佔去，不覺大驚，忙令舟子揚帆飛駛，到了虎渡口，見岸上已無清兵，略略放心，轉入洞庭湖，亦沒有什麼尚善，越加寬慰。原來勒爾錦、尚善等，聞三桂回軍援湘，早已遁去，因此三桂由江入湖，毫無阻擋。到了長沙，馬寶已紮營城外，四圍浚掘重濠，布滿鐵蒺藜。三桂見守法嚴密，大加獎勵。入城見胡國柱，方知夏國相往醴陵禦敵，遂命部將高大節帶領精騎四千，往助夏國相。高大節驍勇善戰，乃是三桂部下最得用的大將，此番出赴醴陵，又有一番惡戰，正是

彼思逐鹿，此願從龍；不有天甲，誰戡元凶。

未知高大節能得勝否，請向下回再閱。

本回以吳三桂爲主腦，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等，皆旁枝也。然敘輔臣事獨詳，蓋三桂既得湖南，非不欲涉江北上，只因清兵雲集荆襄，不得已按兵常澧，待釁而動。王輔臣兵變之日，正有釁可乘之時，若使通道秦晉，潛襲燕京，則荆襄重兵，幾成虛設，勒爾錦尚善輩，又皆庸懦無能，未必能返旆回援。是知輔臣之叛降，實三桂成敗之關鍵。敘輔臣，即所以敘三桂也。閱本回，方見詳略之間，自費斟酌。

##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藩鎮束手聽命

却說高大節到了醴陵，來助夏國相，相見畢，國相道：「前時我軍已入江西，奪了萍鄉縣，方思與耿軍會合，直攻南昌，不料清安親王岳樂殺敗耿軍，把廣信建昌饒州等處都佔了去，他又從袁州來攻長沙。我領軍至江西阻禦，因他有西洋大砲數十尊，很爲利害，所以敵他不過，退回醴陵。」高大節道：「岳樂前來，江西必然空虛，末將才願帶本部兵四千，透出岳樂背後，公擊其前，我掩其後，必獲全勝。」夏國相道：「此計甚妙！但將軍只有四千人，恐怕不夠，須就我處撥添兵馬才好。」大節道：「兵在精不在多，從前岳飛只有嵬兵五百，能破金人數萬，況部下的兵已有四千，那裏還不夠用？」國相大喜，即令大節去訖。

且說清安親王岳樂奉命南征，到了建昌，適值閩藩總兵白顯忠攻陷城池，岳樂督攻不下。嗣從北京運到西洋大砲，接連轟城，顯忠大恐，棄城遁去。岳樂乘勝克復廣信饒州。會清廷命他進攻湖南，遂從袁州進發，遇着夏國相前鋒一陣砲彈，把他擊退，乃在袁州休息三日，進攻湖南，一面咨請簡親王喇布移鎮江兵至南昌，在後策應，也算精細。

自是放心大膽，督兵前進。將至醴陵，忽聞流星馬來報，敵將高大節已率兵數萬，從間道去攻袁州了。岳樂驚道：「袁州是吾後路，若被占領，大有不便，這却如何是好？」部將伊坦布道：「看來只好催簡王爺進守袁州，我軍方可前進。若不如此，恐要腹背受敵哩。」岳樂依議，紮住營寨，差人飛咨簡親王。不防前面又有探子前來，報稱夏國相從醴陵來了。岳樂急傳令回軍，霎時大營齊拔，捲旆還轅，約行百餘里，天色已晚，見前面有一大山，岳樂便命倚山紮營，待明日再行。這時候軍心已懈，巴不得紮營留宿。部署已畢，埋鍋造飯，飽餐一頓，正欲就寢，突聞山下砲聲響亮，全營大驚。岳樂急命偵騎探望，回報這山名螺子山，山形如螺，樹木蒼翳，也不知敵兵多少，只是偏插僞

周旗號，岳樂道：「山勢既如此峭峻，我軍不宜上山，速發大砲向山轟擊。」營兵得令，就扛着西洋大砲出營。岳樂親自督放，對着山上，撲通撲通的放着無數彈子。等到煙霧飛散，遙望過去，大周旗幟，仍然如舊。岳樂再命放砲，又是撲通撲通的一陣，山上旗幟，雖打倒了數十面，還有多半豎在那裏。岳樂道：「不好了，我中了敵計了。」伊坦布驚問緣由，岳樂道：「這分明是疑兵，你聽山下並沒影響，反使我軍失却無數彈子。」曉得遲了，砲彈已放完了，便止住。兵士放砲，命將大砲擡還營內。甫入營，忽山上鼓聲亂鳴，矢石齊發。岳樂復出營觀望，見山上有一隊敵兵馳下，當先一騎，大叫道：「岳樂休走！」此時岳樂魂膽飛揚，急上馬逃走。營兵見統帥已逃，還有那個敢去截陣，自然沒命的亂跑了一陣亂竄，口相踐踏，竟死了無數人馬。連伊坦布也不知下落。西洋大砲，更不必說。

岳樂既逃過了螺子山，天已黎明，驚魂漸定，遂收拾殘兵，奔回袁州。滿望簡親王喇布，在袁州接應，不料袁州城上，已插了大周旗幟。周幟又見，能不驚心。岳樂正在驚疑，又聽城東北角，有一片喊殺聲音。岳樂忙登高遙望，正是周兵追殺清兵。岳樂捏了一把汗，暗想：「此時不上前救應，我軍亦沒有立足地了。」遂下山部勸隊伍，繞城馳救。周兵見後面有清軍殺到，只得回馬來敵岳樂。岳樂驅兵掩殺，怎奈周兵隊裏的大將，一枝槍神出鬼沒，竟把清兵刺倒無數。岳樂知不能取勝，領兵殺出，望東北而去。那將也不追趕，收兵入袁州城。原來那將正是高大節，他從間道繞出袁州，把袁州城奪下，當下遣了百騎埋伏螺子山，作爲疑兵。他料岳樂回軍，必從此山經過，見了旗幟，定要放砲，砲彈已盡，那時回到袁州，可以截擊。適值清簡親王喇布，來應岳樂，到了大覺寺，大節即出兵對仗，殺得喇布大敗而逃。總算岳樂去擋了一陣，大節方才退回。只是大節部兵，僅有四千，爲什麼探馬報稱，恰有數萬？這叫作兵不厭詐，大節欲恐嚇清軍，所以有此詐語。

語休敘煩，這一句是說部落實則上文數語，乃是要言，者非如此表明，閱者都要不明不白。且說岳樂迤邐奔回，喇布等還道是敵軍追趕，後來見了清幟，方把部兵紮住，與岳樂相會。兩下細敘，岳樂始知高大節利害，嘆道：「此人若在江西，

非朝廷福。」言未畢，探報吉安亦已失守。岳樂與喇布道：「看來我等只好暫回南昌，再圖進取。」喇布已經喪膽，自然依了岳樂，同到南昌去了。

那邊高大節既得了全勝，復分兵佔據吉安，飛遣人至醴陵長沙告捷。此時吳三桂已移師衡州，只留胡國柱居守。國柱得了捷報，也自歡喜，不意國柱部下有副將韓大任素與大節不睦，入見國柱道：「大節確是勇將，但恐不能保全始終。」國柱道：「你何以見得？」大任道：「平涼的王輔臣，非一員勇將麼？按此逆賊，不怕國柱不信，爲什麼轉降清朝？」國柱道：「他前時本是清臣，所以仍舊降清。」大任道：「清臣且不怕再降，何況大節？前聞大節在王爺下，常自謂智勇無敵，才力出王爺上，若使清廷遣人招致，封他高爵，那有不變心之理？」識人之口，偏是格外中。國柱道：「據你說來，如何而可？」大任獻了調回的計策，國柱道：「調回大節何人去代？」大任又做了自薦的毛遂，國柱遂令大任去代大節，大節不服，大任也不與爭論，遣人飛報國柱，說他擁兵抗命。四字是矣。國柱大怒，飛檄召回大節，無奈把軍事交與大任，出城嘆道：「周家氣運看來要斷送在他們手中了。」隨即快快而回。既到長沙，又被國柱痛斥一番。大節憤無可洩，遂致得疾。臨危時，函報夏國相，請他注意袁州，未署「大節絕筆」四字。也是傷心，可惜事非其主。

國相接讀來函，大爲嘆息，急向長沙添兵，擬再進江西略地。忽接江西警信，袁州已失，韓大任退守吉安，不禁頓足道：「大節若在，何至於此！」正欲發兵赴援，適長沙遣馬寶王緒帶兵九千來到，國相遂命兩人去救吉安。兩人行了數日，已抵洋溪下游，隔溪便是吉安城，遙見城下統紮清營，布得層層密密，城上雖有守兵，恰不十分嚴整。馬寶向王緒道：「我看清兵很多，城中應危急萬分，爲什麼城上守兵不甚起勁？」王緒道：「我們且先開砲，遙報城中。若城中有砲相應，我軍方可渡河。」馬寶點了點頭，便命兵士開砲，接連數響，城中恰寂然無聲。馬寶道：「這正奇怪，莫非韓大任已降清兵麼？」王緒道：「大任害死大節，刁狡可知，難保今日不投降清兵。」馬寶道：「他若

已經降清，我等不宜深入，還須想個善全的法子。」一言未畢，見清營已動，忙道：「不好了！清兵要過河來了。」忙令後軍作了前軍，前軍作了後軍，馬寶與王緒親自斷後，徐徐引退。行未數里，後面喊聲大起，清兵已經追到。馬寶令軍士各挾強弩，等到清兵相近，一聲號令，箭如雨發，清兵只得站住。馬寶能軍馬寶復退數里，清兵又追將過來，馬寶仍用老法子射住清兵。此法用了數回，清兵仍依依不捨，馬寶惱了性子，大喝一聲，領兵回馬廝殺。這邊清兵，係簡親王喇布統帶，喇布本是個沒用人物，因見敵軍退走，想趁此佔些便宜，立點功勞，不防馬寶回身酣鬪，眼見得敵他不過，即拍馬馳回，軍士都跟了退去，反被馬寶殺了一陣，奪了許多甲仗，從容歸去。

喇布仍退到吉安城下，也不敢急攻。城內的韓大任，並未曾投降清兵，只因隔河鳴砲，還疑是清兵誘他出來，所以寂然不動，嗣聞清兵追擊馬寶，已自懊悔不及，遂於昏夜間開城逃去。喇布還道大任出來劫營，只令部兵守住營寨，由他渡河去訖。康熙帝用了這等庸將，反能逐去敵軍，一來是康熙帝洪福齊天，二來是吳三桂惡貫滿盈，天道不容，所以轉敗爲勝。

江西略定，浙江亦迭報勝仗，康親王傑書等，起初到了浙江，亦沒有什麼得利，幸虧總督李之芳，扼守浙西，連敗曾養性、馬九玉等軍，敵勢少衰。無如馬九玉固守衢州，之芳累攻不下，曾養性固守溫州，傑書等亦圍攻無效。清廷屢次詰責，傑書焦急異常，還虧貝子傅喇塔，請移師衢州，與之芳併力合攻，免得兵分力弱。傑書依議，便舍了溫州，連夜趕到衢州，與之芳合軍攻打。時馬九玉擁兵數萬，佔住衢河南岸的九龍山，保護城池，又分兵萬人屯紮大溪灘，保護餉道。傅喇塔復獻了截擊敵餉的計策，帶了精騎，衝破大溪灘敵營。九玉聞餉道被截，急下山來救，巧遇傑書、李之芳兩軍，渡河過來，九玉欲乘流邀擊，偏這清兵連放西洋大砲，傷了九玉兵數百，九玉立足不住，引兵退還。傑書之芳渡河追殺，九玉急收兵回營，可奈山下密布木椿，前時想阻住清兵，到此反把自己阻住，須要魚貫而入，不能驟進。清兵又接連放砲，可憐九玉部下的兵，不是折脛，便是斷臂，之芳復令兵士縱火，烈烈騰騰的燒將起。

來，大小木椿，一概燃著，頓時飛燄撲疊，焚去營帳無算。九龍山變作火隄山。九玉見勢不支，忙領了步騎數百，從山後逃下。冤冤相湊，拖着喇塔回軍接應，數百殘兵，不值喇塔一掃，九玉沒命的亂跑，走了數里，見喇塔不來追趕，方纔停住。檢點手下，只剩了三十騎，長嘆一聲，逃回福建去了。

傑書等立拔衢州，令李之芳回軍攻擊曾養性，自偕傅喇塔南下，轉西攻仙霞關。這時候的耿精忠，方聯絡鄭經，去攻廣東，陷潮州惠州二郡，平南親王尚可喜，急命其子之孝，趨惠州攔截耿軍，不料廣西提督馬雄，與孫延齡通同一氣，來攻高雷二州，總兵祖澤清，又望風迎降。可喜東西受敵，一面向江西乞援，一面促其子之信拒敵。之信本不服父訓，至是已隱受三桂僞劄，運動部兵，把可喜幽禁起來，可喜忠清不忠明，故受逆子之信之報應。也自易幟改服，叛了清朝。可喜氣憤已極，嘔血身亡。

之信越加猖獗，江西將軍舒恕，及都統莽依圖，率兵援廣州，反被之信用砲擊退。總督金光祖，及巡撫修養鉅，亦與之信相連，通款三桂。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命他助款充餉，又遣董重民來代金光祖，馮甦來代修養鉅。這信傳到之信耳中，暗想三桂索餉遣款，分明是來箝制，忙與金光祖商議，仍舊背周降清，等了董重民等到粵，把他拘住，率軍民雍髮反正，西出兵拒馬雄，東出兵拒耿精忠。

精忠方擬對敵，聞報清兵已破馬九玉，攻入仙霞關，急回軍福建，途次，又聞曾養性白顯忠二將，統已降清，不覺魂飛天外。原來李之芳回軍浙東，適遇白顯忠自江西敗回，聲言將由浙趨閩，斷絕康親王後路。之芳頗覺驚恐，隨營委員陸孔昭入帳稟道：「某與白顯忠二裨將，素來相識，請前去說降，教他擒獻白顯忠。」之芳大喜，立命前。隔了數日，果然把白顯忠擒來。之芳召入，當由陸孔昭引二將進來，代爲紹介。一姓范名時榮，一姓王名鎬，之芳獎慰一番，隨後將白顯忠推入之芳下座，親解其縛，勸他悔過投誠。顯忠便即依允。之芳與顯忠同到溫州，又命顯忠入城勸降。曾養性勢孤力蹙，那有不願降之理。看官！你想耿精忠三路出兵，至此盡歸烏有，能不進退維谷嗎？趕

到福州，又聞清兵將到，精忠忙檄令各處總兵嚴守。檄差回報，建甯延平等郡已投降清軍，漳州泉州汀州等郡已獻降鄭經，精忠經此一嚇，輦絕於地。左右用薑湯灌醒，下淚道：「這遭休了！」

坐定後，見府外遞進文書，精忠拆閱，乃清康熙親王前來勸降。精忠一想，欲要不降，如何抵敵清軍？欲要降清，總督范承謨尚在，定要陳他逆跡，將來仍難保全。左思右想，毫無計策，忽想了一條兩頭燒通之計。一面遣他兒子顯祚，赴延平去接清兵，并獻出偽總統印，一面將范承謨絞死，省得將逆跡表揚。到了此時，還要殺范承謨，恐是凶狡過人，然亦是速死之道。康熙親王傑書，遂進據福州，耿精忠率文武百官屬出城迎降，願隨大兵立功贖罪。傑書當將實迹奏聞，同時尚之信亦遣人赴江西，到清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喇布亦據實上奏。康熙帝因三桂未除，不便聲罪，仍留耿尚爵位，命他立功抵罪。

於是浙江福建廣東三省，次第略定，只廣西尚在未靖。孫延齡降周叛清時，受臨江王封爵，曾瞞住郡主孔西貞。後來被四貞聞知，勸他反正，他却不服。適故慶陽知府傅宏烈，舊被三桂攻許，謫戍蒼梧，此時獨招集民夫，力圖恢復。莽依圖復出師廣東，去會宏烈，延齡聞了此信，未免悔恨，又因閩粵二藩，統已降清，越加着急。躊躇再四，只有請教娘子軍一法，當下入見四貞，四貞却滿臉怒容，不去理睬。延齡挨至四貞面前，輕輕的叫了幾聲郡主。四貞道：「你叫我什麼？」延齡道：「我從前不聽你言，弄錯主意，目下危急萬分，求郡主記念夫婦恩情，爲我解圍。」四貞含嗔道：「像你的負恩忘義，還念什麼夫妻？我從前再三相勸，叫你不要叛清，你不但一句不聽，反從此不入我室，離開了我，去做什麼王爺好好！你去做王爺去！我是沒福的人，不要再來惹我！」說畢，將身子扭轉一邊。惟妙惟肖，延齡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什麼氣節，只得向郡主腳邊，跪了下去，做一齣梳梳地。一面扯着郡主衣衫，千姊妹萬姊妹的哀告。從來婦女的性情，容易發惱，亦容易轉軟，又況延齡丰姿俊美，與四貞本是一對璧人，兩美並頭，卿卿我我，只因意見微異，漸致乖離。此次經延齡一番溫柔，自然回過心來，便道：「你悔已遲了，叫我如何解圍？」延齡道：「我

已仍願降清，但恐皇上罪我，求郡主入京去見太后，暗中轉圜，免我受罪，我死亦感激你了。」無端說一死字，亦是顯話。四貞聞延齡說一死字，頓時淚下，畢竟還是夫婦。便道：「你是好好兒活着，爲什麼自己去祝死，你既然要我赴京，事不宜遲，我就明日動身。」延齡喜極，忙與郡主料理行裝。是夕，就在郡主前極力報效一宵，只此一宵歡聚，嗣後無相見期了。次日，即送孔郡主北上。

事有湊巧，傅宏烈亦致書相勸，邀他共逐清軍。延齡答書：「請宏烈先至廣東，導達悔意，此外一律遵命。」這等事情，傳達湖南，三桂急調胡國柱、馬寶二將，速出廣東，復囑從孫吳世琮密計，馳赴廣西。世琮倍道前進，逕至桂林，仍用給臨江王文書，教他前來領餉。就是密計。延齡正缺餉項，還道三桂未悉彼情，樂得取些餉銀，聊救眉急，當即開城出迎。世琮誘他入營，暗中却已布滿伏兵，等到延齡入帳，世琮方數他背叛的罪狀。延齡即欲退出，被伏兵一陣亂剝，砍爲肉泥。我爲孔四貞一哭。世琮入踞桂林，復進佔平樂。

時清將莽依圖，正由廣東赴廣西，聞胡國柱、馬寶奉三桂命，來奪廣東，亟回軍赴援，適遇於韶州城下，與戰不利，退入韶州固守。胡國柱等極力攻撲，莽依圖巡視城北，見城堞未堅，令部卒築起一層土牆，兩重守護。果然胡國柱兵登高發砲，把城堞毀去，惟土牆無恙，城得不陷。莽依圖正在焦灼，突聞城東鼓角喧天，回頭一望，遙見清兵如飛而至，前面的大纛繡着「江甯將軍」四大字。莽依圖趁這機緣，領兵殺出，內外互應，將胡國柱等殺退，追斬無算，遂接江甯兵入城。江甯將軍，叫作額楚，奉廷命來援廣東，巧與莽依圖合軍，併力殺退胡馬二人，遂留額楚守韶州。莽依圖赴廣西去訖。

胡國柱、馬寶兩人，奔回湖南，三桂大驚，又聞清廷命將軍穆占，來助岳樂，連拔永興、茶陵、攸縣、鄱縣、安仁、興甯、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東、桂陽十三城，益自震恐。他却從恐懼的時候，發生一個癡念，竟想做起皇帝來了。不做皇帝死不休。小子又發了詩興，湊成七絕一首，咏吳三桂道：



燕北甘招強虜入，滇南又執故皇還。君親陷盡思爲帝，可惜幡幡兩鬚斑。

這時候，三桂已六十七歲了。他想勢力日蹙，年紀又衰，得做了一番皇帝，就使不能傳世，也算英雄收場。遂令軍士在衡山築壇，居然郊天即位，小子暫停一回筆，俟下回再行細表。

陝西入清，三桂已失攻勢，至江西復爲清有，斷湖南之右臂，三桂且不能守湖南，遑言攻耶？閩粵二藩，更不足論。延齡輩尤出閩粵下，小勝即喜，小挫即懼，安能爲三桂臂助？三桂既失陝西閩粵，諸奧援其領地自實貴以外，只存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反欲南面稱帝，豈以一稱帝號，遂足籠絡人心，令諸將樂爲之用乎？皇帝皇帝，誤盡天下英雄，害盡世間百姓，吾願自今以後，永遠不復聞此二字。本回敘江西事，是記三桂之失勢，敘閩粵及廣西事，是記三桂之失援，末以稱帝作總寫，盡三桂一生魔障，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世人可以醒矣。

##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遭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却說吳三桂起事以來，已歷五年，康熙十三年，親建國號，假稱迎立明裔，其實稱周不稱明，早已存了帝制自爲的思想。所以爭戰五年，並沒見有什麼三太子。到了康熙十七年，竟在衡州築壇，祭告天地，自稱皇帝，改元昭武，稱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就用黃漆塗染，搭起蘆舍數百間，作了朝房。這日正遇三月朔，本是豔陽天氣，淑景宜人，不料狂風驟起，怒雨疾奔，把朝房吹倒一半，瓦上的黃漆，亦被大雨淋壞，其謂天道無知。三桂未免懊惱，只得潦草成禮，算已做了大周皇帝。黃袍已經穿過，可謂心滿意足。當下關夏國相回衡州，命他爲相，令胡國柱馬寶爲元帥，出禦清兵。

是時清安親王岳樂，由江西入湖南，前鋒統領碩岱，已攻克永興。永興縣係衡州門戶，距衡州只百餘里，胡國

柱馬寶等奮勇殺來，清兵出城抵敵。兩下混戰一戰，清兵不能取勝，仍退入城中。歇了數日，清兵又出城掩擊，復被胡國柱等殺回。接連數戰，總是周軍得勝。原來清前鋒統領碩岱，也是滿族中一員驍將，只因永興是周軍必爭的地方，永興一失，衡州亦保不住，所以胡國柱等冒死力爭，碩岱雖勇，總不能敵，只得入城固守，靜待援兵。岳樂聞周軍猛攻永興，即遣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前來援應，就在城外紮營，作爲犄角。不防馬寶分軍來攻，個個是躡躍爭先，上前拚命。伊里布、哈克山本沒有什麼勇力，遇了周軍，好像泰山壓頂一般，連逃走都來不及。一陣廝殺，兩人都戰歿陣中。碩岱出城接應，又被胡國柱截住，沒奈何退入城內。將軍穆占自郴州發兵來援，因聞伊里布等戰歿，不敢前進，只遠遠的立住營寨。胡國柱三面環攻，止留出城東一角，因有河相阻，不便合圍。還虧碩岱振刷精神，晝夜督守，城壞即補，且築且戰。胡國柱又與馬寶分軍，馬寶截住援兵，不能併力攻城。清營雖是遠立，倒也還算有力。因此城尚不陷。

康熙帝恐師老日久，屢欲親征，議政王大臣紛紛諫阻，有的說：「京師重地，不宜遠離。」有的說：「賊勢日蹙，無勞遠出。」於是令諸將專力湖南，暫罷親征的計策。惟這三桂因卽位的時候，冒了一點風寒，時常發寒發熱，由夏及秋，沒有爽適的日子，好漢只怕病來磨。又況三桂年近古稀，生了幾個月的病，如何支持得起了八月初旬，痰喘交作，咯血頻頻，有時神昏顛倒，讕語終宵。夏國相領了文武各員，日日進內請安。

這日國相又復入內，到臥榻前見三桂雙目緊閉，只是一片呻吟聲。國相向諸將道：「永興未下，軍事緊急，皇上反病勢日重，如何是好？」諸將尚未回答，忽見三桂睜開雙目，瞪視國相多時，失聲道：「阿訥不好了！永曆皇帝到了一尋復閉目慘呼。大叫：『皇上饒命！皇上饒命！』國相等聞此慘聲，都嚇得毛髮森豎。只得到三桂耳邊輕輕叫道：「陛下醒來！」連叫數聲，三桂方有些醒悟，又開眼四顧，見了夏國相等人，忍不住流淚道：「卿等都係忠難至交，朕還沒有什麼酬勞，偏這……」說到「這」字，觸動中氣，喘作一團。國相道：「陛下福壽正長，不致有什麼不測。」

還請善保龍體爲是。」三桂把頭略點一點。國相復請太醫入內診了一回脈，退與國相耳語道：「皇上脈象欠佳，看來只有一日可過了。」國相把眉一皺，也不言語。三桂氣喘略平，又向國相道：「朕非不欲生，但這冤鬼都集眼前，恐要與卿等長別，未識目前軍事如何？」國相道：「永興已屢報勝仗，諒不日可以攻下，請陛下寬心。」三桂道：「陝西廣西，有警信否？」國相等答道：「沒有。」三桂道：「卿等且退容朕細思，到晚間再商。」國相等奉命退出，將到二更，復一同入宮，但覺宮門裏面陰風慘慘，鬼氣森森。作者素之迷信，因三桂作惡多端，理應有此果報。國相等助桀爲虐，膽心虛，當亦因虛生幻，因幻成真。

甫入宮門，見衆侍妾圍聚一旁，不住的發顫。猛聞三桂作哀鳴狀，一聲是「皇上恕罪！」

一聲是「父親救我！」大書君父。又模模糊糊的說了數語，彷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八字。就三桂口中自述，筆意透國

國相等聽了半晌，心頭都突突亂跳。大家站了一回，三桂似又清醒起來，咳嗽了好幾聲，侍兒撩起床帳，捧過痰盂，

接了三桂好幾口血。三桂見帳外有許多官員，命侍兒懸起半帳，國相等復上前請安。三桂道：「卿等少坐，待朕細

囑。」國相等告了坐，三桂一絲半氣的說道：「朕神氣恍惚，時患昏暈，自思生平行事，大半舛錯，今日悔已無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長子應熊，也是爲朕所害，目下只一孫世璠，留居雲南，可惜年幼，朕死後，勞卿等同心輔助。」國相

等齊聲應命。三桂歇了一歇，又道：「湘滇遙隔，朕當親書遺囑。」命侍兒取筆墨過來，自己欲令侍兒扶起，可奈渾

身疼痛，片刻難支，復睡下呻吟一回。國相便請道：「陛下不必過勞，臣可恭錄聖諭。」三桂點頭，國相便展箋握管，

待了許久，三桂一言不發，仔細一看，已自暈了過去。國相卽命衆侍妾上前調護，自率百官出了宮門。好一歇，復偕

太醫同入宮中，但聽宮內已動了哭聲。國相忙對大衆搖手，大家方把哭聲止住。國相復目示太醫，令太醫臨榻診

視，診畢，太醫道：「皇上此時，不過稍稍痰塞，還未寔駕，大家切勿再哭！」痰塞不死，這是話裏有話。言畢，卽匆匆退出。國

相命侍兒放下御帳，朝夕守護，只是大忌哭聲。衆侍妾莫明其妙，只得唯命是從。

已寔駕了。」胡馬二人大吃一驚，問道：「何時寔駕？」國相道：「就在昨夜。主上命太孫世璠嗣立，我已寔夜令人去迎。因此方知上文出去一歇的事情。并命宮中祕不發喪。主上遺囑，要我等同心輔助，還請兩公遵旨。」胡馬二人自然答應。國相又道：「我前時勸先帝疾行渡江，全師北向，先帝不從。今日敵兵四合，較前日尤覺困難，依我愚見，只好仍行前計，越是拚命，越不會死，越是退守，越不得生。這四語却是名言。不但雲南貴州可以棄去，連湖南也可不管。目前只有北向以爭天下。陸軍應出荆襄，會合四川兵馬，直趨河南，水軍順下武昌，掠奪敵艦，據住上游。那時冒險進去，或可僥倖成功。二公以爲何如？」馬寶道：「這且不可。先帝經過百戰，患難餘生，尚不肯輕棄滇黔，自失根本。目下先帝又崩，時事日非，那裏還可冒險輕舉？況滇黔山路崎嶇，進可戰，退可守，萬一爲敵所敗，還可退據一方。」國相不待馬寶說畢，便嘆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恐怕敵兵雲集，就使重谷深巖，也是保守不住。」馬寶還欲爭辨，胡國相道：「現在且暫主保守，俟有機會，再圖進取。」國相見讒頗高，但此時清兵四合，北上亦非善策，國相默然。

過了數日，世璠已到衡州，就在衡州卽位。國相率百官叩賀，議定明年爲洪化元年，隨發哀詔，頒布國喪。胡國相等因新帝尚幼，不宜久居衡州，仍令隨員郭壯圖、譚延祚等，迎喪扈駕，還處雲南。郭壯圖等挈了世璠，回滇而去。清兵聞三桂已死，人人思奮，個個圖功。安親王岳樂、簡親王喇布，統率大兵入湖南，克復岳州。常德、順承郡、王勒爾錦，駐紮荊州，已好幾年，此時亦膽大起來，渡過長江，攻取長沙。千軍萬馬，直逼衡州，任你夏國相足智多謀，胡國柱馬寶衝鋒敢戰，也只得棄城遁走。廣西巡撫傅宏烈，與將軍莽依圖，又攻破平樂，進復桂林。吳世琮收死陝西大將軍圖海，偕提督王進寶、趙良棟等，攻破漢中，連拔保甯。王屏藩窮蹙自殺，王進寶、趙良棟復乘勝入川。川地自歸三桂後，只擔任周軍糧餉，未見兵革，忽聞王、趙二將率軍殺來，逃的逃，降的降，成都一復，川西南勢如破竹，迎刃而下。於是吳世璠所有的地方，只剩得雲貴兩省了。免起騷落，是一手好筆仗。

康熙帝迭接捷報，把親征的議論，原是擱起不談，且因康親王傑書、安親王岳樂，在外久勞，召還京師，復速回

順承郡王勒爾錦，簡親王喇布，貝子洞鄂，貝勒尚善，都統巴爾布珠滿，將軍舒恕等。說他勞師糜餉，誤國病民，一律治罪。另命貝子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代岳樂後任，自湖南趨雲貴，又以雲貴多山，當令步兵綠營居前，滿騎居後，特授湖廣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另授趙良棟爲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貝子賴塔爲平南將軍，統閩粵兵進攻三路大兵，浩浩蕩蕩，統向雲貴進發。彰泰既到湖南，與蔡毓榮相會，督兵進攻楓木嶺，擊死守將吳國貴，進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只容一騎，夏國相等自衡州敗還，留胡國柱守住隘口，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相持數月，彰泰焦急起來，懸了重賞，招募敢死士卒，潛踰峻嶺，透入關後，襲破國柱營寨。國柱敗走，退至貴陽。這楓木嶺與辰龍關，係是由湘通黔的要隘，二隘既破，清兵由險入夷，勇往直前。忽又接到清廷詔旨，略道：

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洲蒙古漢軍，久勞於外，械朽馬斃，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幣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此詔一下，軍士格外效命，遂自平越趨貴陽。胡國柱出戰不利，退守數日。清兵用西洋巨砲，連日轟放，城陷數丈，清兵一鼓而上。國柱又棄城遁去。蔡毓榮率兵徑進，彰泰暫屯貴陽，分兵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別命提督桑格進攻盤江。盤江守將李本深，燬去鐵索橋，向後退走。桑格招土官速搭浮橋，允給重費。土司齊集江邊，爭來搭造，衆擊旨舉，一夕便成。錢可通盤桑格率兵渡過對岸，急追李本深。本深還是慢慢退去，只道清兵築橋，斷沒有這等迅速，誰知清兵已經追到，嚇得本深心膽俱碎，忙下了馬，匍匐乞降，總算蒙桑格收受了。

這時候，蔡毓榮進兵黔西，直指平遠。夏國相自雲南調集勁旅，練成象陣，與王會高赴隆同至平遠城抵禦。平遠西南多山，國相令部兵依山紮營，掩住象陣，專候毓榮到來。毓榮仗着戰勝的銳氣，驅兵大進，路上毫不停留，既

到平遠，見山下敵營林立，便上前衝突。國相令營兵堅壁勿動，待清兵衝突數次，銳氣少懈，然後發了密令，把營兵分開左右，推出象陣。毓榮急令兵士發砲，怎奈兵士已心慌意駭，脚忙手亂，砲未燃着，象已衝來。那時只顧保全性命，還有何心放砲？兵士逃得快，象愈趕得快，頃刻間倒斃無數，屍如山積。毓榮也沒命的逃去，直退了三十里，方收拾殘兵紮住了寨。

隔了兩日，復進軍十里立營。又次日，復進軍十里。兵士都怕象陣利害，未敢前進，只因軍令如山，不得不硬着頭皮，勉強上前。是夕，毓榮升帳，召諸將聽令。將士還道又要出戰，個個膽戰心驚，到了帳下，但見毓榮向諸將道：「雲南多產野象，從前敬謹親王尼堪爲象陣所迫，身歿陣中。」應前二十八回我前次失記，中了敵計，爲他所敗，部下多遭慘死，今已有計破他象陣，衆將應同心敵愾，爲我弟兄們復讎。諸將聽得有破敵的謀畫，又復鼓舞起來，一齊喊聲得令。毓榮又道：「野象非人力可敵，當用火攻的計策，今夜先在營外密布火種，待明日前去誘敵，引了敵兵至此，縱火燒他，象必返奔，轉爲我用，乘此追殺，必得全勝。」諸將遵令自去，分頭佈置。

次晨，毓榮手執紅旗，督兵進戰。國相等開營接仗，約戰數合，又把營兵兩旁分開，毓榮即掉轉紅旗，望後急走。國相又驅出象陣，猛力追趕，毓榮佯作驚慌之狀，令兵士四散奔竄。敵軍恃有象陣，只望前追，約行十里，不防火種驟發，勢成燎原，那些野象已有好幾隻跌入火坑，餘象都向後返奔，反衝動敵軍本隊。國相知是中計，忙令軍士分列兩旁，讓各象奔過，勒兵再戰，怎奈軍心已經恐慌，隊伍不免錯亂，這邊蔡毓榮又合兵殺來，頓時全軍潰竄。國相無法阻住，令王會高起隆率軍先走，自領精騎斷後。一邊且戰且走，一邊且追且擊。毓榮又傳令窮追，把國相逐出貴州境界，方才收軍。從此吳世璠又失貴州了。敘次明白

且說貝子賴塔自廣西攻雲南，令傅宏烈在後策應，是時馬雄已死，其子馬承廕降清，留守南甯，部下多桀驁不馴，仍有變志。宏烈奏請馬軍隨征，免爲內地患，未接覆旨，不料爲承廕所聞，邀宏烈親往部勸。宏烈即行，部將多

說承應狡悍，不如勿去。宏烈道：「承應已降，奈何疑他？」徑領數十騎往南甯。承應率衆出迎，格外恭順。宏烈偕承應入城，城門陡闔，伏兵齊起，竟將宏烈擊下囚送雲南。吳世璠勸宏烈降，宏烈大罵道：「爾祖未叛時，我即勅奏，早知爾家必要造反，我恨不早滅爾家，難道還肯從你麼？」世璠命左右將宏烈處斬，宏烈罵不絕口而死。此信傳到賴塔軍中，賴塔急檄莽依圖攻南甯，承應也率象陣迎敵。虧得莽依圖已聞蔡軍消息，也照毓榮計策，擊敗承應，承應入城拒守。莽依圖圍攻數日，總督金光祖亦率兵前來，兩下合軍攻破南甯，活擒承應，解京磔死。

廣西已定，賴塔遂意進攻，與蔡毓榮軍相遇，直趨雲南。貝子彰泰繼進，沿途相率迎降。各軍至歸化寺，距雲南只三十里，世璠惶急萬狀，方擬遣夏國相等，再出拒敵，忽報趙良棟由川赴滇，乃令夏國相胡國柱、馬寶等移阻趙軍，別命郭壯圖領步騎數萬迎戰三十里外。郭壯圖向守雲南，未嘗禦敵，至是亦驅野象數百頭，列爲前軍。部將武安時諫道：「夏國相曾用象陣，爲敵所敗，駢馬何故復循覆轍？」郭壯圖道：「夏國相貪功追敵，是以致敗，吾不過令象衝鋒，並非靠象追敵，有何不可？」誰知不然。於是直趨歸化寺，與清兵接仗。清貝子彰泰在左，賴塔在右，兩路夾攻，郭壯圖率軍死戰，自卯至午，五却五進，蔡毓榮見不能取勝，忽生一計，縱火焚林，林中烈焰上騰，嚇得衆象紛紛亂竄。彰泰賴塔乘勢掩擊，郭壯圖只得敗走。三用象陣，都被擊退，可謂至死不悟。

清兵遂進逼雲南省城，世璠復調夏國相等回救。趙良棟又尾追而來，孤城片影，四面楚歌，吳世璠保守五華山，飭健卒乞師西藏，又被趙良棟查獲，眼見得圍城援絕，指日滅亡。夏國相馬寶、胡國柱、郭壯圖等明知滅亡不遠，只因身受遺命，以死自誓，兩邊復血肉相薄，延續數月。到康熙二十年十月中，城中糧盡，軍心遂變，南門守將方志球、陰與蔡毓榮相通，放蔡軍入城，由是諸軍齊進，胡國柱急來攔阻，一砲飛來，正中面頰，立即斃命。夏國相馬寶猶督兵巷戰，被清兵圍裹，大叫：「降者免死！」一部兵遂倒戈相向，把夏國相馬寶都戳下馬來，擒獻清軍。蔡毓榮即馳上五華山，守將郭壯圖自殺，餘兵統已潰散，當即衝入世璠住所，見世璠已懸梁自盡，侍女等一齊下跪，哀乞饒命。

毓榮約略一顧，忽覺侍女中間，有兩人生得非常美麗，淚容滿面，猶自傾城。毓榮把他細問，方知是三桂遺下的寵姬，便命軍士好生保護，不得有違。正囑咐間，將軍穆占亦率兵進來，聽見毓榮囑咐的言語，忙道：「蔡將軍不要獨得，須留一個與我。」演練東西，原來人人懼喜。毓榮無法，遂將一美姬分與穆占，一美姬帶出自用。隨後薩軍齊到，爭取子女玉帛，只趙良棟嚴禁部下擄掠，僅取藩府簿籍，留獻京師。捷報傳達清廷，下旨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世璠首級及夏國相等，解送北京。後來夏國相馬寶等，盡被凌遲處死。吳氏遂亡。小子又有一詩道：

滇南一破籍長淪，天定由來竟勝人。假使吳宗能永古，人生何必重君親。  
滇藩已滅，還有閩粵二藩，尚在未撤，究竟作何處置，且俟下回再說。

三桂稱帝之日，天大風雨，雖屬適逢其會，要不可謂非天怒之兆。稱帝以後，未幾遭疾，曩昔冤厲，叢集而來，此亦作者烘託筆墨，然固一神道設教之苦心也。三桂已死，大局瓦解，作者故作簡筆，一一收束，愈見滅亡之速。三寸不律，線繞烟雲，忽如萬岫迷濛，忽如長空迅掃，不可謂非神且奇云。